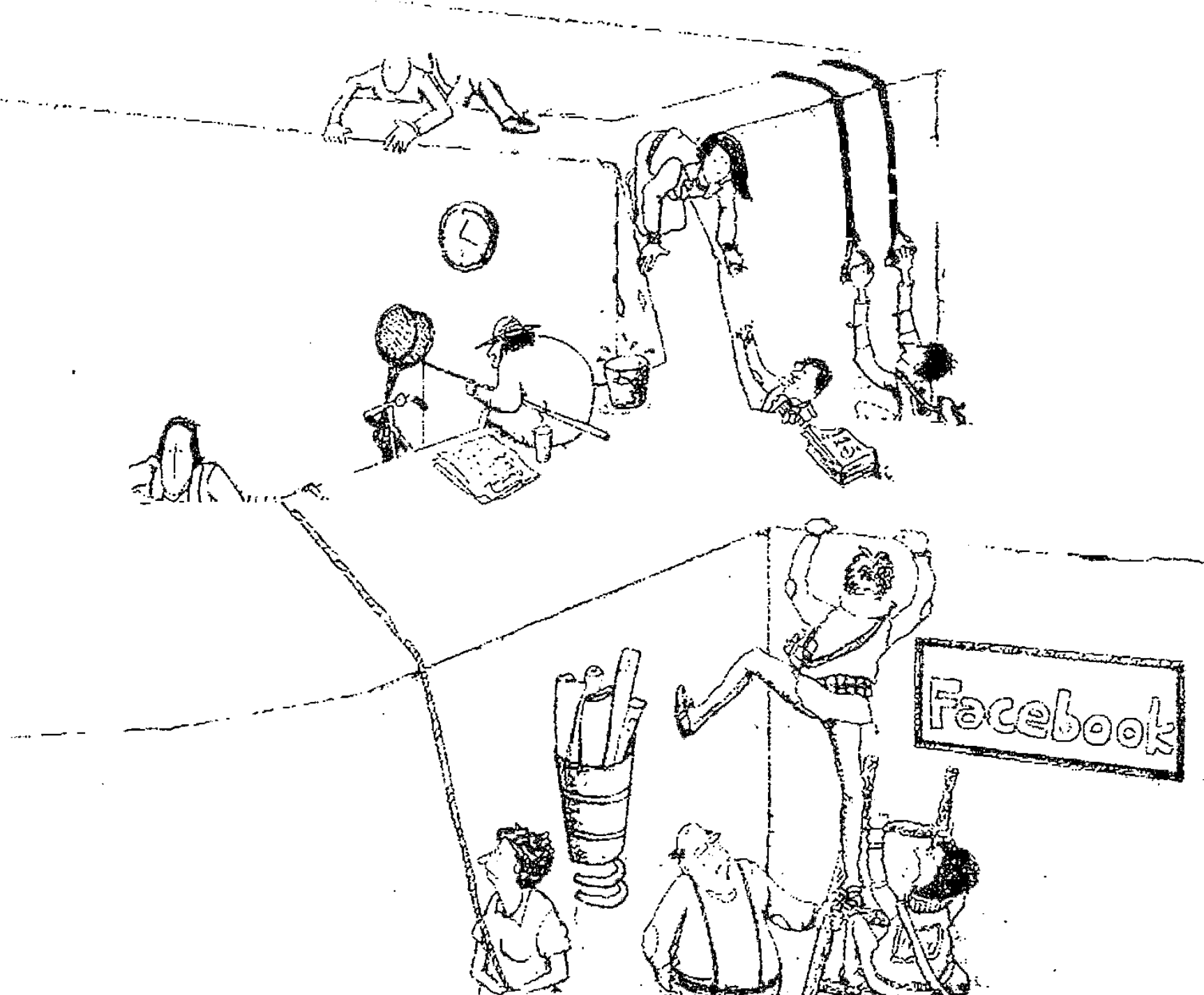




The Accidental
Billionaires

Facebook

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

网络从“搜索”变得更为“社交”了

[美] 本·麦兹里奇◎著
马小艳◎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Facebook: 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 / (美) 麦兹里奇著; 马小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6

书名原文: The Accidental Billionaires

ISBN 978-7-5086-2042-8

I. F... II. ①麦...②马... III. 网络企业—企业管理—经验—美国

IV. F279.712.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2966 号

THE ACCIDENTAL BILLIONAIRES by Ben Mezrich

Copyright © 2009 by Ben Mezrich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

著 者: [美] 本·麦兹里奇

译 者: 马小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7877

书 号: ISBN 978-7-5086-2042-8/F·1967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author@citicpub.com

献给托尼娅，
这个极客的梦中情人……

Facebook 前言

《Facebook》是一个基于大量采访、几百名资料提供者、上万页文件资料，甚至还包括几项诉讼的颇富戏剧性的故事。

对于一些发生的事情，存在很多不同的，往往是具有争议的观点。而试图根据众多资料提供者（有些是直接证人，有些是间接证人）的回忆描绘一个场景的结果通常是众说纷纭。根据文件和采访披露的信息以及我个人对哪个版本最符合文件记录而作出的最佳判断，我对这些场景进行了再创作。其他场景的写作方式是纯粹地表述一些个人看法，而不对其加注我的评论。

为使按时间顺序写作的故事尽可能准确，我费尽了心思。在有些情况下，有关场景和描述的细节经过了改动或设想，此外，能表明某些人身份的细节都作了改动，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除了少数公众人物外，其他的人名和个人描述都经过了修改。

我确实采用了对话再创作的方法。我把这个对话的根基建立在实际交谈参与者的回忆的基础上。对于有些交谈内容，本书有详细的叙述，它们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并且涉及多个场景，因此对有些交谈和场景经过了再创作和压缩。我没有使用对这些交谈进行展开的方法，反而在某些时候把这些交谈设置在相似的场景中。

我在本书的致谢部分答谢了所有的资料提供者，但我希望在此特别感谢威尔·麦克马伦（Will McMullen）把我介绍给爱德华多·萨瓦林（Eduardo Saverin），没有他就没有这个故事的写作。尽管我多次相邀，但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还是婉言谢绝了与我就此书进行交流的邀请，当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

第 3 章 | 哈佛联谊会 / 20

中心思想是简单的：把哈佛的社交生活放到网络上去，建立一个交友网站，可以让诸如泰勒和卡梅隆这样的男孩——那些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划船、吃饭和睡觉之类的事情上面的男孩——能有机会邂逅女孩。

第 4 章 | 一只吃炸鸡的鸡 / 30

这只鸡是爱德华多加入凤凰队的其中一项条件——他收到的指示是随时随地都要携带那只鸡，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在上课还是在食堂或宿舍。见鬼，他还必须和这个该死的家伙睡在一起。这五天来，他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让那只鸡活着。

第 5 章 | 辣妹与农场动物 / 38

校园里的每个女孩——除了大一新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在他的手提电脑里，在那些小小的电子字节中，代表着所有那些漂亮的抑或不怎么漂亮的脸庞，有金发女郎、黑发女郎和褐发女郎，胸部丰满的抑或不丰满的，个子高的抑或矮的，她们所有人的照片都在马克的手里。

第 6 章 | 黑客信条 / 48

信息就意味着分享。照片就意味着可以看。

第 7 章 | 像病毒一样 / 51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网站已经获得了 22 000 份投票。在过去的 30 分钟时间里，有 400 个孩子上过这个网站。

第 8 章 | 一个邀约 / 54

让我们看看这个叫马克·扎克伯格的孩子是否想被写入历史。

第 9 章 | 交 织 / 60

要长期和马克交往需要某种“理解力”。而像温科吾斯兄弟那样的男孩是理解不了像爱德华多和马克这样的极客的。

第 10 章 | 穿梭巴士 / 66

哈佛联谊会的有些特征可以被描述成电子版的穿梭巴士——一个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超顺畅的连接，但不用在巴士的后部坐很长的时间，只要在你的手提电脑上点击就可以了。可以说是个能一站式地得到和你心仪的对象交流的机会。

第 11 章 | Facebook / 72

Facebook 拥有一个成功网站所具备的所有要素。一

个简单的主意，一个迷人的功能——还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它俨然是另一个最后俱乐部，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在线的。

第 12 章 | 谎言 / 82

也许他们误读了那个孩子。也许马克·扎克伯格不是泰勒期待的那种企业家。也许马克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理想的电脑极客。

第 13 章 | 性的暗流 / 89

驱动这个社交网络的因素跟驱动大学生生活的因素是同一的——性。即使是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切真的都跟性有关。得到它，或得不到它。

第 14 章 | 偷? / 97

4 天之内有 900 个学生注册了他的网站吗？那怎么可能呢？据泰勒所知，他认识的人连 4 个都不到。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朋友，没有社交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建立一个社交网站，并在 4 天之内得到了那么大的反响的？

第 15 章 | 指控 / 105

他们指控马克偷窃他们的主意、他们的编码——并要求他和爱德华多关闭 TheFacebook，否则将面对诉讼。

第 16 章 | 真 相 / 121

泰勒知道自己会将这个时刻铭记在心，因为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个时刻意味着他天真时代的结束。

第 17 章 | 肖恩的第三场胜仗 / 131

那正是肖恩将要做的事情。他要找到这个马克·扎克伯格，而且他要看看这个孩子有多棒。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像它们看起来那么漂亮的话，那么他将帮助这个孩子把 Facebook 变成一份大事业。

第 18 章 | 硅谷怪兽 / 143

对马克而言，肖恩·帕克除了有一些风投领域的朋友之外，他还是“酷”元素的代表。

第 19 章 | 到硅谷去 / 151

对像马克一样的电脑程序员来说，那是所有偶像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就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线世界的中心。

第 20 章 | 重新出发 / 161

对某些行业来说，不是产品质量，或是公司策略制胜，而是谁先谁胜。也就是抢地盘，而 ConnectU 登场晚

了。这正是马克·扎克伯格造成的。

第 21 章 | 偶 遇 / 167

肖恩知道一个初创公司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创始人的激情和抱负。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做它，真的要成功——你必须时刻和事业待在一起，每分每秒都要。

第 22 章 | 梦在加利福尼亚 / 175

真是神了！爱德华多敢肯定自己刚才看到马克·扎克伯格带着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专属模特回家了。这件事情最直白地表明了肖恩·帕克的看法是对的：TheFacebook 将成为世界上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第 23 章 | 最后的选择 / 189

大学生们打算加入他们的朋友已经加入的社交网络，而不是加入某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网站。TheFacebook 把所有的竞争者都踩在了脚下。

第 24 章 | 威 胁 / 196

我想冻结我的银行账户，还想取消与这个账户关联的所有已经开出的支票和信用额度。

第 25 章 | 50 万美元 / 202

那是一个带有大写字母“C”的公司的真正开始。那是真正的生意，是真正的公司，是一道径直把你带到成功彼岸的闪电。

第 26 章 | 重 组 / 216

重要的是，爱德华多仍将拥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当然，将来可能会被稀释，但他们每个人不都会被稀释吗？公司将不再叫 TheFacebook 了，可这有关系吗——难道他在 Facebook 的职位不是一样的吗？

第 27 章 | 百万会员派对 / 223

就在几天前，欣喜若狂的马克邀请爱德华多来一起庆祝网站激活的第 100 万个账户——而此时距离他们在马克位于柯克兰的宿舍里让这个东西上线的时间还不到 10 个月。

第 28 章 | 真实世界 / 228

真实世界也许和 Facebook 没关系，因为简言之，真实世界的发展没它那么快。

第 29 章 | 被废黜的创始人 / 233

如果所有这些授权的新股都颁发出来的话，他的股份将被稀释得几乎一无所有。马克在把爱德华多稀释出公司。

第 30 章 | 因果轮回 / 237

红杉基金将永远——永远——没机会投资 Facebook。它终将在这个小城领教到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第 31 章 | 毕业生 / 241

他在想马克是否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他在想马克是否意识到事情是如何变化的。

第 32 章 | 总裁被捕 / 249

当事业变大时——噢，对于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肖恩·帕克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人们开始会做出不同的举动，友谊会瓦解，问题会产生——有时似乎是莫名其妙地产生。

第 33 章 | 我是 CEO / 254

最终只有 Facebook 这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它是马克·扎克伯格的作品，是他的宝贝，也成了他人生的中心。

第**34**章 | 转 身 / 257

对不起，打扰了。他像糊弄你们一样糊弄了我。

尾声 | 他们的现状如何? / 260

致谢 / 263

参考资料 / 265

或许是第三杯鸡尾酒起了作用。毫无疑问，对爱德华多而言，要他说出那些事绝非容易，因为三杯酒是那么迅速地进入了他的胃——空塑料杯像手风琴般地堆放在他身后的窗台上——以至于他都不能确信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但现在已经无法否认，事实占了上风。可爱的温暖红晕呈现在爱德华多那通常苍白的双颊上，他很放松地斜靠在窗子上，身子骨显得有弹性——这与他平时僵硬的略显驼背的姿势明显不同。而最重要的是，他脸上看似随意的笑容，其实可能是他那天晚上在离开宿舍前练习了两个小时的结果，可是效果却不怎么明显。毫无疑问，在酒精的作用下，爱德华多不再害怕。至少，他浑身不再有那种想愤然离开那里的强烈冲动。

诚然，爱德华多面前的房子令人生畏：教堂的拱形天花板上悬挂着巨型枝形水晶吊灯，厚实的红色天鹅绒地毯似乎正从华丽的红木墙面流出鲜红的血液，蜿蜒的双分楼梯盘旋而升至

史上有名的、代表着高度机密的、布满莹窟的上层楼面。甚至连爱德华多头部后方窗户上的玻璃也显得岌岌可危，在他身后，燃烧着的篝火几乎占据了外面整个狭窄的庭院，仿佛散发出时隐时现的怒火，丝丝火焰吞噬着这些古老的、布满划痕的玻璃。

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特别对于一个像爱德华多这样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爱德华多并非在贫困家庭长大——在进哈佛前，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巴西和迈阿密的中上阶级社区度过的——但对于这个房间所代表的旧式富人生活而言，他还完全不适应。即使有烈性酒的助兴，爱德华多仍然能够感受到那股深陷于心窝的不安全感。他再一次地感觉自己像一个新生，第一次踏入哈佛的校门，思索着自己究竟去那里干什么，思索着自己怎样才能融入那样一个地方。

爱德华多调整了一下靠在窗台上的姿势，扫视着这群充斥了整个宽大房间的年轻人。他们可以称得上是一群暴民，聚集在为这个活动而临时搭建的吧台边。吧台本身的质量也实在是不敢恭维——和木板差不多的木桌子，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场合显得十分不协调——但没有人注意这些，因为只有房间里的女孩们在酒吧里工作。她们是一些金发碧眼的美女，胸部丰满，穿着黑色的低领上衣，是为迎合这群年轻的暴民而从当地一所女子大学招聘来的。

可是，这群暴民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房子本身更可怕。爱德华多虽然不能确定，但他猜测肯定有大约两百来号人——是清一色的男人，清一色地穿着相似的深色运动外衣和裤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大二学生，来自各个不同的族群，但他们的脸部都

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的笑容看起来都比爱德华多的要轻松许多，还有那两百来双眼睛中闪烁的自信也与他的不同——这些孩子在过去用不着试图证明自己什么。他们属于这种场合。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派对——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形式。

爱德华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群身着宽松运动服的孩子当中离他最近的几个上面——四个中等身材的孩子。爱德华多没认出他们中有人是和他同一个班的。其中两个是金发男孩，看起来像是刚从康涅狄格来的火车上下来的预科生。第三个是亚洲人，年纪要大点，但这也很难说。而第四个——非洲裔美国人，举止非常优雅，从他的微笑到完美的发型都是如此——肯定是个大四的学生。

爱德华多感觉他的背部变硬了，他的眼光划过黑人学生的领结。领结材质的颜色就是爱德华多需要的最好证明。这个孩子是一个大四学生，这时，爱德华多不得不挪动身子。

爱德华多耸了耸肩膀，不再倚着窗台。他冲两个康涅狄格男孩和那个亚洲男孩点了点头，但他的注意力却停留在年纪大点儿的那个男孩——以及他那纯黑色的、有着独特装饰的领结上。

“我叫爱德华多·萨瓦林，”爱德华多作着自我介绍，热情地握着那个男孩的手，“很高兴见到你。”

那个男孩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爱德华多。他叫达隆，爱德华多把这个名字深深地记在脑海里。那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暗示什么，但爱德华多可以从对方的领结中知道一切。整个晚

上的意义完全在于几只点缀在纯黑色面料上的白色小鸟。领结表明那个孩子是凤凰队（Phoenix-SK）的一名成员，是今晚活动的大约 20 个主持人之一，这些主持人散布在 200 个大二学生中。

“爱德华多，你是对冲基金的人，对吗？”达隆问。爱德华多的脸泛起了绯红，但在心里面对凤凰队成员认出他来感觉还是挺兴奋的。那稍微有点夸大了——爱德华多不持有对冲基金，只不过是在大二那个夏天和他的弟弟一起作了点投资——但他并不打算纠正这个错误。如果凤凰队成员在谈论他，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所听到的事情吸引的话——噢，那么爱德华多可能就有机会了。

那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想法，为使那个大四学生继续感兴趣，爱德华多试图对自己进行适当的吹嘘，同时，他的心跳也开始变得更快了。这个时刻将决定他的未来，这比任何一个他在大一或大二参加的测试都重要。爱德华多知道进入凤凰队意味着什么——对他在后面两年大学生活中的社会地位而言，以及对他的未来而言，不管他选择追求什么样的未来。

就像多年来广受媒体关注的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一样，最后俱乐部（the Final Clubs）是仅存的哈佛校园生活的秘密会所。俱乐部设置在历史悠久的宅第里，这些宅第分散在剑桥的各个地方，其中的 8 个男性俱乐部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级领导人物、金融巨头和政治掮客。几乎同样重要的是，拥有这 8 个俱乐部中的其中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身份，无异于立即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每个俱乐部都有各自的特色，如超高级的波斯

廉俱乐部（Porcellian），它是哈佛校园里最古老的俱乐部，会员包括已故的罗斯福和洛克菲勒。还有从预科班里冒出来的飞行俱乐部（Fly Club），曾产生了两位总统和很多亿万富翁。每个俱乐部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和即刻确定的权力。而凤凰队在这些俱乐部中算不上是最有威望的一个，但在很多方面却是社交领域的“山丘之王”。位于奥本山大街323号的这座质朴建筑是大家在周五和周六晚上度周末的首选之地，如果你是凤凰队的一员，你就不仅成了一个百年社交网络的一分子，同时你也有机会在校园里最好的派对上度过周末，还能有从邮编为02138的地区精挑细选出来的热辣女孩陪伴左右。

“对冲基金实际上只是我的一个爱好，”爱德华多不得不谦恭地吐露心声，因为这群孩子抓紧他的话不放，“我们主要是把精力集中在石油期货上。看吧，我一直都十分关注天气，我还准确地预测了几次飓风，而市场上的其他人对这个还不怎么熟悉。”

爱德华多知道自己在打擦边球，试图将他如何真的把石油市场给看透了的怪异行为进行最淡化处理。他知道凤凰队成员想听他讲从石油交易中赚来30万美元的故事，而不是促使他交易成功的气象学爱好。但是爱德华多也想卖弄一番他的知识，达隆对他的“对冲基金”的提及只是确定了爱德华多已有的猜测，就是他能去那个房间的唯一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新生代企业家所具有的名誉。

唉，爱德华多知道自己没什么其他的优势。他并非一名运动员，并非出身于显赫世家，当然也不是熠熠生辉的社交宠儿。

他有点愚钝，他的手臂相对他的身子来说有点太长了，并且只有在喝酒的时候他才会感到真正的放松。但他仍然还是在那个房间里现身了。虽然晚了一年——大多数人都会在大二秋季时参加“胖奇”^①，而不会像爱德华多那样到大三时才参加——但他还是去了那里。

整个胖奇过程对爱德华多来说是出其不意的。就在两个晚上以前，当一份邀请函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的门口时，他正坐在宿舍的课桌边，埋头写作一份长达20页的论文，内容是关于住在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的一些怪诞部落。那绝不是某种神话般的金彩卷一样的东西——在被邀请参加第一场胖奇派对的大多数大二学生中，只有大约20个人可以成功地成为凤凰队的新成员——但这个时刻对爱德华多来说，兴奋程度不亚于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自从上哈佛以来，他都一直梦想能加入其中一个俱乐部，而现在，爱德华多终于能如愿以偿了。

而现在则完全取决于爱德华多——当然还有那些身穿黑色衣服和佩带鸟饰领结的孩子。四场胖奇活动中的每一场——比如今晚的鸡尾酒派对，都是一种集体式的面谈。在爱德华多和其他受邀请者被纷纷送回他们位于校园各处的宿舍后，凤凰队成员就会在楼上的秘密房间里召开会议，研讨那些受邀请者的命运。在每一场活动之后，能获得下一次邀请的人越来越少——渐渐的，在一番过关斩将后，200个人最终只能剩下20人。

^① 胖奇（Punch）：一种娱乐性质的聚会，参与者需要在短时间内表达丰富的信息和想法，通常人们参加这个聚会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些碰撞和刺激以及认识新朋友的机会。——编者注

如果爱德华多能够成功晋级的话，他的整个人生都将发生改变。不过，如果需要把一整个夏天都用在富有创意地“苦心钻研”大气压力变化和预测那些变化如何影响原油分布形式上——噢，爱德华多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创意。

“真正的技巧在于想出办法将 30 万美元变成 300 万美元，”爱德华多咧嘴笑了笑，“但那也正是对冲基金的乐趣所在，你必须拥有真正的创意。”

爱德华多兴致勃勃地胡侃海聊，所有的人似乎都对他着迷。他在大一和大二时就已经在多个胖奇预备派对上把吹嘘技巧磨炼得十分娴熟了，技巧就在于忘记他已不处于排练的阶段——必须清楚这是真刀真枪的场合。在爱德华多的头脑中，他尽力让自己想象是在参加某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交谊会，不必经受别人的评判，没有为进入那个首要人物名单而奋力拼搏。他还能记起其中一个特别成功的交谊会，那是一个以加勒比海为主题的派对，地上放了一些人造棕榈树。他尽力让自己回到那个场景中——记住那里没有这么庄重的室内装修细节，记住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多么轻松和自在。片刻之后，爱德华多感到自己更放松了，还对自己的故事和声音感到沾沾自喜。

爱德华多回忆起那次的加勒比海派对，所有细节在他脑海中——回放。他想起了瑞格舞曲的节奏，钢鼓的声音震耳欲聋。他想起了那个以朗姆酒为基调的胖奇派对以及穿着鲜艳比基尼的女孩。

爱德华多甚至都还记得那个有着一头蓬乱卷发的孩子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离他现在站的地方恐怕还不到 10 英尺，目

睹着他的进展，试图鼓起勇气，学着他接近凤凰队中一个年纪大点的孩子，以抓住最后的这一线希望。但这个孩子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事实上，他能被明显地看出是因为弄巧成拙而颇觉尴尬，他像是处于一个力场中，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向磁场，促使他附近的每个人都远离他。

此刻，一丝怜悯从爱德华多的心底涌起——因为他认出了那个卷发男孩——还因为像那样一个孩子是绝没有可能进入凤凰队的。像那样的一个孩子是根本无缘加入任何一个最后俱乐部的——只有上帝才会知道他在预科胖奇派对上做了些什么。哈佛也有很多社团组织适合那样的孩子，微机室、象棋协会以及很多秘密组织和爱好者协会，它们都是针对那些可能出现社交能力欠缺的学生而设置的。爱德华多打量了那个孩子一眼，很容易就看出对方完全不知道要加入一个像凤凰队那样的俱乐部，需要掌握哪类社交基础知识。

但后来，爱德华多忙着追逐自己的梦想，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角落里那个面露尴尬的孩子。

当然，爱德华多无从知晓，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那个卷发男孩会在将来的某天占据整个社交网络的核心。还有，那个挣扎在预科胖奇派对上的卷发男孩会改变爱德华多的人生，那个男孩对他的影响比任何一个最后俱乐部都要大。



爱

德华多站在旗帜下面，轻薄的宽松裤穿在他那鸛鸟腿般的双腿上，牛津布衬衫的长排扣一直扣到了他的嗓门那儿。在他周围有四个和他相似装扮的孩子，差不多都是大三或大二的。这几个人构成了一个小组，共同扮演着派对第三方的角色。在房间另一边的某个地方，有两三个女孩混在人群中。她们中有一个还斗胆穿了裙子亮相——不过出于天气的原因，她是把裙子穿在厚厚的灰色毛线裤外面的。

这并非和《动物屋》^①是完全一样的场景，但哈佛秘密联谊会的生活和可能存在于其他大学的希腊大酒宴完全不同。而且，Epsilon Pi（哈佛大学的一个碰面会）也算不上是秘密联谊会的明珠，作为校园中犹太学生的主流联谊会，它的会员身份

① 《动物屋》(Animal House)：美国的一部电影，影片中有一个校园组织，参与者全是讲英语的有钱的白人，周围很少有人能忍受他们。——编者注

以其综合积分点而不是其派对倾向著称。这种名声与其象征性的宗教倾向没有丝毫的关系。对于真正虔诚的犹太学生而言，那些对犹太教规循规蹈矩、只在种族内部寻找约会对象的人参加了希勒尔会所，这个会所在校园内部有其自身的办公处所并显示出一种真正的天赋，而其男性和女性会员则更不用说了。Epsilon Pi 适合那些世俗的孩子，可以从他们的姓氏中看出犹太特征。对加入 Epsilon Pi 的孩子而言，一个犹太裔女朋友是很不错的，因为这样可使父母开心。但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一个亚裔女朋友的可能性会更大。

这就是爱德华多对围在他身边的联谊会成员作的解释——一个被提得相当频繁的话题，因为它取决于一个人们都可以规避的人生观。

“不是说像我这样的男孩一般都被亚裔女孩吸引，”爱德华多在喝潘趣酒^①的间隙里这样说道，“而是亚裔女孩通常都被像我这样的男孩吸引。而如果我想和最热辣的女孩拍拖的话，那么有可能对我感兴趣的女孩会有一舞池那么多。”

其他的孩子点头同意，表示对爱德华多的逻辑持欣赏的态度。在过去，这些孩子肯定会把这个简单的等式仔细分解成一个更加复杂的运算法则，以解释犹太男孩跟亚裔女孩之间的联系，但今晚他们就想简单点儿，可能是出于音乐的原因，此刻，吵闹的音乐声正通过昂贵的扬声器回响在整个房间里，让人很

① 潘趣酒 (Punch)：一种果汁饮料，有的会加碳酸水或苏打水，通常调味后在底部混有葡萄酒或蒸馏酒。——编者注

难进行任何复杂的思维活动。

“虽然在此刻，”爱德华多扫视着穿着裙子和毛线裤的女孩，同时扮了个鬼脸，“这个舞池有点干。”

同样，周围又是一片附和声，但这四个联谊会同伴并没有流露出想对这个情形推波助澜的迹象。站在爱德华多右边的孩子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属于矮胖型身材，他参加了哈佛象棋队并能流利地使用六国语言，但这些技能似乎丝毫不能帮助他约会女孩。右边第二个孩子曾为哈佛校刊《深红》（*Crimson*）画过一套连环画——他的大把业余时间都在莱弗里特会所食堂上面的学生休息室里度过——他在那儿玩RPG视频游戏。漫画家的室友站在右边第三个位置，身高六英尺多，他没选择打篮球，而是选择了一所学生大多为犹太人的预科学校，像一个中学生那样在那儿学习击剑。他尤其精通重剑，和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这项技能对保护女孩是非常管用的。如果一个18世纪的海盗袭击一个辣妹的宿舍，他会随时整装待发，除此之外，他的这项技能别无他用。

第四个孩子，就是站在爱德华多对面的那个，也学习过击剑——在埃克塞特^①——但他并没有像他左边的高个孩子那样的天分。他更属于那种愚钝的类型，就像爱德华多一样，虽然他的双腿和双臂跟他那纤细的但并非完全没有运动细胞的身架显得更协调。他穿着宽松短裤而不是长裤，还光着脚丫穿着凉

① 埃克塞特（Exeter）：指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马克就读的高中。——编者注

鞋。他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鼻子、一头深棕色的蓬乱卷发和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含有有趣的东西——但也就在这里，任何自然的情感或可读性都戛然而止。要不然，他那狭窄的脸蛋根本就毫无表情。而他的姿势、他的整体气质——他看似自闭，即使是当他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群体中，即使是在联谊会的欢快场合中——都显得十分忸怩和尴尬。

他的名字叫马克·扎克伯格，是一个大二学生，虽然爱德华多在 Epsilon Pi 的各种活动中跟他有过多次数碰面，此外至少还有一次在凤凰队的预科胖奇派对上也见到过，但爱德华多对这个孩子仍然是一无所知。然而，马克的声誉却肯定在他之上：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住在艾略特楼，在纽约一个名为多布斯码头的中上阶层城镇长大，父母分别是牙医和精神病医生。据说马克在中学时期称得上是一个极品黑客——他对进入计算机系统是那么精通，以至于后来在某个地方都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名单，故事大概就是那样的。不管那是不是真的，马克都算得上是一个电脑天才。当他还在埃克塞特时就已成名，那时，他的编码技术就已相当娴熟，他发明了冒险游戏的电脑版本，还和一个伙伴共同发明了一个叫做 Synapse 的软件程序，那是一个为 MP3 播放器设计的插件，可使播放器“了解”用户的喜好并根据那些信息定制播放列表。马克把 Synapse 发布在网络上供人们免费下载——几乎就在同时，一些大公司开始打电话给他，希望能把马克的发明买下来。有消息说，微软曾为马克提供一份年薪 200 万美元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马克婉言谢绝了。

爱德华多不是电脑专家，对黑客也所知甚少，但他的家族有经商的传统，还有，竟然有人拒绝百万年薪，他觉得这样的事情真有意思——也有点令人吃惊——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这越发使马克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不仅是因为他那总是忸怩的表情。一个谜——也明显是一位天才。继 Synapse 之后，马克在哈佛编写了另一个程序，那个程序的名称大概叫做“课程搭配”，让哈佛学生可以知道其他学生选了些什么课。爱德华多自己也尝试着用了一两次那个程序，希望能查到 he 偶然在食堂里碰到的辣妹的踪迹，但没什么用。不过那个程序是很棒的，有很多追随者，校园的大多数孩子都喜爱“课程搭配”这个程序——显然不是因为喜爱发明它的那个孩子。

当另外三个联谊会成员走到潘趣酒桶那里去斟酒时，爱德华多抓住这个机会更仔细地打量这个长着娃娃头的大二孩子。爱德华多向来对自己拥有能看出别人个性的能力而沾沾自喜——那是他父亲教给他的一项本领，一种能够让他在商界抢得先机的方法。对他的父亲而言，商业就是一切。爱德华多的家族是富裕移民的后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般地来到巴西，父亲教导爱德华多要明白竞争的残酷性。爱德华多的父亲来自一个商业世家，他明白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管处境如何，成功都是那么的重要。移居巴西只是一个开端，在爱德华多 13 岁时，他们全家不得不再次匆匆迁到迈阿密——当时，由于父亲在商业上的成功，爱德华多的名字被列在了一个绑架名单上。

到初中时，爱德华多已体会到自己在一个陌生世界中的漂泊

感，同时努力掌握一门新语言——英语，并适应一个新城市——迈阿密。爱德华多对电脑不熟悉，他也彻底明白了作为一个尴尬的局外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就是与别人不同，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马克·扎克伯格从外表看就明显与众不同。或许是因为他真的太聪明了，因此不大合群，甚至跟他的同龄人也格格不入。有一些与马克同类型的孩子：本身不是犹太人，但有像他一样的天赋。这是一些精通超难的运算法则的怪异孩子，往往在星期五晚上无事可做，只能待在贴满绉纸和彩色海报的教室里谈论那些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的女孩。

“真有趣。”马克最终还是开腔了，打破了沉默。他的音调毫无起伏，因此，爱德华多无从猜测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如果有的话。

“是的，”爱德华多回答道，“至少今年的胖奇有朗姆酒。我记得上次是可沛利。他们这次的派对办得很不错。”

马克咳了一声，把手伸向绉纸的丝带，摸了摸离他最近的一根。胶带已脱落，丝带飘向地板，落在他穿的阿迪达斯凉鞋上。他的目光停留在爱德华多身上。

“欢迎你来到丛林。”

爱德华多咧嘴笑了笑，尽管他还不能从马克那种单调的说话方式中来判断他是否在开玩笑。但他有种感觉，这个孩子的蓝色眼睛里深含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他似乎对周围的一切全盘吸纳，即使是在这里，在这个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地方。或许他真的是所有人心目中的天才。爱德华多突然觉得自己想

和这个人交朋友，想深入了解他。任何一个在17岁的年纪拒绝百万年薪的人肯定都不是简单的人。

“我觉得派对将在几分钟之后结束，”爱德华多说道，“我要回到河边去——艾略特楼。能再说一下你住哪个楼吗？”

“柯克兰。”马克回答道。他的头急速转向舞台另一边的出口处。爱德华多看了一眼别的朋友，他们都还在潘趣酒桶旁。他们都是住在夸德的孩子，因此，派对结束后他们会去往不同的方向。这是一个了解这个愚钝的电脑天才的绝好机会。爱德华多点了下头，然后跟着马克走过人群。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穿过舞台时，爱德华多主动提议道，“我那层楼有个派对我们可以去试试看，也一般，但肯定不会比这个差到哪里去。”

马克耸了耸肩膀。他们在哈佛待的时间都不短了，知道一个宿舍派对会是什么样的：50个男孩和大概3个女孩挤在一间小小的、像棺材那样大小的房间里，同时会有某个人千方百计地把一小桶通过非法渠道搞来的便宜啤酒打开。

“好啊，”马克回答道，带着一丝挖苦的语气，“我有一个问题必须在明天解决，但对代数而言，我的脑袋在醉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更加灵光。”

几分钟以后，爱德华多和马克已经挤出了教室，来到了通向一楼的水泥楼梯口旁。他们默默地下楼梯，转眼间就来到了一面双扇门前，门外面是树木成荫的、静悄悄的哈佛校园。一股强风猛然间扫过，也穿过爱德华多单薄的衬衫。他把双手塞进宽松裤的深口袋里，开始沿着通向校园中心的人行道行走。

散步 10 分钟走到河边的宿舍楼，这种感觉是不错的，他和马克都住在那边。

“见鬼，这里只有 10 度。”爱德华多说。

“应该是 40 度吧。”马克回答道。

“我是从迈阿密来的。对我来说是 10 度。”

“那看来我们应该跑跑了。”

马克开始了慢跑。爱德华多跟着跑了上去，他追赶着他的新朋友，喘着粗气。当他们路过通向魏德纳图书馆柱形大门的庄严石阶时，他们是肩并肩的。很多个晚上，爱德华多都沉浸在魏德纳图书馆一堆堆的书籍中——仔细拜读经济学大师，诸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甚至还有加尔布雷思（Galbraith）的作品。即使是凌晨 1 点，图书馆都还是开放着的，大理石建造的大厅里，温暖的橘黄色灯光透过玻璃门溢出来，在华丽的台阶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

“大四，”爱德华多吹了一口气，一路上，他们避开最底下的一步台阶，走向通往隔开哈佛校园和剑桥的铁门，“我要在那些书堆中做爱。我发誓，我会那样做的。”

这是哈佛一个古老的传统——一件你应该在毕业之前做的事情。事实是，只有小部分的孩子能真正地完成这个使命。虽然那些自动书架——装有自动轮子滑道的巨大书架——就像迷宫一般，在这座大型建筑的下面还有很多层都是这样的，但总会有学生或职员潜伏在那些狭窄的过道上，找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点来干这件伟大的事情。但是，找到一个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女孩则是难上加难。

“宝贝，注意台阶，”马克回答道，“或许你应该先试着找个女孩去你的宿舍。”

爱德华多后退了一步，然后又咧嘴笑了。他开始喜欢这个孩子略带尖酸味道的幽默感。

“事情还没那么糟。我在参加凤凰队的胖奇。”

当他们拐弯走向大图书馆的另一边时，马克瞥了爱德华多一眼。

“祝贺你。”

又是那种毫无感情的声音。但爱德华多从马克眼中闪耀的光芒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还有一丝嫉妒。那就是爱德华多在聊起他的胖奇经历时，他所觉察到的马克的反应。事实是，爱德华多希望无意中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他离成为凤凰队成员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爱德华多已经参加了三个胖奇活动，而现在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使他跑完全程。还有也许，只是也许，像 Epsilon Pi 派对这样的活动即将成为过去。

“噢，如果我成功地加入了，也许我可以让你也进来。明年，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大三学生加入胖奇。”爱德华多说。

马克又停顿了一下，也许是为了歇口气，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在处理这个信息。他说话的方式很像计算机的工作模式：输入，然后输出。

“那会——很有趣。”

“如果你认识其他会员，你将有一个好机会。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用过你的课程搭配程序。”爱德华多说。

但爱德华多心里明白，他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其实这个主

意是非常愚蠢的。凤凰队成员不会因为某个电脑程序就对这个忸怩的孩子感兴趣。你不可能通过书写电脑编码而受到欢迎，一个电脑程序也不可能让你出名。你受到欢迎——有时是出名——的途径是参加派对以及和漂亮女孩一起晃悠。

爱德华多还没想到那么远，但昨天晚上他收到了那个极其重要的胖奇邀请函。一周以后，就是下个星期五晚上，在附近的君悦酒店有一场宴会，此后凤凰队还有个派对。那将是一个盛大的晚会，也许是新会员加入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型胖奇活动。邀请函“暗示”爱德华多应该带一个约会对象共赴晚宴，他听同学说凤凰队会员会通过准会员女伴的质量来衡量他们的水平。谁的约会对象越漂亮，谁就更有可能进入最后一轮胖奇决赛。

收到信以后，爱德华多在想怎样才能找到一个约会对象——在那样的场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对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他的宿舍没有女孩造访的可能。

因此，爱德华多不得不自行其是。在那天早上9点的时候，在艾略特楼的食堂里，爱德华多径直朝他认识的一个最热辣的女孩走过去——玛莎，一个金发美女，体形丰满，她实际上是经济学专业的，但看起来像是心理学专业的。她比爱德华多要高出两英寸多，奇怪的是她热衷于用20世纪80年代式样的橡皮圈来扎头发。但她还是挺美的，有几分像东北部预科生的模样，是胖奇活动的理想人选。

令爱德华多吃惊的是，她同意了。爱德华多立即就意识到了，这是因为凤凰队的魅力，而不是因为他爱德华多的魅力——这意味着可以去参加一个最后俱乐部的晚宴。这更加印证了爱

德华多对最后俱乐部已有的认识。它们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交网络，而且它们那独一无二的特性能立即给它们的会员带来地位——那种能够吸引最酷、最热辣、最优秀的人的能力。对于玛莎是否会在活动之后跟他去魏德纳图书馆的书堆里干那事，爱德华多不抱任何幻想——但至少在足够多的酒精的帮助下，她有可能会让他送她回家。即使她在宿舍门口把他打发掉，轻吻他一下，相对爱德华多四个月的努力来说，那也是很不错的战果。

当他们来到图书馆后面的角落，从建筑物那古老的石柱所投射的狭长影子下慢跑出来时，马克又用难懂的目光瞥了爱德华多一眼。

“一切都能如你的意吗？”马克问。

他是说图书馆吗？他们刚离开的那个派对吗？还是犹太人联谊会？或是凤凰队？两个木讷的孩子穿梭在哈佛校园里，一个穿着扣得紧紧的牛津布衬衫，另一个穿着宽松的短裤，冻得要死却还在讨论着去参加某个糟糕的宿舍派对？

对于像爱德华多和马克这样的男孩来说，大学生活能过得更有趣些吗？

清晨5点。

在查尔斯河一段荒芜的水域上，一艘双人船从威克斯天桥的影子下划行出来，玻璃纤维质地的长条形船划在蜿蜒的河流中央，就像一个镶有钻石边的刀片在窗玻璃上划动一般。小船划动得非常平稳，仿佛成了河流的一部分。它前行的动作是那样地干净漂亮，几乎都没产生什么尾波。

从船形、双桨穿透查尔斯河水面的完美节奏以及小船划过水流的姿势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小伙操作这种优美的小船已经很长时间了。再看看两个年轻人，很明显，他们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还不只是勤于练习的结果。

从岸边望去，两名桨手看起来更像是机器人：两人几乎一模一样，从黄棕色的浓密头发到轮廓清晰的美国式面部特征。和小船的划行运动一样，在体形上，两人也几近完美。他们的脊背肌肉在灰色的哈佛水手T恤衫下荡漾，他们的体格修长，

身体灵活，肯定各自都有六英尺五英寸高。使人过目难忘的不仅是两人的外表，还有两人所表现出的同一性，从具有穿透力的蓝色眼神到偶像般的脸庞呈现出的酷辣表情。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温科吾斯（Winklevoss）兄弟是“像镜子般”的同卵双胞胎——是一颗卵子像一本杂志的两个页面那样翻开来的结果。泰勒·温科吾斯（Tyler Winklevoss）坐在双人赛艇的船头，习惯用右手——在两兄弟中，他的逻辑思维更强、思想也更严肃。卡梅隆·温科吾斯（Cameron Winklevoss）坐在后方，习惯用左手——在两兄弟中，他更富有创意和艺术细胞。

但在此刻，他们的个性得到了完美的互补。在划桨过程中，他们没有说话——他们根本没有以口头或其他形式交流，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划着船，顺着查尔斯河而下。他们的注意力几乎是自动集中的，这是跟随多个不同的哈佛教练学习以及多年磨炼天生才能的结果，在那之前，两兄弟也在格林尼治、康涅狄格学习过，那是他们长大的地方。在很多方面，他们的勤奋都已经得到了回报。作为大四学生，他们正走在进入奥运赛艇队的道路上；在哈佛，他们是尖子中的尖子，在去年还获得了全国大三学生比赛的冠军；他们曾带领“深红”队获得了无数的团体胜利，目前，他们在常春藤联盟的赛艇类项目中都排名第一。

但温科吾斯兄弟并不在乎那些荣誉，一心在冰冷的水面划着船。他们从4岁开始就出现在查尔斯河上，在两座桥之间来回划行——而且他们至少可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继续静静

地守护在河面。他们会一直划着双桨，直到筋疲力尽为止，直到校园复苏为止，直到阳光像金黄丝带般冲破层层灰色雾霭为止。

三个小时后，温科吾斯兄弟来到福兹海默楼食堂后部的一个角落里，在一张磨旧的长桌边停了下来。泰勒一屁股坐在紧挨卡梅隆的椅子上，仿佛仍然能听到他身下的水流潺潺声。食堂建造得相当现代化，宽敞，光线充足，方形设计，高天花板，长桌有一打多。大多数的桌子边都挤满了学生，而此时也正是早餐时间。

福兹海默楼是哈佛本科生楼中最新的楼之一——“新”对于一座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校园来说，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时也是最大的楼之一，住着大约 150 个大二、大三和大四学生。大一学生住在哈佛校园内，在大一即将结束时，学生们会参加一个抽签仪式，以确定他们将在哪里度过他们余下的哈佛生涯。确切地说，福兹海默楼不是任何学生的首选，它位于夸德的中央，是一座围绕着一大片杂草的有点像四边形的建筑——正好位于正中央，四周光秃秃的。夸德是哈佛大学扩建项目的一部分，深入剑桥之内，表面上看来是为了缓解校园的拥挤状况，但更有可能是仅仅为了更好地利用学校筹集到的巨额经济资助。

不能把夸德当成西伯利亚，但对那些在大一期末“住进夸德”的学生来说，那当然像是要被送进古拉格集中营^①一样。

^① 古拉格集中营：前苏联劳动惩戒营，用于关押和惩戒罪犯。——编者注

夸德距离哈佛校园步行大约需要 20 分钟，大多数本科生的课都在那里上。对泰勒和卡梅隆来说，要在夸德度过后面的哈佛生涯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内容，徒步走到校园后，还要走 10 分钟才能到河边，来到坐落在一些更有名气的哈佛楼旁的哈佛船库，如：艾略特楼、柯克兰楼、莱弗里特楼、马瑟楼、洛厄尔楼、亚当斯楼、邓斯特楼和昆西楼。

在那边还有一些著名的宿舍楼。而在这里却只有夸德。

泰勒看了卡梅隆一眼，卡梅隆正坐在一个装满早餐食品的红色托盘前。炒鸡蛋堆成山，下面则是早餐土豆、奶油土司和新鲜水果，这些食品提供的能量足够推动一辆越野车——或是一个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的赛艇明星。泰勒看着卡梅隆猛吃鸡蛋，十分清楚他的兄弟和自己一样疲惫。过去几周以来他们一直都在满负荷地运转——不仅是在河面上用功，在功课上也是十分用心——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影响。他们每天早上 4 点起床后就直接奔向河边锻炼，然后是上课、做功课，然后再回到河面上做更多的锻炼，如举重、跑步。大学生运动员的生活是辛苦的，在有些日子里，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就只有划船、吃饭，偶尔也补一下觉。

泰勒把眼光从卡梅隆以及炒鸡蛋上移到坐在他们对面的孩子身上。蒂维雅·纳伦德拉（Divya Narendra）双手拿着校报《深红》，头差不多被报纸给遮住了。报纸下面放着一碗燕麦粥，几乎都没动过，泰勒明白，如果蒂维雅不尽快把报纸放下，卡梅隆就有可能会把那碗燕麦粥吃掉。

蒂维雅跟泰勒他们不一样，他不是运动员，但他深知泰勒

他们的热情和职业道德。蒂维雅是泰勒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他们三人曾在某段时间里一起充满激情地从事一个稍微有点神秘的项目。这个项目类似于某种副业，慢慢地这个事情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有趣的是——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忙碌了。

泰勒清了清嗓子，然后就等蒂维雅放下报纸，以便他们可以开始讨论。蒂维雅竖起一根手指，要他们等他一分钟。泰勒翻了个白眼，有点失望，这时，他的注意力直接移到了蒂维雅身后的桌子上。一群女孩不停地回头盯着泰勒和卡梅隆看，而当泰勒直视她们的时候，她们的眼光又马上移开了。

对于这样的事情，泰勒已经习惯了，因为时不时都在发生。见鬼，他和卡梅隆是同卵双胞胎。泰勒知道那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有点像是在看怪物秀。但在哈佛这个地方，还不仅如此。他们正走在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员的路上——但那仍然还只是部分原因。泰勒和卡梅隆在校园里颇具地位，这建立在他们最佳运动员身份的基础上——但却转到某件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然，泰勒轻易就把握住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他和他的兄弟已在大三时加入了坡斯廉俱乐部，而他们作为大三学生参加胖奇俱乐部是相当罕见的。坡斯廉不仅是校园里最有声望、最秘密和最古老的最后俱乐部，而且在会员数量以及新胖奇派对的数量上也是最小的——如果一个学生晚一年才接到坡斯廉的胖奇邀请则是少之又少的事情。

泰勒深信俱乐部多等了一年才吸纳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背景。大多数坡斯廉会员的名字都跟哈佛的百年历史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虽然泰勒和卡梅隆的父亲也是一个巨富，但他的那些钱都

是自己赚来的，是通过白手起家建立的一家极为成功的咨询公司赚来的。泰勒和卡梅隆并非来自世代富有的家庭——但当然是来自富有的家庭。在飞行俱乐部或凤凰队，这样的资历就已经足够了。但在坡斯廉，这还不够。

毕竟坡斯廉并不是像凤凰队一样的社交机构。一方面，俱乐部不允许女士加入。在会员的大喜之日，他可以带他的妻子参观俱乐部大厦，然后，在25周年聚会时，会员可以再次带妻子参加。只能是这样了。只有那个著名的“自行车空间”——一个派对前的热点地区，邻近俱乐部本部——是对非会员和男女生都开放的。

坡斯廉不像校园的其他俱乐部那样主要搞些派对或约会之类的活动，而是一个象征着未来的俱乐部。它象征着地位——那种在食堂、教室以及在哈佛校园里被注目的地位。坡斯廉不是一个社交俱乐部——它是一件重要且严肃的事情。

泰勒看重的就是这一点。严肃的事情——毕竟，那就是为什么他和他的兄弟那天早上在食堂与蒂维雅碰面的原因，这比他们通常吃早餐的时间要晚一个小时。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泰勒的注意力从邻桌羞涩的女孩的身上转移开来，从他兄弟的盘子里抓了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在他的兄弟阻止之前，泰勒把苹果高高地抛向空中，画出一条弧线，落在蒂维雅的燕麦粥碗里。燕麦粥溅了起来，一团团的白色黏稠物把报纸浸湿了。

蒂维雅怔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弄脏了的报纸叠起来，把它放在一旁。

“为什么读那张破报纸？”泰勒问，咧嘴对他的朋友笑了一下，“那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我想知道我们的校友在干些什么，”蒂维雅回答道，“我觉得有必要对全体学生的动态有个大致的了解。当某天我们要成立一家这类公司的时候，‘破报纸’会对我们非常重要，你不觉得吗？”

泰勒耸了耸肩，但他知道蒂维雅说得没错。蒂维雅通常都是正确的。这也是泰勒和卡梅隆与他合作的主要原因。自从2002年12月以来，他们都像这样一周聚一次，有时更勤一些，已经差不多整整两年了。

“噢，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个人来代替维克托，我们就可以成立任何公司，”卡梅隆插嘴道，他满嘴都是鸡蛋，“那是肯定的。”

“他真的走了吗？”泰勒问。

“是啊，”蒂维雅回答道，“他说这件事情花了他太多的精力，他无法再花更多的时间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程序员，但找到一个像维克托那么好的程序员是挺难的。”

泰勒叹了口气。整整两年了——而且现在的情况看似并不比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好很多。维克托是一个了不起的财富——一个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的电脑奇才。但他没能完成这个网站，而现在他又离开了。

要是泰勒、卡梅隆或蒂维雅具备可以使公司起步和运营的必要的电脑技术就好了——天哪，泰勒在内心深处知道公司将获得巨大的成功。那是一个奇妙的创意——是一个最先由蒂维

雅想出来的创意，然后在他和卡梅隆的协助下，将这个创意培育成他们都谦恭地认为是奇思妙想的东西。

这个项目叫做哈佛联谊会，它是一个有望改变校园生活的网站——只要泰勒他们能找到一个可以运转它的人来书写电脑编码。中心思想是简单的：把哈佛的社交生活放到网络上去，建立一个交友网站，可以让诸如泰勒和卡梅隆这样的男孩——那些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划船、吃饭和睡觉之类的事情上面的男孩——能有机会邂逅女孩——而不必经常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低效、浪费时间以及在校园里游来晃去的如影随形的局促感。

作为哈佛的精英分子，泰勒和卡梅隆能以独特的视野看出哈佛的社交场合是多么的不完美。优秀男孩——像他们那样的——从没有机会遇到足够多的精品女孩，因为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忙着那些使他们成为校园热门人物的事情。而一个以联谊为方向的网站可以解决那样的问题，可以创造一个使女孩和男孩能相遇的开放式环境。

哈佛联谊会将满足一种针对目前的静态社交场合而产生的需求。目前看来，如果你整天都在划船、玩棒球或踢足球——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这么些。那么，你能遇到的女孩就只能是那些晃悠在河边、棒球馆或足球场的女孩。如果你住在夸德，那么夸德的女孩就是你可交往的对象。当然，你可以把“绣球”抛给你可及范围内的任何人——这意味着你可以利用你哈佛男生的身份俘获你附近的心仪对象——但一个像哈佛联谊会这样的网站能大幅度地扩大你的交友范围。

简单、完美、满足需求。网站将分为两大块——约会和联

谊。而一旦在哈佛取得了成功，泰勒和卡梅隆预见这个网站将发展到其他大学，或许整个常春藤大学联盟。毕竟每个学校会有它们各自的“绣球”。

他们的商业计划的唯一缺陷在于，真见鬼，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电脑天才的协助，他们没有任何办法让网站运转。泰勒和卡梅隆在中学时曾自学过 HTML——但他们的水平还不足以建立一个这样的网站。事实上，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极客来让他们的社交网站运转起来。只是聪明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能帮他们完成梦想的人。哈佛联谊会将成为哈佛学生真正能在每个周末都用到的某件东西，为他们的社交生活增添色彩。你可以沐浴、剃须、打几个电话，然后留意一下联谊会上的联系人，也可以查看谁在关注你。

“维克托说他可以给我们介绍几个人，”蒂维雅一边说着，一边抖着报纸上的燕麦粥，试图把报纸弄干，“他的计算机课上有几个人还不错。我们可以开始面试他们，还可以把我们要找人的消息散播出去。”

“我可以在坡斯廉里问问。”卡梅隆也建议道，“我是说，或许没有人对电脑有多精通，但说不定谁有个弟弟什么的。”

泰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下一步他们要在科学中心发布一个招聘广告并贴在电脑实验室附近。他注视着蒂维雅阅读报纸，虽然颇感失望，但他不得不露出微笑。蒂维雅来自皇后区贝赛德，是一个举止非常优雅的男孩，他的双亲都是印度裔医生，他跟随自己的哥哥来到哈佛念书。他总是穿着得体、头发整齐、谈吐优雅。没有人会想到他会对电吉他很内行——具体来说，

他是一个重金属乐器大师。在公共场合，他也力求整洁。他甚至喜欢让他的报纸也保持干净。

泰勒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移回邻桌的女孩身上。那群女孩中最高的那个——一个有着棕色的迷人眼睛和浅黑肤色的女孩，穿着一件低胸大圆领背心，里面是一件故意撕破的运动T恤——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她故意露出一抹茶色香肩。泰勒情不自禁地回应着她的微笑。

蒂维雅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泰勒的思绪。

“我高度怀疑她会对HTML编码感兴趣。”蒂维雅说。

“问问又没关系。”泰勒在朝那个浅黑肤色的女孩使眼色的时候这样不经意地说着。然后他站起身来。他们的碰面是短暂的——但在他们找到另一个维克托之前是没什么别的办法的。他走向那群女孩，然后停了停，咧嘴朝他的印度朋友以及他那被燕麦粥覆盖了的报纸笑了笑。

“有件事情我敢肯定——你会在《深红》里面为我们找一个电脑程序员。”

爱德华多轻手推开巨大的双扇门，从后面溜进宽大的教室。讲座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在这个电影剧场式房间的尽头，有一块凸出来的讲坛，由一些标准的聚光灯从后面照亮。在讲台上有一个小个头的矮胖男人，穿着一件斜纹呢料运动上衣，在一个硕大的橡木讲台后面跳来跳去。这个人精力充沛，他那小巧圆润的双颊散发出热情的红润光彩。他那细长的双臂上蹿下跳着，每过几分钟，他的手都会拍打在讲台上，在高挂在教室天花板上的扬声器的作用下发出放炮般的砰砰声。然后，他把手举得高过肩膀，打着夸张的手势。在他身后的10英尺高的黑板上，横挂着一幅彩色地图，看起来像是在托尔金（《魔戒》的作者）的书中有提及的某件东西，也像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战时工作室里可能会悬挂的东西。

爱德华多不知道这是哪门课，以及这个讲座讲些什么内容。

他没认出这是哪个教授，但这也不奇怪——哈佛有那么多教授、讲师和高级导师，谁也不可能把他们每个人都记得那么清楚。但爱德华多从教室的面积——这个有着三百个座位的阶梯教室差不多坐得满满的——可以看出那应该是一门基础课。因为只有基础课有这么大的规模——这样的课程是必修的，也被爱德华多和马克这样的学生认为是哈佛生活中一件不好的事情，却又无法避免。

哈佛的基础课不仅是必修的——也被学校认为是一种人生观的教育。这种观念认为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花 1/4 的课时在那些能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学者的课程上。基础类课程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道德伦理、量化推理、科学和社会分析。这种观念看似不错，但在现实生活中，基础课并没有达到其崇高的理想。因为在本质上，基础课只能迎合最少程度的共同点，没有人是因为真正对基础课感兴趣而选这样的科目。因此，取代历史和艺术方面的高深学术课程的是民俗学和神话学之类的课程——被那些上课睡大觉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极客的希腊语”。对物理学的简单介绍则是——“诗人的物理学”。还有很多怪诞的人类学课程与现实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基础课的原因，几乎每个哈佛毕业生都选过至少一门与雅诺马马人（Yanomamö）有关的课程，他们是亚马孙雨林的“强悍人”，是一个仍处于石器时代的怪诞小部落。一个哈佛毕业生不需要知道太多有关政治或数学的知识；但一谈起雅诺马马人，任何一个毕业生都能告诉你他们有多么强悍——他们经常手持大长棍互相打斗，搞一些怪异的穿孔仪式，

甚至比那些在哈佛广场中央的滑板坑里晃悠的孩子还要纷乱。

在大教室的后面，爱德华多看着教授在讲台后面跳来跳去，并能从教室上方的回音系统中听懂一两个古怪的单词或词组。从听到的内容来判断，这门基础课应该是历史或哲学方面的，在进一步查看之后，爱德华多感觉教授身后的地图是300年前的欧洲版图——但那并没有真正把事情解释清楚。爱德华多怀疑这个课程是否跟雅诺马马人有什么关系，但在哈佛，你是无法确信的。

在这个早上，爱德华多并不是想要让自己朝“全面发展”的方向更进一步。他担负着一项性质完全不同的使命。

爱德华多扫视了一下整个教室，用一只手挡着眼睛免受台上硕大的聚光灯的照射，灯光的方向似乎弄错了，这与他们设计的初衷相悖。他的另一只手也没空着；他的左手臂抱着的是一个大板条箱，箱子上面盖了一条蓝色的大毛巾。板条箱有点重，当爱德华多在一排排学生中搜寻目标时，他非常小心，以免把这个该死的东西给撞倒了。

爱德华多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才找到马克，马克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三排没人的位置上。马克把他那穿着凉鞋的脚放在他前面的空座位上，一个笔记本摊开来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记笔记，实际上，他看似根本就不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他的眼睛闭着，头几乎被他常穿的特大号羊毛大衣的帽子完全给遮住了，而他的双手也深深地塞进他那牛仔裤的口袋中。

爱德华多咧嘴笑了笑。在短短的几周内，他和马克已经成

了亲密的朋友。即使他们住在不同的宿舍楼，专业也不同，但爱德华多觉得他们有相似的精神境界——他还开始注意到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上天注定他们要成为朋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真正地喜欢上了马克，开始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兄弟，而不仅仅只是一个犹太联谊会成员，他也敢肯定，马克对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爱德华多一边笑着，一边静悄悄地穿过走廊来到马克就座的那排位置。有一个大三学生正在大睡，爱德华多跨过他那伸着的长长的腿，隐约记得仿佛在某个经济学研讨会上见过这个家伙，终于，他推开两个忙着听隐藏在包里的MP3的大二女孩。然后，爱德华多扑通一声坐在马克旁边的空座位上，小心翼翼地把盖着的板条箱放在他自己膝盖前面的地板上。

马克睁开眼睛，看到爱德华多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再慢慢地把注意力移到地板上的板条箱上。

“哦，见鬼。”马克说。

“是啊。”爱德华多回答道。

“那不是……”

“是的，就是的。”

马克轻声地吹着口哨，然后俯身前倾，掀开箱子上毛巾的一角。

即刻，波纹状板条箱里的活鸡开始用它最大的音量咯咯地叫起来。羽毛从板条箱里飞出来，向上飘，然后再落到爱德华多和马克的身旁，以及他们周围五码内的人的身旁。坐在附近几排的学生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几秒钟后，教室里位于他

们那个方向的人都盯着他们，脸上全都是惊愕和看热闹的神情。

爱德华多的双颊变得通红，他一把抓过毛巾，猛然拉扯着，把板条箱盖住了。渐渐地，那只鸡安静了下来。爱德华多瞄了下讲坛——教授仍然在饶有兴致地讲着布立吞人和北欧海盗以及任何其他出现在那个时间段的人。由于音响设备盖住了其他的一切声音，他还没有注意到刚才的骚动——谢天谢地。

“很好，”马克说道，对着板条箱咧嘴笑了笑，“我是真的喜欢你的新朋友，他是一个比你更健谈的人。”

“不是的！”爱德华多发出嘘嘘的声音，不理睬马克的揶揄，“这只鸡太令人讨厌了。它给我找了一大堆的麻烦。”

马克还在咧嘴笑着。公平地说，这个场景真的相当滑稽，如果你从教室外面往里看的话。这只鸡是爱德华多加入凤凰队的其中一项条件——他收到的指示是随时随地都要携带那只鸡，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在上課还是在食堂或宿舍。见鬼，他还必须和这个该死的家伙睡在一起。这五天来，爱德华多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让那只鸡活着。

在最开始的几天时间里，一切都进展顺利。这只鸡也看似开心，没有一个老师发现它。爱德华多以感冒为借口逃掉了几次小型的研讨会。食堂和宿舍是没问题的，校园里大多数学生都对最后俱乐部的入会条件有所了解，因此几乎没人难为他。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偶尔碰到的几个权威人物也乐意对此事视而不见。加入一个最后俱乐部是一件大事情，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但在入会申请的最后两天里，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

所有的事情都在48小时前开始走下坡路。当时，在逃了一整天的课后，爱德华多把那只鸡带回他在艾略特楼的宿舍，结果却发现他宿舍的旁边住着两个坡斯廉俱乐部的孩子。爱德华多见过他们几次，但因为他们穿梭在不同的圈子里，彼此之间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相识。当这两个孩子看到爱德华多带着鸡，并没觉得这有什么。爱德华多也没自寻烦恼去隐藏一个关于晚餐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就是他决定给这只鸡喂点悄悄从食堂带回来的炸鸡。

直到24小时后，当《深红》爆出猛料后，爱德华多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天晚上，在目睹了爱德华多给鸡喂鸡肉之后，那两个坡斯廉孩子给一个叫做家禽福利联盟（The United Poultry Concern）的动物权益组织写了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落款是一个自称是“詹尼弗”的人——电子邮件地址是 friendofthePorc@hotmail.com——指责凤凰队命令其新会员折磨和杀害活鸡作为入会条件之一。家禽福利联盟立即联系了哈佛管理层，甚至找到了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校长本人。一个广告版（adboard）的调查已经在进行中——凤凰队即将对其受到的虐待动物罪指控进行辩护——包括强迫毫无防备的家禽进行同类相食。

总而言之，爱德华多不得不承认坡斯廉的孩子搞了一出相当好的恶作剧——但对凤凰队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谢天谢地，凤凰队领导层还没来得及把这个事件追溯到爱德华多身上——虽然即使他们这样做了，爱德华多也希望他们能从幽默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爱德华多并没有被命令去折磨和杀害他的鸡。恰恰相反，他接到的指示是要让他的鸡保持健康和活力。或许给鸡喂鸡肉是一个错误，但怎么知道鸡应该吃什么呢？又没有手册可供参考。

这个灾难性的事件给爱德华多的人会前景蒙上了阴影，可以说人会几乎是没戏了。本来，爱德华多在几天后就能成为凤凰队的一名具有充分资格的会员。如果这个有关鸡的事件没有把他踢出局，很快，他就能每个周末都晃悠在俱乐部里，他的社交生活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那些变化似乎已经开始起作用了。

爱德华多把身子朝马克这边倾斜，同时把手放在遮盖着的板条箱上，试图让这只还有些骚动的鸡再安静地待几分钟。

“我要在这样的事情再次爆发前离开这里，”爱德华多低声说道，“但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是否还是要继续搞。”

马克扬起眉毛，爱德华多点头笑了笑。前一天晚上，爱德华多在凤凰队的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名叫安吉，聪明可人，身材苗条，是名亚裔。安吉有一个朋友，爱德华多说服她把朋友也带过来，现在他们四个人将在格拉法顿街碰面。一个月前，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再说一下她的名字好吗？”马克问道，“我是说，安吉的那个朋友？”

“莫尼卡。”

“她是辣妹吗？”

事实是，爱德华多不知道莫尼卡是否是个辣妹。爱德华多从没见过那个女孩，但他在心里认为他和马克都没有资格那么挑剔。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女孩送上门来。现在爱德华多差不多跨进了凤凰队的大门，开始有机会接触女人——他也下定决心要把他的朋友一同带上。爱德华多还没能力把马克弄进凤凰队——但他肯定能帮马克介绍一两个女孩。

马克耸了耸肩。爱德华多轻柔地举起板条箱，站了起来。当他顺着那排座位走到走廊边时，快速地回头瞥了一眼马克的穿戴——阿迪达斯的普通款夹趾拖鞋、牛仔裤以及镶有羊毛边的帽子。随后，爱德华多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结，拂掉他那深黑色运动衣翻领上的鸡毛。领结和运动衣几乎成了爱德华多的制服，在他参加投资协会会议的那些日子里，他甚至穿了一身套装。

“要在8点到那里，”爱德华多离开那排座位的时候，回头跟马克说道，“还有，马克……”

“嗯？”

“尽量穿得好看点，改变一下形象。”

每 笔巨额财富背后都隐藏着罪恶——巴尔扎克。

如果巴尔扎克能想办法死而复生，目睹马克·扎克伯格在2003年10月的最后一周的某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晚上冲进位于柯克兰的宿舍，他就有可能会修改他的这句名言。因为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毫无争议地促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巨额的财富之一，与其说是从罪恶开始的，还不如说是以一场大学校园恶作剧开始的。

如果刚刚复活的巴尔扎克去过那个简朴的、幽闭恐怖的宿舍，他就可能会看到马克径直走向电脑。毫无疑问，这个孩子生气了，而他还有好几瓶贝克啤酒。跟平时一样，他可能穿着他的阿迪达斯夹趾拖鞋和带帽子的运动衫。别人都知道，他极度讨厌不是夹趾款式的鞋子，而他在某天下定了决心，自己只穿那种款式的鞋子。

马克可能在刻意地猛喝啤酒，想让那苦涩的味道荡漾在他

的嗓子里，他的手指在手提电脑的键盘上轻轻地敲打着，轻柔地激活了电脑。

可以看出，马克从中学时期开始就喜欢把想要说的话用打字的形式写出来，这可以让他的思维更加清晰。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马克与他的电脑之间的关系比他与世界上任何人的关系都要融洽得多。当他从那个玻璃似的屏幕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时，他欣喜无比。或许，在那个屏幕的深处，有着某种与控制有关的东西。和电脑在一起时，马克总是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或许还不仅如此，还有一种多年形成的与电脑之间的共生关系。马克触碰按键的方式给人的感觉是：那就是他的归属地。有时，这给人的感觉似乎这是他唯一的归属地。

那天晚上8点过一点的时候，马克凝视着闪着光的电脑屏幕，手指似乎找到了正确的按键，打开了一个新的博客网页——某件他这几天一直都在心里酝酿的事情。挫折感——可能来自那天晚上他刚参加过的派对——似乎成了他把这个主意进行下去并产生蜕变的最后动力。他开始写下下一个标题：

哈佛面罩/程序

也许马克凝视这几个单词有好几分钟的时间，在想他是否真的要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又喝了一杯啤酒，在键盘上寻找着灵感：

晚上8点13分：*****是个婊子。我需要考虑做点什么事情来忘掉她，我需要想点什么事情来占据我的心思。

简单地说，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主意。

马克知道，或许在内心深处，确切地说，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个拒绝了他的女孩是不公平的。相对于马克在中学和大学里遇到的大多数女孩对待他的方式而言，这个女孩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即使是像爱德华多这样跟他一样的极客，在女孩方面的运气也比他要好。而现在爱德华多又即将进入凤凰队——噢，今天晚上马克就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形。他要通过做点什么来赢回控制感，向所有人展示他能做什么。

马克又喝了一杯酒，然后把注意力转到了他的手提电脑旁边的台式电脑上——他敲了几个键把台式电脑的屏幕激活。马克迅速地打开了网络连接，上到学校的网络上去。又按了几个键后，他就要开始启程了。

马克回到手提电脑旁，继续写博客：

晚上9点48分：我有点醉了，不会说谎。要是现在还没到10点，要是今天不是星期二晚上会怎样呢？柯克兰的Facebook在我的电脑里打开着，当中有些人的Facebook图片看起来相当恐怖。

马克在扫视他台式电脑屏幕上一沓沓的图片时，不知不觉地咧嘴笑了。当然，马克认识其中一些男孩，甚至还认识几个女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他来说可能都是陌生的，尽管他在食堂或在上课的路上碰到过他们。同样，对他们来说，马克或许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而有些女孩肯定

刻意在回避他。

我甚至都想把其中一些图片放在农场动物的图片旁边，并让人们投票选出谁更具吸引力。

在这个过程的某个节点上，马克开始与他那些聚过餐、上过课和喝过酒之后回到家的朋友交流想法——这些交流大多数都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这和平时一样。他的圈子里没有人倾向于用电话，全部都是电子邮件。除了爱德华多，这个圈子里的人几乎都像马克那样对电脑痴迷。马克回到博客：

这算不上是一个好主意，甚至都不怎么有趣，但比利想出一个主意，可以比较 Facebook 上的两个人，这跟放上农场动物的照片没什么两样。不错，就打电话给奥尔森先生吧！我觉得他对此有经验。

是的，对一个像马克那样的孩子来说，那肯定是一个看似不错的主意。柯克兰宿舍的 Facebook——学校全部的 Facebook，作为学生照片的数据库——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东西，完全由学校以字母顺序编排。

这几天来抓住马克的想象的东西正变成某项实际的行动——关于一个网站的创意。对马克来说，这件酷酷的事情看起来就像是他要做的某道数学题——这项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处于网站创意核心位置的编码。这不仅是一件编写程序的事情，同时也事关建立正确的运算法则。这事儿有点复杂，马克的朋友肯定会感激不尽——即使校园里大多数的蠢妞儿和粗人会不理解。

晚上11点09分：是的，就是现在。我不是十分清楚农场动物怎样在这件事情中发挥作用（对农场动物你永远都无法确信……），但我喜欢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较这个主意。这给整件事情增加了一层更加图灵^①的色彩，因为人们对图片的评价会比诸如在 hotornot.com 上选择一个数字代表每个人的受欢迎程度要更含蓄。我们需要的另外一件东西就是大量的图片。遗憾的是，哈佛没有一个面向公众的集中管理的 Facebook，因此，我不得不向一个个宿舍的住户要来图片。而那也意味着弄不到新生的图片……见鬼。

也许在此时，马克知道自己将跨过一条界线——但从那以后，他将无法保证自己能很好地待在那条界线以内。那就是爱德华多的游戏，他穿着一件夹克衫，打着领带，加入那个最后俱乐部，与沙盒^②中的所有人一起娱乐。从马克过去的经历来看，很明显，他不喜欢那个沙盒。他看起来像是那种想把所有沙子都赶走类型。

中午12点58分：开始黑客行动。首要目标是柯克兰楼。柯克兰对一切都开放，并允许对其 Apache 配置进行索引，因此，只要一点小小的 wget 法术就可以下载整个柯克兰的 Facebook。这只不过是个小把戏。

① 图灵 (Turing)：指一种不受存储容量限制的假想计算机。——编者注

② 沙盒：指供新手练习的地方。——编者注

真的就是那样简单——对马克来说。最有可能的是，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可以把柯克兰 Facebook 上所有的图片从学校服务器上下载到他的手提电脑里。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偷窃——他没有得到使用那些照片的合法权利，而学校当然也没有把那些照片放在那里供人下载。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信息是可以获取的，难道马克就没有权利获得它吗？什么样的邪门机构可以决定他不准接近某件他能如此轻易接近的事情？

凌晨1点03分：下一个目标是艾略特楼。艾略特也是开放的，但在 Apache 中没有索引。我可以进行空白搜索，然后数据库中所有的图片都出现在一个页面上。我把这个页面存下来，浏览器会为我存下所有的图片。太棒了。继续前进……

现在，马克完全沉浸在黑客的喜悦之中。闯入哈佛的计算机系统对他来说真的是个小把戏。他比哈佛聘用来制作这个系统的任何人都要聪明，他比管理层要聪明，当然，他也比哈佛安装的安全系统要聪明。事实上，他给系统的制作者提供了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系统具有的缺陷。他在做一件好事，即使系统的制作者很有可能不这样认为。嘿嘿，马克在他的博客里记下了他正在做的事情。当他建好网站后，还会把那个博客放在网站上，供大家浏览。这或许有点疯狂，但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凌晨1点06分：洛厄尔楼做过一些安全措施，他们要求具有用户名/密码组合才能进入 Facebook。我将继续走下去，就好比是他们无权使用一级主要用户数据库，所以他们无法知道人们的密码是什么，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或许有一个洛厄尔楼中所有人都知道的单一的用户名/密码组合。那样看似比较难处理，因为网管不可能告诉住在洛厄尔楼的人如何弄清楚用户名和密码，同时又不至于把这些信息完全泄露出去。而你确实想让人们知道什么样的验证是必要的，所以看来情况也不是那样的。每个学生用什么网管有权使用的信息来作验证呢？学生证号码吗？肯定有疑问——现在只要弄到一个洛厄尔学生的姓名和学生证号码组合，我就可以进去了。但还有好多问题。照片分布在很多不同的页面上，我懒得一页页地浏览和保存。写一个 Perl 脚本来做那件事情看似不错。确实是的。

从根本层面来说，这属于黑客行为——就像一个破解密码者在某个洞穴里破解纳粹的密码。现在，马克的电脑里充满了图片，他很快就会搞到宿舍照片数据库的一半资料。校园里的每个女孩——除了大一新生——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在他的手提电脑里，在那些小小的电子字节中，代表着所有那些漂亮的抑或不怎么漂亮的脸庞，有金发女郎、黑发女郎和褐发女郎，胸部丰满的抑或丰满的，个子高的抑或矮的，她们所有人的照片都在马克的手里。这简直棒极了。

凌晨1点31分：亚当斯楼没有安全措施，但将搜索结

果限制在每页 20 条。我要做的事情就是使用我刚才在洛厄尔上用到的同一个脚本，那样就没问题了。

从宿舍到宿舍，名字以字母顺序排列——马克把所有资料都收入囊中。

凌晨 1 点 42 分：昆西楼没有在线的 Facebook，这真是遗憾。对此，我什么都不能做。凌晨 1 点 43 分：邓斯特楼是比较麻烦的，不仅没有公共目录，而且根本就没目录。你不得不进行搜索，而如果你的搜索有 20 多个匹配，那么什么结果也没有。一旦你得到了搜索结果，它们又不直接和图片相连，那么它们会和一个重新导入到别的某个东西的 php 相连，这有些怪怪的。这可能会很难，我等一会儿再来。

对于那些他不能马上搞到的宿舍，马克会稍后再想办法。没有他不能逾越的障碍。哈佛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不是马克·扎克伯格的对手，也不是他的电脑的对手。

凌晨 1 点 52 分：莱弗里特楼要好一点儿。莱弗里特也要你搜索，但你只要做一个空白搜索，就可以连上带有每个学生照片的网页。有点让人讨厌的是莱弗里特一次只让你浏览一张照片，要我浏览 500 页来一次次地下载图片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对有必要闯入 emacs 把那个 perl 脚本给改了。这次我要看看目录并弄清楚找到与 regexes 连接需要访问哪些页面，然后就去找到连接的所有页面并把

那些图片从上面截下来。编写这个脚本需要先试几次……可以再喝一杯贝克啤酒了。

马克很有可能处于完全清醒的状态，他很起劲儿地干着这件事情。他不在乎现在有多晚了。对马克这样的小伙子来说，时间是成功的另一件武器，就像字母顺序一样。那些伟大的工程师，黑客们——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别人不一样。

凌晨2点08分：马瑟楼基本上和莱弗里特一样，除了把目录细分成了班级。马瑟的 Facebook 里也没有任何大一新生……太薄弱了。

马克在深夜里一路前进。到凌晨4点的时候，他似乎做完了一切——从那些宿舍的数据库中下载了成千上万的照片。可能有几个宿舍从他在柯克兰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式的窝点里无法从网上进入——或许需要那些宿舍里的 IP 地址才能进入那些网站吧。但也有可能马克知道怎么做——只要出去跑跑腿儿，做点采访工作就行了。只要几天时间，他就可以搞到他需要的所有信息。

一旦马克得到了所有的数据，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写出运算法则——使网站运转的复杂数学程序。然后就是程序本身。最多只要一两天就可以做好这些事情。

马克打算把这个网站命名为 Facemash. com。那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

可能哈佛会为了法律原因限制这个网站，而不会意识

到它是一个有价值的尝试，或许可以扩展到别的学校（甚至连那些外表俊秀的人也会使用它）。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是建立这个网站的怪人。哎，最终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的……

也许他咧嘴笑了，把剩下的贝克啤酒一股脑儿地喝完，最后，网站上线时，马克写下面向访问这个网站的每个人的介绍语。

我们会因为我们的长相而受到伤害吗？不会的。我们会遭受以貌取人吗？是的。

是的，这个网站真的会很棒。

在剑桥那个寒冷的秋日夜晚，如果你要问这个电脑黑客接下来将会做什么事情，那么答案似乎相当明确。

在他所创建的博客里，记录了他建立 Facemash 时的整个思想过程，由此可猜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还有其他说法，但我们知道对于有些宿舍，马克还没能闯进。也许他通过别的什么方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信息，我们当然不能对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但我们可以想象事情可能的经过。

在哈佛的学生宿舍区。在半夜时分。一个精通电脑安全设置并知道如何规避这种设置的孩子。一个置身于了不起的、萌动着激素的大学生活的围城之外的孩子。他或许也是一个想进入这个围城的孩子，抑或只是一个想证明自己能做点什么和比别人聪明多少的孩子。

想象一下这个孩子。他蹲在暗处，真的蹲得很低，手和膝盖都放得很低，蜷缩在一个天鹅绒沙发后面。他用手摸到了背

包里面的索尼手提电脑，猛地把电脑拉了出来。一根以太网电缆已经连在了手提电脑上，当他给这部设备通上电源时，电缆线摇来晃去的。他有着专家般的熟练程度，抓住电缆线的尾端——把它塞进墙上的接口，在石膏装饰板条上方几英寸的地方。

他的手指在电脑的键盘上快速地轻弹了几下之后，就开始用上了几个小时之前才写的程序并看着手提电脑的屏幕对他眨着眼。在他的作用下，我们几乎可以想象电子信息的微小数据包通过虹吸管输送至电缆线里，它们是从建筑本身的电子灵魂中选出的微小的纯能量脉冲。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手提电脑差不多是在静悄悄的暴饮暴食中发出呼呼的运转声，这个孩子不时地朝自己身后看看，以确定房间里没有别人。毫无疑问，他的心跳加速了，我们可以想象微小溪流般的汗水从他那狭小的背部流淌下来。我们不认为他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但肾上腺素总是高涨，这给人感觉就像是詹姆斯·邦德式的胡说八道。在这个孩子的内心深处，是肯定知道他在做的事情也许是非法的——当然也不符合学校的规定。但这又不是真正的一级谋杀。正如黑客的盛行，这甚至都比不上入店行窃。

他没有从银行偷钱，也没有入侵国防部的网站。他没有干扰某些电力公司的输电网，甚至也没有追踪某个前女友的电子邮件。对比一个像他那样高水平的黑客真正能做的事情，可以说是他根本就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只不过是宿舍的数据库中弄几张图片，只有这些了。噢，

也许不只是几张图片——所有的图片。而且，有可能那是一个私有的数据库，一个应该有密码才能进入的数据库——还需要有一个从这个具体的宿舍楼里得来的 IP 地址跟那个密码一起才能进行搜索——好的，这不能算是完全清白的。但也不算上一宗死罪。在这个孩子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份伟大的善心。

只要再多花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可以弄完了。一份伟大的善心。自由获取信息以及那些没用的东西的权利——我们相信，对他来说，那是真实的道德准则的一部分。这有点像黑客信条的延伸——如果有一堵墙，你会找到一个办法击倒它或翻过去。如果有一堵围墙，你会冲破它。那些垒起墙壁的人，就是“当权机构”——他们是坏家伙。这个孩子是好人，他在打一场漂亮的仗。

信息就意味着分享。

照片就意味着可以看。

一分钟后，手提电脑发出一声轻微的哔哔声，表示任务已完成。这个孩子把以太网电缆从墙上的插口里拔出来，把手提电脑塞回他的背包里。这个宿舍是弄完了，可能还有两个宿舍要弄。我们几乎都能听到詹姆斯·邦德式的主题音乐在这个孩子的脑海里划过。他把背包挂在左肩上，向门口飞奔。他把书本收回来，溜出客厅，任由门在他身后咔哒一声关上。

直到72小时过去之后，马克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在清醒之后，他肯定会觉得那个喝醉了的夜晚如此漫长。但他还是把那件事情搞定了，虽然他会继续他的生活，去上计算机课，去上基础课，跟爱德华多和其他一些伙伴在食堂里晃悠。以后，他可以告诉大学学报的记者，自己根本就没对 Facemash 抱太多想法，只不过把它看成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一个需要解决的数学和电脑问题。仅仅在几个小时以前，当他完成那件事情的时候——完美、精彩、漂亮地做完了——他给几个伙伴发过电子邮件，为的是得到看法、反馈，抑或些许赞美。然后他跑去参加一门课程的会议，出乎意料，这花了他好长时间。

当他回到柯克兰的宿舍时，他打算要做的事情就是放下背包，查看电子邮件，然后赶快去食堂。但当他回到卧室时，他的注意力立即移到了他桌子上仍然开着的手提电脑上。

让他吃惊的是，屏幕冻结了。

他明白了。这个手提电脑被冻结了是因为它在担当 Face-mash. com 的服务器。但那毫无意义，除非——

“该死的。”

在参加会议之前，马克已经把 Facemash. com 的链接发给了
一些朋友。但显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把这个链接转给了各自
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节点上，它积聚了自己的力量。
从程序追踪来看，这个链接似乎已经被转发给了很多不同的电
子邮件列表——包括校园里某些学生团体所管理的列表。某人
已经把它发给了跟政治学院有关的每个人，这是一个有着上百
个会员的组织。另外的某个人把它发给了 Fuerza Latina——一个
拉丁美洲女子问题组织，而那里的某个人又把它发给了哈佛黑
人女子协会。它还被传到了《深红》，同时也被连到了某些宿
舍的电子公告栏上。

Facemash 无处不在。一个你可以比较两个本科生女孩的照片
的网站，投票选出谁更热辣一些——然后再观望着一些复杂的
运算法则算出谁是校园里最热辣的妞儿——像病毒一样在整个
校园里流传着。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网站已经登入了 22 000 份投
票。在过去的 30 分钟时间里，有 400 个孩子上过这个网站。

见鬼，这不好，链接不应该这样传出去。马克在后面会解
释，他想得到一些看法，也许会稍微进行一些调整。他想弄清
楚下载那些图片的合法性如何，也许他根本就不该让那个网站
上线的，但现在为时已晚。互联网的特点是，它不是铅笔，而

是钢笔。

你把某件东西放上去后就没法擦掉它了。

Facemash 已经在线上了。

马克身体前倾，敲击着桌上的键盘，用密码进入他编写的程序。在几分钟的时间内，他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消灭了，关闭了它。他注视着他的手提电脑屏幕最终变成空白。当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时，他的手指在颤抖。

他预感到自己闯了大祸。

从外观上来，四层楼的喜乐斯大厦更像是一座紧急降落的太空站，而不是一座大学图书馆。这座大厦有着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向外凸的柱子和闪亮的钢筋玻璃面。和夸德的其他建筑一样，夸德图书馆是校园里比较新式的建筑，因为它是如此深藏于校园之外，同时也不受常青藤学校传统的制约，或许建筑师认为他们可以侥幸地造出任何建筑，哪怕是一个彰显未来主义的怪物。这样的建筑貌似更适合街那边的 MIT 校园。

此时，泰勒正坐在像宇宙飞船般的图书馆的第三层后部一个角落里，他那六英尺五英寸的身躯被塞在一副组合式桌椅的套件中，那似乎是折磨他身体的一件艺术装饰性家具。他特意挑了这么个桌椅组合式怪物，图的就是它的不舒适性。现在几乎还没到早上 7 点，而且又是星期一，他刚进行了训练，现在需要采取某些别样的措施来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

在他面前的课桌上放着一部打开着的硕大的经济学教科书，紧挨着一个来自附近的福兹海默宿舍楼食堂的大红色塑料托盘，托盘上有一根吃了一半的大腊肠三明治。即使泰勒和卡梅隆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前才吃完早餐，泰勒还是感觉很饿。看书是来图书馆的原因，而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泰勒就要去听115号经济学的课程——大腊肠三明治是唯一能使他保持清醒的东西。不见了的那一半三明治还仍然在他的嘴里，他在忙着嚼嘴里的东西，以至于都没听到蒂维雅从后面向他走来。

蒂维雅拍了一下泰勒的肩膀，并把一份《深红》杂志啪地扔在塑料托盘上——把剩下的大腊肠三明治震得到处都是。

“我们不是要在《深红》里找一个电脑程序员吗？”蒂维雅几乎是咆哮着说出这句话的。泰勒愤怒地注视着他，嘴里包着一大团嚼烂了的肉末。

“你这是怎么了？”

“对不起，把你的三明治弄坏了。但看看这个标题吧。”

泰勒一把抓过报纸，把背页上的番茄酱抖掉。他又瞪了一眼蒂维雅，然后朝他的印度朋友指的方向看了看。当泰勒把目光从标题移到正文时，他扬了扬眉毛，快速地浏览了前面几段内容。

“噢，这很酷呀。”他称赞道。

蒂维雅点了点头，咧嘴笑了笑。泰勒向后靠在椅子上，把脖子伸长，以便可以看到角落的四周。他刚好可以看到卡梅隆的腿从一个相同的桌椅组合下面伸出来，离他不到10英尺远。

“卡梅隆，醒醒吧，你这个笨蛋快点到这边来一下！”

附近有几个学生抬头看了看，看到是泰勒——然后都回头各自做功课。卡梅隆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才从桌椅上分出身来，但最终还是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过来，在蒂维雅旁边坐下。卡梅隆脑后的头发竖立着，眼睛里面布满了血丝。那天早上，河面上的风相当猛烈，划船练习的强度特别大。但泰勒在没看到蒂维雅给他的东西之前，看起来没有他的兄弟那样疲倦。

泰勒把报纸递给卡梅隆。卡梅隆看了一眼文章标题，点了点头。

“是啊，我昨晚听到坡斯廉的某个男孩在谈论这件事。山姆·肯辛顿相当恼火，因为他的女朋友詹妮·泰勒被这个网站排名为第三，而她的室友凯莉却排在第二——”

“她还有一个室友金妮被排在第一，”蒂维雅插着话，“并非任何人都感到吃惊。”

泰勒的脸上不得不挤出笑容。詹妮、凯莉和金妮可以说被认为是校园里最火辣的大二女生。她们在大一时就是室友了，应该是被随机地安排在一起的。但校园里没人会认为这是真正随机的——特别是自从有人弄清了她们大一时宿舍电话号码的最后五位竟然是“3FUCK”^①。哈佛宿舍管理处因制造像那样的小恶作剧而出名，他们把名字相似的孩子安排在同一个宿舍。在泰勒大一时，就有一个“汉堡包”（Burger）和一个“炸薯条”（Fry），还有至少两个布莱克（黑色）和怀特（白色）住

^① 美国的电话号码不仅是0~9等十个数字的组合，其中还融进了英文字母，通常英文字母位于电话号码的后几位。——编者注

在一起。然后又有詹妮、凯莉和金妮这三个校园里最火辣的金发美女，共处一室，电话号码是3FUCK。作出这些安排的那个人应该被炒鱿鱼。

但宿舍管理处并不是《深红》中文章的主题。这三个金发美女被一个网站进行了排名——据《深红》的消息称，这个网站叫做 Facemash，一种“火辣与否”的克隆，学生可以根据女孩的图片来评价她们——这已经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个网站又很快关闭了，”蒂维雅继续说着，指着《深红》，“这上面说是那个制作这个网站的孩子自己关闭的。当他制作这个网站时，他没有意识到人们会为之疯狂。即使在他的博客上，他也把女孩比做农场动物。”

泰勒仰靠在他的椅子上。

“谁疯狂了？”

“噢，女孩，很多女孩。校园里主张女权的团体发了一大堆邮件。然后是学校——那么多的人都同时上了这个网站，甚至都阻塞了学校的宽带网络。教授们无法登录他们的电子邮件账号。弄得到处一团糟。”蒂维雅说。

泰勒轻吹口哨。

“哇。”

“是啊，哇。它在20分钟里得到了20 000次点击。制作这个网站的那个孩子现在闯了大麻烦了。他似乎从那些宿舍的数据库里偷窃了所有的图片，以黑客的形式入侵并把那些照片全都下载下来了。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将被登上广告版。”蒂维雅说。

泰勒当然知道广告版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管理层中的

纪律组织，通常由一些系主任和学生顾问组成，有时甚至是大学律师和大学管理人员他们自己。泰勒有一个在波斯廉的朋友就曾被指控过在历史考试中作弊。那个孩子不得不在两个系主任和一个高级导师面前认错。广告版有很大的权力——它可以让你停学，甚至要求开除你。虽然在这件事情上，泰勒觉得惩罚不会有那么严重。

那个制作 Facemash 的孩子可能会被留校察看。他的名声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校园里的女孩不会给他很高的评价。虽然这个孩子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好色之徒，但是把女孩比做农场动物，有这样的事情吗？如果你在和女孩约会的话，是不会想出这样的比喻的。

“这上面说，这还不是他做的第一个程序，”卡梅隆说道，匆匆看过那篇文章，“他弄过一个叫做课程搭配的东西。你记得吗，泰勒，就是那个在线课程表，是可以选课的。他应该在中学时期就是个了不起的黑客。”

泰勒觉得自己的内心中充满了能量。他喜欢他所听到的这一切。这个孩子搞的网站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是一个出色的程序员，肯定也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也许他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我们应该找这个孩子谈话。”泰勒说。

蒂维雅点头表示同意。

“我已经给维克托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个孩子在某个计算机课程上和他同班。但他告诫我说那个孩子有点古怪。”

“怎么个古怪法？”卡梅隆问道。

“你知道吧，在社交方面有点孤僻。”蒂维雅说。

泰勒看了一下卡梅隆。他们确切地知道蒂维雅的意思。孤僻并非正确的词语，在社交方面较木讷可能更准确。在哈佛有很多那样的孩子。要想进入哈佛，你必须是个全才——比如说，一个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同时又是学校体育队的队长。要么你就得在某方面确实非常非常突出——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要强。比如，一个小提琴大师，或一个获奖的诗人。

泰勒乐于认为他和他的兄弟是全才——但他不想愚弄自己，他也知道在划船方面他们确实非常非常优秀。

显然，这个孩子在电脑方面也确实非常非常优秀——因为听起来他应该不是某个学校体育队的队长，这是非常肯定的。

“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泰勒问，他的思绪已经在呼呼地往前面跑了。

“马克·扎克伯格。”蒂维雅回答说。

“去给他发个电子邮件，”泰勒决定道，轻轻地拍着《深红》，“让我们看看这个叫马克·扎克伯格的孩子是否想被写入历史。”



站在魏德纳图书馆的台阶上，在上午 11 点的强烈光线之下，哈佛校园看起来和过去 300 年里没什么两样。

沿途种有树木的小道蜿蜒在一块块精心修剪的草坪中。古老的砖石建筑物被常春藤覆盖着，它们是弯来绕去的绿色植物，像血管一样缠绕在老化的建筑物表面上。从爱德华多站立的最高一层台阶的有利位置放眼望去，只能看清远处的纪念教堂，而在那后面的东西都看不清，既看不到太空时代科学中心，也看不到四四方方的大一学生宿舍卡纳迪楼，在他的视野里没有任何一座新式建筑会破坏校园具有历史气息的朴素的整体感。爱德华多有一种预感，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没有一个学生经受过和坐在他旁边的这个孩子完全一样的荒诞折磨。

爱德华多审视着马克。马克正翘着腿坐在一旁的台阶上，支撑着这个大型石砌图书馆天花板的巨大柱子投射出影子来，把身体的一部分给遮盖住了。马克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他看

似不舒服，和平时一样——但在此刻，爱德华多心里非常清楚他的朋友感觉不舒服并非完全由衣服引起。

“真不爽。”爱德华多说，他将注意力移回到了校园。

他看到一对漂亮的大一新生急匆匆地行走在校园小路上。两个女孩戴着配色的深红色围巾，其中一个把头发盘了起来，露出花瓶般修长的脖子。

“有点像在做结肠镜检查。”马克回答说。

马克也在注视着那两个女孩。也许他想的和爱德华多一样——她们也许听说了 Facemash，也许在《深红》里面读到过它或在校园在线公告版上看到了什么消息。也许，她们甚至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马克不得不在广告版前就此事作出解释，他被要求在至少三个系主任面前，更不用说还有电脑安全专家面前，为他在不经意间引起的麻烦反复道歉。

有趣的事情是——那些系主任看似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那么烦恼。是的，马克是入侵了学校的电脑，他也下载了图片。他知道那是错的，当然也会为之道歉。但真正令马克感到困惑的是校园里的各个女性团体把愤怒指向他——不仅是那些团体，还有那些女孩自己，她们当中的很多人发了电子邮件，写了信，甚至还通过她们的男朋友转达了她们的看法。在食堂里、在教室，即使是在图书馆的书架边，不管马克出现在哪里，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广告版会议上，马克坦然承认了自己在入侵校方电脑系统方面犯的错误——但他同时也指出他的行为使学校电脑系统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凸显了出来。马克争辩道，他的绝技还有

一线希望，而且他还自愿帮助学校修补系统的缺陷。

此外，马克还勇敢地指出当他发现那个网站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时，他就自行关闭了它。他绝没有想让 Facemash 在校园里蔓延的意图——那只不过是失控的测试版本。那只不过是一项特技，而且，马克并非想通过网站做某件恶意的事情。

坦诚地说，马克在社交方面的木讷——和他对 Facemash 收到的反响的困惑感——成了他无辜的最佳辩词。聚在一起的系主任看着他，听着马克生硬的辩解之词，他们觉得他真的不是一个坏孩子——他只不过和别的孩子想得不一样。他没有意识到女孩会因为男孩在对她们的外表投票而气得发疯——见鬼，马克和爱德华多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男生都从性意识萌芽之时就对女同学外貌的热辣程度进行了排名。爱德华多敢肯定，某些古生物学者会在某天找到一个草拟尼安德特女孩排名的洞穴——制作那样的表格只不过是人类的天性。

对于一个外部观察者来说，马克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心里在想的事情，那种你跟你亲密的极客朋友在你的极客巢穴里私底下进行的交谈——在公众的眼里看来不是很好。如果你建议把女孩的照片和农场动物进行比较，那么你会让人们生气。

马克确实让很多人生气了。但那些系主任出于好意，已决定不会因 Facemash 的事情让他停学或开除他。他们想给马克一个某种形式的留校察看的机会——真的，他们只是告诉马克在后面的两年时间里不要再找麻烦，否则就要受到重罚了。他们没有明确地定义“否则”的含义是什么，但不管怎样，那都是对马克的严重警告。

马克从这个事件中幸存了下来，他的学业也没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然而，他在校园的声誉却没那么容易恢复。如果他在以前就很难受到女孩的青睐，那么现在就更难了。

还有，人们知道了马克·扎克伯格这个名字。《深红》的报道使这确信无疑。这份报纸甚至还对有关 Facemash 崩溃的最初报道进行了追踪报道，他们发表了一篇社论，谈论 Facemash 的流行，以及为什么说这个网站得到的点击率表明人们对某种在线图片共享社区抱有兴趣——虽然不是指一个具有负面倾向的网站。马克无疑激起了人们的这种兴趣——就是那样的，不是吗？

当那两个大一女生走出他们的视线时，马克把手伸进他的后衣袋，摸出一张折叠的纸，然后把身子转向爱德华多。

“我想给你看样东西。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马克把那张纸递给爱德华多，爱德华多把它打开来——那是一封电子邮件，是从马克的电脑上打印出来的。

你好！马克。我从我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无论如何，我和我的团队都需要一个会 php、sql 的网站开发员，最好还能会点 java 的基础知识。我们正在全力开发一个网站，并清楚这个网站将在校园里产生一些影响，希望你能加入我们。请打我的手机或给我写个电子邮件，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空在电话上交流以及跟我们的现任开发员碰面。这将是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经历，特别是如果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话。我们将在得到你的回复时告

诉你细节。干杯！

电子邮件的署名是一个名叫蒂维雅·纳伦德拉的人，并被抄送给了一个名叫泰勒·温科吾斯的人。爱德华多看了两遍，以理解这个邀请的含义。这些孩子看似在搞某个秘密的网站——也许他们在《深红》上面知道了马克，还看到了他的 Facemash，因此认为马克可以对他们正在建立的东西帮上忙。他们当然不认识马克——他们是在对他的声誉以及他突如其来的坏名声作出反应。

“你认识这些男孩吗？”马克问。

“我不认识蒂维雅，但我知道温科吾斯兄弟。他们是大四的，我想他们应该住在夸德，他们是划船的。”

马克点了点头。他当然也知道温科吾斯兄弟。当然不是私下里认识，但你不可能不在某些地方留意到他们。一对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的双胞胎似乎很难在人们的视线里被错过。但不管是爱德华多，还是马克都没跟这两个运动员打过招呼，他们交友的圈子几乎完全不同。泰勒和卡梅隆是波斯廉的会员，他们是运动员，常跟其他运动员在一起晃悠。

“你打算跟他们谈谈吗？”爱德华多说。

“为什么不呢？”马克反问道。

爱德华多耸了耸肩。他又看了一眼那张纸，说实话，他对此没什么好感。爱德华多不了解温科吾斯兄弟，也不了解蒂维雅，但他了解马克，而且他无法想象马克会和那样的孩子处得来。要长期和马克交往需要某种“理解力”，而像温科吾斯兄

弟那样的男孩是理解不了像爱德华多和马克这样的极客的。

当然，爱德华多进展得不错，他经常在凤凰队晃悠，正在为入会而奋力前进。爱德华多敢肯定那个程序将在大约一周后结束——届时，他将成为一个具有充分资格的最后俱乐部会员。但做一个凤凰队会员跟做一个波斯廉会员还是有巨大差别的。凤凰队的宗旨在于学习怎样跟女孩交流、怎样豪饮，还可能学到如何跟女孩约会。而波斯廉的宗旨在于学习如何掌控世界。

“我得说去他们的，”爱德华多回答道，“你不需要他们。”

马克把那张纸拿回来胡乱塞进他的口袋里。然后系了下鞋带，想把鞋子弄松点儿。

“我不知道。”马克说。爱德华多能看出他已经作出了决定。也许在马克的心中，对和温科吾斯兄弟那样的男孩一起晃悠的主意产生了某种兴趣，或者也有可能是另一个乐子而已，和Facemash一样——某种看似会有趣的东西。

或者，正如马克所说的，也一直在说的：

“这也许会很有趣。”

“哦，见鬼！小伙子们，看好你们的女朋友啊。看看谁来吃饭了。”

这会儿，泰勒和卡梅隆已到了柯克兰食堂的中部，以近似慢跑的速度行走在桌子之间。泰勒看到那个像牛一样强壮的大四学生向他们走来，手放得很低，也伸得很长，做成一个虚假的拥抱动作，他那宽大而松弛的面颊呈现出随意的露齿微笑——是的，他不得不佯装笑脸。这种想在河边宿舍楼碰面而不引起注意的想法是愚蠢的——泰勒和卡梅隆两人都在柯克兰有很多朋友，包括一些坡斯廉会员，还有一大把赛艇队友。戴维斯·马尔罗尼既不是坡斯廉会员也不是赛艇队的，但很难避开他，因为他有差不多 300 磅重，而且在学校足球队里踢中锋——现在他正径直走向他们。

泰勒佯击他的左方，但太慢了，戴维斯给了他一个高及腰际的熊抱，使他的脚离地足足有五英寸那么高。在放下泰勒之

后，戴维斯跟两兄弟都握了手，然后对他们竖起他那浓密的眉毛。

“到河边的宿舍楼来看看吗？是什么风把你们从夸德给吹来了？”

泰勒看了卡梅隆一眼。他们已达成共识，目前最好还是对与电脑天才的会面守口如瓶。这和他们的秘密网站不一样，他们的朋友知道它，还有几个波斯廉的兄弟也知道。但这个叫马克·扎克伯格的孩子是目前校园里的一个关注点，而且他们肯定还没准备好作出任何《深红》级别的宣告。

见鬼，他们还没见到这个孩子呢——但他们知道他对他们的网站非常感兴趣，并想成为他们即将建立的网站的一分子。蒂维雅和维克托两个人都和这个孩子来往了很大一堆电子邮件了，根据他们的说法，马克看起来真的很感兴趣。他在最近的电子邮件中说的那些话，让他们觉得这趟河边宿舍之行来得值。

我诚心想和你们交流，但我需要处理 Facemash 的后果——明天可以吗？我真的很有兴趣了解你们的项目。

但在柯克兰的晚餐聚会并不表示一个完全合伙关系的建立，在事情没有确定下来之前，泰勒不需要让整个学校都知道他和他的兄弟在和搞 Facemash 的孩子合作。可是，认为他和他兄弟来柯克兰可以不用碰到朋友的想法有些愚蠢。戴维斯的女朋友跟卡梅隆的某个前任女朋友是室友，而且不管怎么说，足球和赛艇有着相似的训练时间安排，因此，他们总能互相碰见对方。

“我们听说那是一个乔先生汉堡之夜，”泰勒回答说，“我

们一直想要有一个美味的乔先生汉堡。”

戴维斯笑了。他朝一个靠窗的桌子做手势，那里坐满了体形高大的男孩，他们穿着相同颜色的哈佛运动衫。

“干吗不跟我们一起？我们随后会去 Spi 酒吧喝一杯，也许会去格拉夫顿。我的伙伴在韦尔斯的穿梭巴士上弄了些小姐。应该会很不错的。”

泰勒眨了眨眼。“穿梭巴士”是哈佛的一项设施——一个像货车一样的巴士，在哈佛校园和几个附近的女子学校之间运行——还有几个思想更开明的男女共校的学校——来回地运送学生，大多是在周末。所有有点社交意识的哈佛毕业生都在他们的大学生涯中至少乘坐过一次穿梭巴士，泰勒闭上眼睛后仍能想起那仿佛弥漫整个巴士的浓厚的酒精和香水味。但今晚，他对穿梭巴士及其活动不感兴趣。

“不好意思，兄弟，今晚不行，要不下次吧。”

泰勒轻拍了一下这个大孩子的肩膀，向那桌运动员挥了挥手，然后继续行走在食堂里。一路上，他情不自禁地想到在某些方面穿梭巴士跟他和他的兄弟在搞的那个项目有些相似：哈佛联谊会的有些特征可以被描述成电子版的穿梭巴士——一个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超顺畅的连接，但不用在巴士的后部坐很长的时间，只要在你的手提电脑上点击就可以了。可以说，这是个能一站式地得到和你心仪的对象交流的机会。

卡梅隆拍了一下泰勒的手臂，指向方形食堂最后面的一张桌子。在桌子的中央，有个孩子在朝他们挥手。这个孩子瘦瘦高高的，有着一头蓬乱的金咖啡色卷发。他穿着一条活泼的宽

大短裤，即使外面有30度，他的双颊仍呈现出某种苍白感，给人感觉好像他很久都没晒过太阳了。

坐在他旁边的还有另一个孩子——他身材矮小，头发是黑色的，头低着，也许是这个孩子的室友——但那个孩子在他们走近的时候起身离开了，只留下了马克自己。泰勒先走到桌子边并伸出手。

“我是泰勒·温科吾斯，这是我的兄弟卡梅隆。很抱歉蒂维雅没能来，他有一个研讨会抽不开身。”

当他们握手时，马克的手给人感觉就像是条死鱼。泰勒在他对面的一个位置落座，卡梅隆找了个泰勒右边的位置坐下。马克看似不会先开腔说话，因此泰勒就开门见山地说起他们的项目来。

“我们打算把它叫做哈佛联谊会。”他开始说道。然后他就对他们正在努力建立的网站进行了一番全面的解说。他尽量做到言简意赅，首先——对在线碰面场所这个主意的解释，在这里，哈佛的男孩和女孩可以互相认识、共享信息、联谊。这个网站将分为两大块：一个是约会，一个是联谊。学生们可以发布他们自己的图片，放一些个人信息在上面，还可以联谊。随后他又解释了这个网站背后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人们目前互相认识的途径有些缺乏效率，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要遇到诸多阻碍，而哈佛联谊会能让人们根据各自的个性——或其他任何他们在网站上发布的信息——连接在一起，而不受限于地理位置。

虽然很难读懂马克的面部表情，但这个孩子似乎立即就明

白了这个意思。马克喜欢这个可以遇见女孩的网站的概念，而他也敢肯定做这样的程序对他来说不会很难。他问卡梅隆目前维克托把这个编码做得如何了，卡梅隆建议他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会把必要的密码告诉给马克，以便他可以进入维克托的工作内容里去看看，而且马克还可以把编码下载下来，这样就可以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工作了。卡梅隆猜想他们还有大约 10 ~ 15 个小时的编程工作要做——这对一个像马克这样的孩子来说不是件繁重的任务。卡梅隆又作了一些更详细的解释，泰勒靠在他的椅子上，看着这个孩子听卡梅隆说话。

泰勒能看出随着他兄弟的讲解，马克变得越来越兴奋。他之前所表现出的那种木讷感似乎随着对电脑这个话题的深入探讨而逐渐消失，而且跟他们所交谈过的其他电脑人才不同，马克似乎能够体会到泰勒和他的兄弟带来的热情和使命。然而，泰勒心里清楚这个孩子想知道如果他把网站搞起来了会得到什么回报，因此，泰勒在他兄弟停止说话之后就马上切入了这个话题。

“如果这个网站成功了，我们都会赚到钱，”泰勒说，“但比钱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酷的事，而且我们想让你成为这一切的中心。这会使你再次回到《深红》——但这次，这个报纸会称赞你，而不是臭你。”

在泰勒看来，这个邀约相当简单。他们将是这个项目的合伙人，因此，如果该项目赚到了钱，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好处。但到了那时，马克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的创立来恢复他的形象。他还可以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这对电脑人才而言是难得的，

因为他们通常都被淹没在后台——以及利用这个网站提升他的社交状况。

看着这个孩子独自一人坐在食堂的后部，明显地露出木讷的表情——泰勒知道这肯定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想法。让网站运行起来，从中得到一些名气——谁知道呢，或许它会让这个孩子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让他拥有社交生活，让他从极客的生活模式中跳出来，让他约到那些他在计算机实验室里无法约到的女孩。

泰勒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孩子——但谁会对这样的邀约置若罔闻呢？

在碰面结束之后，泰勒知道这个叫马克的男孩对此非常着迷。当他们再次握手时，他的手不再给人死鱼般的感觉，而更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程师的手。泰勒离开了桌子，心中欣喜不已，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似乎能真正理解他们要做的事情的人。

泰勒是那么的兴高采烈，以至于都觉得他和他的兄弟有时间加入那些足球小子的队伍，去 Spi 喝上一杯了。离实现哈佛联谊会的想法又近了一步，也许是该小小庆祝一番了。

说到庆祝，有什么比去穿梭巴士那里看看更合适的呢？

在一个晴好之日，从开放式的铬化玻璃厨房散发出的烤大蒜和帕马森芝士的浓烈香味令人兴奋，也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但今天压根儿就不是个好日子。爱德华多的头在抽痛，他的眼睛就像是被蘸了漂白剂那样灼痛难忍。香味使他几近窒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爬到他就座的那张桌子底下，在地板上蜷成一团，然后昏昏入睡。可他没那样做，而是大口大口地喝着面前的冰水，竭力使自己看清他手上拿着的小菜单上模模糊糊的字。

爱德华多没有因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责备餐厅。剑桥1号是爱德华多最喜爱的位于哈佛广场的餐厅，他一般都期待吃到那里厚厚的多层比萨。你可以从教堂街的两个街区外闻到剑桥1号中传来的香味，这个小地方颇具现代感，每个摊点都坐满了人，还有挨着这个开放式厨房的小酒吧，也都座无虚席。但在此时，爱德华多对比萨不感兴趣。一想到吃东西，他内心中那

脆弱的平衡感就立刻受到威胁，他的内心正在挣扎着，在想是否要快点跑回宿舍，把毯子盖到身上，让自己消失两天。

他也可以把这两天混过去。再过一个星期就到1月了，再说，在两个星期的寒假之后，他甚至还没开始上课呢。事实上，他头天才从迈阿密回到校园。在洛根落下脚之后，他直接就去了凤凰队——真的，为了能从在家待太长时间的压抑中解脱出来。

爱德华多带着心灵净化的需求回到了校园——他毫不费力地就在凤凰队找到了一个倾吐心声的人。他还在那里碰到了一些和他一同入会的新会员，他们都把烦心事抛到脑后去了。他们仿佛在试着重现他们入会那天晚上受到的伤害——那只不过发生在10天前。

爱德华多咧嘴笑了笑，即使是在回想那天晚上受到的伤害——真的，那是他生命中最疯狂的一个晚上。那件事情的开端是没有什么伤害的，爱德华多穿着一件礼服，和其他的新会员一起像士兵一样整齐地行进在哈佛广场，然后他们又被召回奥本山大街的大厦并被带进会所楼上的客厅里。

这个仪式开始于一项古老的赛艇运动。新会员被分成两个组，在台球桌前排成一行——每组的第一个孩子拿到一瓶杰克·丹尼（Jack Daniel's）^①。一个会员吹响口哨之后，比赛就开始了。每个新会员都被告之要尽可能地多喝——然后再把瓶子递给组里的下一个孩子。

① 杰克·丹尼（Jack Daniel's）：世界十大名酒之一，顶级洋酒。——编者注

遗憾的是，爱德华多那组没有在比赛中获胜——作为惩罚，他们不得不再玩一遍这个该死的游戏，要喝更大瓶的伏特加。在那之后，爱德华多对那晚的记忆就差不多是一片模糊了——但他能记得被命令行走到河边，仍然穿着他的礼服。爱德华多记得那时有多么冷啊，站在那里，只穿着他那单薄的小上衣，而12月的风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那昂贵的白衬衫上。然后他记得兄弟们告诉他和其他的会员还要再次进行比赛——只不过，这次是游泳比赛——要游到查尔斯河对面然后再游回来。

听到这个主意的时候，爱德华多差点晕倒。众所周知，查尔斯河的污染相当严重——更糟糕的是，在12月中旬，这条河的某些地方已经开始结冰了。即使是在没喝酒的情况下游过河也是异常恐怖的——何况还醉了呢？

即便如此，爱德华多也毫无选择。凤凰队对他而言意义太重大了，他无法就此打住——因此，像其他新会员一样，他开始脱鞋和袜子，然后在河边排队等候，身体前倾——

可是，谢天谢地，就在那时，俱乐部的兄弟们都从暗处走了出来，发出阵阵大笑和欢呼声。那天晚上不必游泳了——只是又喝了一些酒，还搞了些其他的仪式，而到处都是祝贺的声音。不出几个小时，入会仪式结束了，爱德华多成了凤凰队的一名正式会员。

爱德华多现在可以自由进出楼上的大厅以及俱乐部的私密房间了，可以随心所欲地熟悉大厦的一些隐蔽处和裂缝了，在这里，他将度过他将来大多数的社交生活的时光。令爱德华多吃惊的是，昨晚他发现在俱乐部楼上甚至还有卧室——即使没

有人真正住在那里，他也能猜出卧室是用来做什么的——而这样的想法致使他和俱乐部同伴多干了好多杯酒——也致使他陷入了现在这种害怕的心境中。

太糟糕了，事实上，当他终于认出正在拥挤的酒吧里艰难挪动身子的马克时，他正打算到房间外面去，并正朝门的方向走。马克的头上戴着帽子，眼睛里闪烁着令人感到陌生的目光。爱德华多立即决定至少他还可以再忍几分钟疼痛，他很少见到马克的眼睛里流露出那样的神情，而那只能意味着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至少，这件事情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碰面而不是在通常去吃午饭的食堂。

正当爱德华多把位置换回来，坐到冰水和菜单面前时，马克也挤了过来。但从马克脸上的表情看来，爱德华多感觉他们不会马上点东西。马克看起来像是要一吐为快。

“我想出了个主意。”马克开口说道，然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

过去一个月以来——就在 Facemash 事件之后——马克的心里一直在酝酿着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真的是从 Facemash 开始的——不是网站本身，而是马克所亲眼目睹的狂热兴趣。简而言之，人们对网站的反响不俗——而且是成群结队地。并不完全是因为马克把热辣女孩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人们可以看到这类图片的地方不胜枚举——但 Facemash 提供了哈佛孩子想认识的女孩的照片，有时是个性化的照片。那么多的人都访问了这个网站并且投了票，这显示出人们对在网络上以一种非正式的形式查看同学的情况有真正的兴趣。

噢，马克在想，如果人们想到网上去查看他们的朋友——难道他们不可以建立一个网站，来提供他们想要的服务吗？一个在线的朋友社区——有照片、个人简介，或其他任何信息——你可以点击查看、访问、随处浏览。一种社交网络——但却是一个具有限制性的网站，你必须认识网站上的这个人才能进入他的个人资料查看。这点跟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有些相像——真正的社交圈——但却被放到了网络上，由社交圈里的人们自己放到网络上去。

和 Facemash 不同，马克想建立一个人们可以上传自己照片的网站——不仅是照片，还可以加上个人简介。包括他们在哪里长大、年龄、爱好，也许是他们正在上的课程，以及他们在网络上希望找到什么——友谊、爱好或任何其他东西。然后马克想给人们邀请朋友参加的权限，邀请自己的朋友以某种方式加入自己的在线社交圈。

“我在想我们要尽量让它简化，就叫它 Facebook 吧。”马克说，他的眼光中迸出炽热的火花。

爱德华多眨了下眼，突然忘记了宿醉给他带来的疼痛感。他立即认定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主意。它给人宏大的感觉——即使它在某些方面听起来很熟悉。有个叫做友人网（Friendster）的网站比较相似，但却给人相当沉闷的感觉，没有人用它，至少在哈佛没人用它。校园里一个叫阿伦·格林斯潘的孩子搞了个共享信息的 bbs 站点供学生们加入，用学生的哈佛电子邮件和身份证号码作为密码，可是他却在几个月前遇到了麻烦。格林斯潘随后搞了个叫做 houseSYSTEM 的网站，掺进了某些社交

因素。还有一个叫格罗斯曼的孩子甚至把 Universal House Facebook 加进了他的网站。马克访问过这个网站。而据爱德华多所知，除了马克，几乎没有人特别留意这个网站。

友人网不设限，这跟马克所描述的想法不同。而格罗斯曼的网站又不是很顺畅，而且没有图片和个人简介。马克的主意真的显得与众不同，它仿佛就是把真实的社交网络移到互联网上去。

“学校难道没在搞某个在线 Facebook 吗？”

爱德华多还记得在《深红》上读过的一篇对 Facemash 的报道，里面提到过学校实际上确实在计划做一个通用的学生图片在线站点。其他学校已经有这样的站点了，即某种储存学校照片这类东西的数据库。

“是啊，但他们要做的事情并不具有互动性或什么的，那根本不是我所说的那种东西。Facebook 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名字，我觉得它在其他地方被使用的情况无关紧要。”

互动性——一个具有互动性的社交网站，听起来颇具诱惑力。同时，也似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爱德华多不是电脑专家，那是马克的专长。如果马克觉得他能建立这样一个网站——噢，那么他肯定能的。

似乎马克已经对这个想法做过一番大思考——已经差不多成型了，至少在他心里是这样的。爱德华多感觉这个想法会超越 Facemash——它还包含了某些马克在课程搭配里做过的东西——学生们可以看到其他学生选了什么课。当然，友人网肯定已经把把这个功能加进去了。马克当然去那个网站看过，每个人都去

看过，难道不是吗？

马克肯定已经理解了所有的一切，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对它们融会贯通了——然后再向前迈进一步。爱德华多在思忖着天才想法是何时来敲门的——当马克在家时？在多布斯渡轮上？在假期里？当他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盯着他的电脑屏幕时？在上课时？

爱德华多敢肯定马克在某个时候没有天才灵感，那就是跟温科吾斯兄弟在一起的时候。马克已经十分详尽地讲述了整个晚餐会面的经过，以及温科吾斯兄弟打算让马克帮助创建的网站。根据马克的讲述，那是一个比约会网站的内容要多一些的网站，是一个男孩可以努力找到女孩拍拖的网站，是一个针对高素质人士的配对网站。

据爱德华多所知，马克还没为温科吾斯兄弟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马克看过他们的网站，仔仔细细地看过——觉得那不值得他花时间去做。实际上，他觉得他们的网站真好笑，连他最差劲儿的朋友都比蒂维雅和温科吾斯兄弟更懂怎样让别人对某个网站感兴趣。无论如何，他的课程那么忙，是抽不出时间来搞一个约会网站来取悦几个波斯廉运动员的。虽然爱德华多敢肯定马克还在继续跟他们通电子邮件，甚至电话，天晓得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是他们——马克还是马克。

爱德华多觉得温科吾斯兄弟肯定完全误解了他的朋友。他们也许只是把他看成一个极客，急于抓住为他们制作网站的机会来“恢复”形象，但马克并不想恢复任何东西。Facemash 给他带来了麻烦——但它却恰好展示了马克所想展示的世界——

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聪明，他战胜了哈佛的计算机系统，然后又战胜了广告版。

毫无疑问，马克觉得自己的水平超越了温科吾斯兄弟。想利用他的能力的是些什么人？只不过是一些认为自己能够统治世界的运动员。或许他们真的统治着社交世界，但在网站和电脑领域——马克是王。

“我觉得那很了不起。”爱德华多说。在他眼里，餐厅已经引退到后台，此时此刻，他的眼里只有马克对这个新项目的热情。爱德华多也想加入。很明显，马克也希望他能加入。否则，他会去找他的室友的。他有个室友叫达斯廷·莫斯科维茨，是个电脑天才，也许在编码方面和马克一样出色。马克为什么没先去找他呢？这其中肯定有原因。

“很棒。但我们需要点启动资金来租服务器并让它上线。”马克说。

这就是原因。马克需要钱来让他的网站运转。爱德华多的家境富裕——不仅如此，爱德华多自己也很有钱，他从石油期货交易赚来了30万美元。这得益于他对气象学的精通，以及使他得以预见飓风类型的运算法则。爱德华多有钱，马克需要钱——也许就这么简单。但爱德华多希望还有更多的原因。

马克在说的是一个社交网站。没看出他有什么社交技巧，他几乎都没什么社交生活。爱德华多刚成了凤凰队的一员，他就要开始扩大社交圈、约女孩了。迟早，他都会开始拍拖。在马克的朋友中，还有其他人可以找吗？爱德华多当然是他们那群人中在社交方面最厉害的。

“我想加入。”爱德华多说，并越过桌面握住马克的手。爱德华多可以提供资金和建议，可以以一种马克可能做不到的方式帮助指导这个项目。马克不是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孩子，见鬼，他在中学时期拒绝了微软七位数年薪的工作邀请。

爱德华多成长在一个商业环境中。通过这个项目，他也许可以向他的父亲展示他已经学到了多少商业知识。哈佛投资协会主管的头衔是一回事儿，创立一个流行网站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儿。

“你觉得我们需要多少钱？”爱德华多问。

“我觉得要1 000美元初始资金。问题是，我现在手头上没有1 000美元，但目前如果你可以尽你所能给予支持，我们现在就可以让这件事情起步了。”

爱德华多点头表示同意，他知道马克没钱。但爱德华多却可以在20分钟之内准备好1 000美元，只不过是去最近的银行跑一趟而已。

“我们将对公司的利润实行七三分，”马克突然主动提出这个事情，“我七你三。你可以做公司的CFO（首席财务官）。 ”

爱德华多再次点了点头。这看似公平。那毕竟是马克的主意，爱德华多可以为之提供资金，以及制定商业决策。也许他们永远都不能从这件事情上赚到钱——但爱德华多感觉那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不可能失败。

校园里的孩子都在尝试做网站，不只是温科吾斯兄弟和那个叫格林斯潘的孩子，爱德华多还认识很多试图在宿舍里创立在线生意的学生。他们的网站大多都有和温科吾斯兄弟的网站

一样的社交功能——但爱德华多听说过的那些网站听起来都没有马克的主意那么酷。马克的主意是简单、迷人、独特的。

Facebook 拥有一个成功网站所具备的所有要素。一个简单的想法，一个迷人的功能——还有一种独特的感觉。它俨然是另一个最后俱乐部，唯一的不同在于它是在线的。它就像凤凰队，但你可以在你的宿舍里以隐蔽的方式加入。而这次，马克·扎克伯格不是要去参加胖奇，他将成为总裁。

“这真的会很有意思。” 爱德华多咧嘴笑了。

马克也对他笑了。

门巨大而漆黑。在马萨诸塞大道上一扇更大的晦暗石门正对面——除了铁栅栏、华丽的石雕，还有一个上等的莱姆石雕成的公猪头趴在拱形门的顶部。没有哪个经过那扇门的大一新生会去看马路对面的那扇门，他们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好奇——如果不是出于直白的妄想症。这座建筑物本身就是难以形容的，淡红色的砖头从古朴的服装店砌起，有四层楼那么高。但马萨诸塞大道 1324 号是哈佛的一个神话和传奇——是一个和大学自身的神秘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地址。

此时，泰勒·温科吾斯，他的兄弟卡梅隆以及他们最好的朋友蒂维雅正坐在一张绿色 L 形皮沙发上，他们就在那扇黑色门内的一个小型长方形客厅里，这间客厅被称为自行车房间。要是只有泰勒和卡梅隆两人的话，他们还可以去更高的楼层，那里更隐蔽——木楼梯被绿色的地毯覆盖，可通向这座百年大厦的上层——但蒂维雅不能上去。蒂维雅从没被邀请上那些蜿

蜒的狭窄梯子——而且永远都不会。

坡斯廉是一个制定规则的地方。两个多世纪以来，坡斯廉都位于最后俱乐部金字塔的顶端，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为国家输送了一代又一代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它可以被认为是美国最精英和最私密的俱乐部——可与耶鲁的骷髅会媲美。它成立于1791年，1794年因纪念即将毕业的会员为自己举行的酒神节烤猪聚会而得名——享受烤猪的盛宴，据说，有个会员带着他的宠物猪去上课，每当教授走近时，他就把它装进一个窗形盒里——坡斯廉成了大学男生最后的校园人际网络，而且恰恰是校园给予了这个词汇如此的定义。

会所——“旧谷仓”，会员们是这么叫的——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和历史意义的地方。泰迪·罗斯福就曾经是一名坡斯廉会员，还有很多罗斯福的家族成员都曾是坡斯廉会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被该俱乐部拒之门外，他把这个事件称为“人生中最遗憾的事情”。坡斯廉的座右铭是——*dum vivimus, viva mus*，“活着，就要好好活”——不仅适用于会员的大学生活，也适用于他们今后在社会上开创的人生。做坡斯廉会员意味着成为宇宙的主宰。甚至还有一个都市神话，说是如果一个坡斯廉会员在30岁前还没赚到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百万美元，俱乐部会给他这笔钱。

不管那是否属实，泰勒、卡梅隆和蒂维雅并不是来自自行车房间考虑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百万美元之路的。他们是来互相安慰的，因为突然之间，成功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他们的挫折感都因一个名字而起：马克·扎克伯格。

两个月以来，自从那次在柯克兰宿舍食堂里进行的看似完满的碰面会开始，那个孩子都一直在跟他们说他们在哈佛联谊会上的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前景。马克看过他们的电脑编码、研究过他们已经做过的工作并已准备好为它的开始和运行贡献一份力量。

马克和温科吾斯兄弟及蒂维雅往来了 52 封电子邮件，还有很多电话——一直以来，这个孩子看起来都对这个项目感到激动和兴奋，这和他第一次晚餐碰面会上的表现没什么两样。他的电子邮件就像是写给温科吾斯兄弟的工作日志和进度报告，他们认为这表明了编程工作在稳步前进，虽然比预期稍微慢了点。

大部分的编码工作已完成，看似每件事情都进展顺利。我现在不得不去做点功课，马上回来。我在感恩节忘记了把充电器带回去。

但直到第 7 周周末，还没有出现什么新的进展——泰勒他们没收到关于编码的电子邮件，也没有新的编码添加到网站上去——泰勒开始有些焦虑了。进展太慢了。泰勒以为他们可以在假期结束之前让网站上线。因此，他让卡梅隆给这个孩子发了个电子邮件，问他是否能在近期完成这项工作。马克几乎是在立刻就回复了，但他的回复是请求给予更多的时间。

抱歉晚回复。我这个星期因功课忙得不可开交。我星期一有三个编程项目和一个期末论文到期，还有几个问题

要在星期五搞好。

但在同一封电子邮件里，马克又告诉他们他还在努力搞网站。

网站进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过一些更改，虽然没有全部更改，从我的电脑里看起来，它们的运行也是正常的。我还没把它们上传到活动站点呢。

然后马克又说了些事情，这使泰勒感到有点担心，因为，对比马克自从碰面后就拥有的乐观情绪，那有些出乎意料。

对于我们的网站是否有足够完善的功能性以吸引到让这样一个网站正常运转的人气，我对此还有一点疑问。而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网站真的能够得到我们希望的人流量，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从你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里得到足够的带宽来承载这样的负荷，而不需要过度的优化。这还需要几天才能完成。

这是马克第一次提到网站缺少“功能性”的问题。在这之前，马克似乎对泰勒他们的主意都是感到激动的，并认为网站将会很成功。

在那封电子邮件以后，泰勒坚持要和这个孩子见面谈谈。他曾指望这个网站能在目前这个时间上线，每浪费一天就意味着别人会有可能走在前面——做一个相似的好网站并开始运行。泰勒和卡梅隆已经大四了，他们想尽快看到他们的项目出成绩。

但马克却一拖再拖，并声称他的功课太多了，以至于安排不进任何事情。

直到那天晚上，仅仅在温科吾斯兄弟和蒂维雅跨过波斯廉大门——由俱乐部在 1901 年捐献给哈佛——并进入那扇漆黑大门的几个小时前，马克最终才勉强同意在柯克兰食堂短暂聚一下。

起先，泰勒、卡梅隆和蒂维雅在同一张靠后的桌子与这个孩子碰了面，那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这个孩子称赞了泰勒他们的主意，并跟他们说哈佛联谊会的想法将有多么了不起——但随后，莫名其妙地，他就开始有点回避了，他的解释是他目前没有时间马上开工，他还有好多其他的项目要占用他很多课余时间。泰勒以为他说的是他计算机课上的项目——因为马克的话非常含糊，非常不清楚。

马克也提出几个他在创建哈佛联谊会中碰到的问题，对此，他以前从没提到过。他说有些“前端的東西”需要弄，而他又不是很擅长。泰勒以为“前端的東西”是指首页的可视部分，这不禁让人觉得奇怪，因为那恰恰是马克在 Facemash 的崩溃事件中向人显示的他非常在行的东西。

马克随后的举动甚至更让人生疑——说他为使网站上线，仍然要做的某些工作很“无聊”，是些他没兴趣做的事情。他再次重申这个网站缺少“功能性”，他说他们将需要更大容量的服务器。

泰勒突然觉得这个孩子在让他们泄气——之前满腔热情，而现在马克在努力告诉泰勒他们那些事情提不起他的兴趣来。

泰勒在想——也许这个孩子只是感到有点疲倦罢了。他在所有的功课上都很卖力，泰勒还从维克托那里了解到工程师都有那样的倾向：有点疲倦、有点累、有点易怒。这个孩子的借口看起来相当空泛，那是肯定的。服务器问题？他们可以加大服务器容量。前端问题？任何人都能设计前端。也许他只不过是需要点时间单独待会儿——然后再回到工作上来。也许到了2月，他会重新找到激情。

那还是相当令人沮丧，泰勒、卡梅隆和蒂维雅在碰面会后感觉十分消沉。在好几个星期里，马克一直都告诉他们一切都进展顺利，而现在却告诉他们还没准备好上线，还有些重要问题需要他处理，他对此已不再感兴趣。除了功课之外没什么真正的解释，这只不过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罢了——又浪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太令人失望了。泰勒真的以为网站现在就可以上线了。他真的以为这个极客孩子在准备他们的项目，以为他认同了网站可能会有的大好前景。这个孩子已经明白了他们已经做的那些工作，也认为工作是轻松且容易完成的——对一个胜任的电脑程序员来说，就那么大概10~15个小时的工作量——但现在却满口废话地说了那么多前端和服务器容量之类的问题。

这毫无意义。泰勒最终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孩子单独待几个星期，也许那时他会做回本来的自己。

“那如果他没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恢复过来怎么办呢？”当他们坐在自行车房间的沙发上时，蒂维雅这样问道。他们能听到车子在马萨诸塞大道上靠近黑门的那一边行驶。如果泰勒和

卡梅隆走到楼上，他们可以从一面镜子里观察来往的车辆，镜子是经过特殊设计的，没有人能看出他们在观察那些车子。但泰勒从来都没有偷窥的爱好，他希望参加某些有意义的事情，并取得成功。他讨厌陷入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中，讨厌仅限于观察别人的世界如何运转。

泰勒耸了耸肩。他不想超越自我——但也许他们误读了那个孩子。也许马克·扎克伯格不是泰勒期待的那种企业家，也许马克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理想的电脑极客。

“如果是那样的话，”泰勒忧郁地回答说，“我们不得不另找一个程序员，一个能看到美好前景的人。”

也许马克·扎克伯格根本就没有理解网站的前景。



在 马克终于突然出现在通向下面食堂的楼梯入口时，爱德华多在柯克兰宿舍的走廊里站了足足有 20 分钟。马克跑得飞快，夹趾拖鞋在他脚下变得忽隐忽现，黄色的帽边羊毛在他脑后翻来翻去，就像奔跑在飓风中的光环一样。爱德华多的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看着他的朋友飞奔而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 9 点见面。”爱德华多开口说道，但马克朝他挥了挥手。

“没法谈。”马克一边嘟哝着，一边从他的短裤里掏出钥匙，然后走到门把手边。

爱德华多看着他的朋友那乱糟糟的头发，还有毫无生气的眼睛。

“你没有睡觉吧，是吗？”

马克没有做声。不过，爱德华多敢肯定马克在上个星期没怎么睡。事实是，马克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看起来疲惫不堪，

但那没关系。在目前，什么都对马克不重要。他处于那种每个工程师都能理解的纯粹的激光模式中。他不想受到任何干扰，不希望任何事情打断他的思绪。

“为什么不能谈？”爱德华多继续说，但马克没理睬他。钥匙终于转动了，马克把门打开了，一头扎了进去。他的拖鞋绊在了地上一条乱放着的牛仔裤上，身体即刻失去了平衡，在一个乱糟糟的书架和一台小彩电旁打转儿。马克站稳后，继续往前走。他来到爱德华多的卧室，径直走到他的书桌边。

台式电脑还开着，程序也开着——马克直接开始工作了。他似乎都没听到爱德华多在他身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走去。马克猛敲着键盘，手指疯了般地移动着。

爱德华多猜想他在做最后的完善工作，因为所有的调试工作都在3点前完成了，而且大部分的设计和编码都已经完成了。还缺少的唯一一样东西是让马克考虑了差不多一天的一项功能。

马克在玩味着网站的特征，尽量使设计在保持简单整洁的同时做到华美，从而吸引访问者的眼球。不只是窥淫癖驱使人们使用 TheFacebook，而是窥淫癖所具有互动性的特点。简而言之，它将模仿日常的大学生活——激发大学生进行社交活动、参加俱乐部、去酒吧，甚至是去教室和食堂。去认识别人、去社交、去和别人交流，当然——这一切的促因，即这些社交网络背后燃烧着的引擎，跟人性本身一样简单而原始。

“那看起来相当好。”爱德华多说，掠过马克的肩膀并阅读他的眼神。马克点了点头，差不多是在对他自己点头。

“是的。”马克说。

“不是，我是说，那是了不起的。那看起来非常好。我觉得人们的反响会非常好。”

马克用一只手拂了下头发，向后仰靠在他的椅子上。现在的页面显示的是网站的后台——一个模拟个人简介的页面，是关于人们在注册和添加个人信息后能看到的页面。页面上方有一个图片框——可以在这里添加任何你想添加的图片。然后是一份位于页面右边的特征列表——进入大学时的年龄、专业、高中、家乡以及人会俱乐部和个性签名。然后是朋友列表——你可以自己添加或邀请加入的人。一个“窥探性”的申请可使你查看别人的个人简介，让他们知道你查看过他们的资料。此外，还有用大号字体显示的你的“性别”、你在“找什么”、你的“感情状况”以及你对什么“感兴趣”。

那就是它的天才成分之所在，这将使一切运转起来。找什么、感情状况、对什么感兴趣，这些事情是位于大学生活核心的履历表事项。那三个概念简单地定义了大学生活——从派对到教室，再到宿舍，那就是驱动校园里的每个孩子的引擎。

在网络上也是一样的。驱动这个社交网络的因素跟驱动大学生生活的因素是同一的——性。即使是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切真的都跟性有关。得到它，或得不到它。那也是人们加入最后俱乐部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他们选了某些课程，为什么没选某些课程，以及为什么要坐在食堂的某些位置上。那一切都跟性有关。更深入探讨下去的话，从核心层面上来说，那就是TheFacebook从一开始就会包括的内容——一股有关性的暗流。

马克又敲打了几个按键，把页面切换到当你访问 TheFace-

book.com 时看到的第一个页面。爱德华多看到上方是深蓝色的横条纹，以及稍浅点的蓝色的“注册”和“登录”按钮。页面看起来极其简单和清爽，没有闪烁的灯光，没有烦人的铃声。一切都将只和体验有关——没有花哨、压抑或可怕的东西，简洁而清爽：

[欢迎来到 TheFacebook]

TheFacebook 是一个通过大学社交网络把人们连接起来的在线目录。

我们开办了 TheFacebook，想为您的哈佛生涯增添色彩。

您可以用 TheFacebook 做以下事情：

- 寻找和您同校的人
- 找出和您同班的人
- 查找您朋友的朋友
- 清楚地看到您的社交网络

您可以点击下面的按钮开始注册。如果您已经注册，您现在可以登录。

“然后就可以登录了，”爱德华多说，他那徘徊的身影遮住了大部分屏幕，“这需要一个 Harvard.edu 的电子邮件，然后再设一个密码。”

“没错。”马克说。

在爱德华多看来，Harvard.edu 电子邮件是关键，你必须拥有哈佛学生的身份才能加入这个网站。马克和爱德华多深知这

种限制性会使网站更流行，这也会使你确信你的信息将被保留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是私密的。隐私是重要的，人们希望对他们放在网络上的资料具有控制权。同样，为你自己选一个密码也是必须的，那个叫阿伦·格林斯潘的孩子让学生们用他们的哈佛学生证号码和系统密码来登录他的网站，结果给他自己找了不少的麻烦。马克还曾就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在广告版碰到的麻烦事跟格林斯潘通过邮件。格林斯潘立即试图想让马克跟他合作——就像温科吾斯兄弟和他们的哈佛联谊会约会网站一样。每个人都需要马克，但马克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他需要的一切就在他的面前。

“那是什么，最底下的？”

爱德华多的身子前倾，眯着眼读一行小号印刷体文字。

由马克·扎克伯格制作

这行字会出现在每个页面上，就在屏幕的最底下。那是马克给每个人看的签名。

如果爱德华多对此有疑问的话，那么，他什么都没说。他有什么好说的呢？马克工作如此勤奋——那么多时间缩影成了一幅模糊的图片，上面只有编程这一个形象。马克几乎都没吃没睡，他大概有一半的课都没去上，也许他的平均绩点已经岌岌可危了。有一门课——马克认为是最蠢的一门课，叫做奥古斯都时代的艺术——他落下的课实在太多了，都差点忘了有个占总分比重很大的考试。马克没时间学这个该死的东西——但是，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奇特的方法来应付这样的情况。他快速

地搞了个小网站，把考试可能涉及的艺术作品都放了上去并邀请班上的同学来评论——这和考试作弊条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在网上进行的。马克实际上是让班里其他人帮他做功课——后来，他考得很好，也拿到了学分。

而现在，坐在马克的作品前，仿佛所有的辛劳都得到了回报。网站差不多做好了。他们已经在几个星期前，也就是1月12号，注册了域名——TheFacebook.com。马克他们已经从北面的纽约州租好了服务器——大约每月85美元。服务器会负责网站的流量和维护。马克明显是从Facemash事件中学到了教训，他再也不需要更多的被冻结的手提电脑。服务器可以处理相当大的流量，因此，即使这个东西和Facemash一样受欢迎，也不会再出现网站冻结的问题了。一切都有条不紊。

TheFacebook.com 可以开始运行了。

“让我们开始吧。”

马克指了指他放在桌子上台式电脑旁边的手提电脑，它是开着的。爱德华多移到了他的旁边，身子弓在手提电脑的键盘上方，当他敲打键盘时，他的斜肩呈向内弯曲的形状。他快速地打开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并指向一群出现在靠近屏幕上方的姓名。

“这些男孩都是凤凰队的成员。如果我们把 TheFacebook.com 的网址发给他们，它就会被相当快地传开来。”

马克点头表示同意。先发给凤凰队会员是爱德华多的主意，他们毕竟是校园里的社交明星，而 TheFacebook 正是一个社交网络。如果这些孩子喜欢这个社交网络，并把它发给他们的朋

友，那它将会被很快传播开来。这些凤凰队孩子认识很多女孩。如果马克只是打算发给他自己的电子邮件列表上的人，那它就只能在计算机系中间传来传去，当然还有犹太兄弟会的成员。但肯定不能传到很多女孩手上——如果会有几个的话。这样的情况是不理想的。

发给凤凰队这个主意要好得多。那个——和马克作为宿舍的一员而合法享有的柯克兰宿舍电子邮件列表一起——可以让这件事情得以起步。

“好的，”爱德华多说，声音带着些许颤抖，“让我们开始吧。”

爱德华多写了一封简单的电子邮件，只有几行字，介绍了一下网站，并附上 TheFacebook.com 的连接。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敲下按键——在弹指间将邮件群发了出去。

完成了。爱德华多闭上眼睛，想象着微小的信息包飞向外面的世界，在铜线里呼啸而过，弹跳出轨道卫星……微小的电子流从一台电脑跳跃到另一台电脑，就像广袤的神经系统中的一道道光。网站已经做好了。

好了。

太好了。

爱德华多把一只手放在马克的肩膀上，让马克吓了一跳。

“我们去喝一杯吧！现在是庆祝的时候了！”

“不行，我得待在这里。”

“真的吗？我听说有些女孩晚些时候要来凤凰队。她们把穿梭巴士上的人都带来了。”

马克没有做声。此时，爱德华多可以从马克的表情看出来，

自己似乎在打扰他，就像门旁边的散热器或他的小窗户下的车辆所散发出的声音。

“你打算一直待在这里盯着电脑屏幕看吗？”

马克还是没做声。他在电脑后面轻轻晃动，甚至在祈祷。

那是个奇怪的场景，但爱德华多显然决定不对他这个木讷的朋友抱有成见。何必呢？为了 TheFacebook 的上线，他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如果他只是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盯一会儿电脑，这何尝不可呢？

爱德华多慢慢地向后退，静悄悄地跨出这间小小的卧室。紧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一下，用几个手指轻轻拍打了几下门框。马克仍然没有转头。爱德华多耸了耸肩，转身走了，把这个孩子独自一人留在了电脑旁。

马克静静地坐在那里，思绪飞舞在屏幕上下，遐思游移于他的自我天地之间。



泰勒在比赛区里，他闭着眼睛，肌肉在背部泛起层层涟漪，胸部上下起伏，四头肌、三头肌和前臂极度酸痛，拿着双桨的手指已经变得苍白了。刀片似的双桨自如地进出水中，未激起明显的波痕，他的这一系列动作都被离他仅几英尺之遥的卡梅隆模仿——完全同步地不断重复着。泰勒几乎能听到挤满查尔斯河岸边的粉丝们的欢呼雀跃声，他几乎能看见那座桥离他越来越近。

“泰勒！你来看看这个！”

泰勒猛然停了下来。桨在他的手中摇晃，水花向上溅起，把他的运动衫和运动短裤都弄得湿透了。他快速睁开眼睛——没看到一闪而过的查尔斯河岸。他看到了纽厄尔船库的内部，自从1900年以来那里一直是哈佛船队的所在地。他看见一个像大厅一样宽敞的房间，里面的墙壁上排满了古代的划船大事记——船桨、船身和运动衫，还有用相框框起来的黑白照片以

及满架子的战利品。他看到那个生气的印度孩子站在他前面几英尺的地方，手里拿着一份《深红》。

泰勒眨了下眼睛，放下手中的双桨，把面颊上的水珠拂去。他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兄弟，他的兄弟也停了下来。他们两人坐在纽厄尔两个先进的“池塘”中的一个之上——一个室内划船游泳池，包括一艘坚固的八桨“帆船”，两边都有巨大的装满水的壕沟围绕着。泰勒知道他们也许看起来给人滑稽的感觉，坐在池塘的那个地方，身上浸湿了——但蒂维雅没在笑，那是肯定的。泰勒看了下他朋友手中的《深红》，转动着眼球。

“你拿的是什麼，那份报纸是做什么的？”

蒂维雅把报纸拿给他，显得非常生气，以至于手都在颤抖了。泰勒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读一下吧。我全身都打湿了，我不想把新闻纸搞得全身都是。”

蒂维雅呼了口气，他显得气愤无比，打开报纸开始读了起来：

“‘06 级的马克·E·扎克伯格等不及哈佛官方的 Facebook 推出，他决定自己动手来做’……”

“等一下，”卡梅隆插嘴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今天的报纸，”蒂维雅回答着，“听下面的内容：‘在做了一个星期的编码后，扎克伯格在上周三下午建好了 TheFacebook.com。这个网站将详细的个人简介融进常规的宿舍 Facebook 的要素，使学生们可以搜索他们的课程、社交组织和宿舍里的其他人。’”

泰勒咳嗽了一下。上个星期三下午吗？那是四天前呀。他从没听说过任何有关这个网站的事情——但是，一如既往地，他和他的兄弟像动物一样地在拼命地训练。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都没查看过自己的电子邮件。

“真是疯了，”泰勒说，“他搞了个网站？”

“噢，是的，”蒂维雅说，“在这里，他们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马克的话。‘所有人都在热衷谈论一个在哈佛通用的 Facebook，’马克·扎克伯格说，‘我觉得学校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有点傻。我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我可以在一周内就做好。’”

他可以在一周内做好？在泰勒看来，马克拖延了泰勒和哈佛联谊会两个月，说他没时间为网站编程，说他有功课和假日要忙。我的上帝，泰勒觉得马克向他们当面撒了谎！实际上，不到两个星期前卡梅隆还给马克发过一封电子邮件，问他一些关于哈佛联谊会的设计方面的问题——他一直都没回复。他们以为他还在忙于功课。

泰勒觉得，他有时间做他自己的网站——但却没有10个小时的时间为他们编码？

“更糟糕的是，马克说到昨天下午为止有650个学生已经注册了 TheFacebook.com。他说他估计到今天上午为止注册人数会达到900。”蒂维雅说。

真是神了。那不可能是真的。4天之内有900个学生注册了他的网站吗？那怎么可能呢？马克不认识900个人。据泰勒所知，他认识的人连4个都不到。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朋友，

没有社交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建立一个社交网站，并在4天之内得到了那么大的反响的？

“我一读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去他的网站看了看。是真的，情况真的是不可收拾。你必须要有个哈佛的电子邮件，然后你就可以上传你的照片、个人信息和学业信息。你可以根据兴趣搜索别人，然后当你找到你的朋友之后，你可以在他们之间建起一个网络。”

泰勒感觉自己握紧了拳头。那和哈佛联谊会不一样——但在他看来，差异也不是很大。哈佛联谊会的内容将是根据兴趣搜索相关的人群，而且它将范围锁定在哈佛之内。马克是否借用了他们的主意并运用了这个主意呢？这可以是巧合吗——会不会他本来是打算为他们的网站工作的，但恰好自己也想做一个？

不是的，看似不是那样的。对泰勒来说，那看起来像是——偷窃。

“我听说他从他的一个好朋友那里得到了资助，是一个叫做爱德华多·萨瓦林的巴西孩子。他是凤凰队的成员，夏天时通过炒股赚了些钱。现在他是这个网站的合伙人。”蒂维雅说。

“因为他付了钱吗？”泰勒问。

“我想是的。”

“马克为什么没来找我们呢？”

马克肯定知道温科吾斯兄弟有钱，他应该知道他们是波斯廉会员，所有人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如果马克需要建立网站的现金，他可以轻松地像泰勒或卡梅隆提出来，除非他需要的

资金是用于某种从他们那里偷窃来的东西。除非马克在弄的网站必须对他们保密，因为那跟温科吾斯兄弟聘请他做的事情太相似了。噢，严格来说，不是聘请——他们从没说过要付他薪水，只是说过如果他们得益了他也会得益。

他们之间没有签合同、没有文件，除了握了几次手，什么都没有。泰勒低下头，看着池塘里那蓝绿色的水。他们为什么没有写点东西呢，哪怕是胡乱写点什么，一页纸的内容——你做这个，我们做那个——简单地写点东西。相反，他们宁愿相信那个孩子。而现在泰勒觉得他利用了他们、塞搪了他们、哄骗了他们，然后他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跟他们计划建立的网站有着相似的特征。

“这里是最精彩的部分，”蒂维雅说，又开始读《深红》上面的报道，“‘马克说他希望隐私选项会有助于恢复他的声誉，因为他曾在 Facemash. com 这件事情上引起过学生的愤怒情绪，那是一个他在秋季学期时建立的网站。’”

泰勒的手掌重重地落在其中一只船桨上，向上溅起了串串水柱。这几乎和他当初跟马克说的一模一样——哈佛联谊会将恢复他的声誉——马克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用在了《深红》上。这给人感觉马克就像是在嘲讽他们。

在泰勒看来，马克吊了他们两个月，整个假期和冬季复习期——却一直在忙他自己的网站。然后就把他们甩掉了，而且，在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建好了他自己的网站——TheFacebook. com，抢了他们的风头，在泰勒看来，马克运用了他们的概念的实质部分。

“我们应该怎么办？”卡梅隆问。

泰勒不能确定。但他知道他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能让那只黄鼠狼优哉游哉地活着。

“首先，我们要打个电话。”

泰勒艰难地把电话贴在耳边，心里怒火丛生。他正站在他那位于福兹海默楼的宿舍里，刚匆忙地淋浴过，身上还是湿的，他的肩上搭了块毛巾，腰间松散地穿着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卡梅隆和蒂维雅离他只有几英尺远，在他的书桌边，在泰勒的台式电脑上浏览着马克的网站。每当泰勒朝他们那边看时，看到那蓝色桌面的屏幕，他的面颊就会变得赤热，眼中燃起怒火。这样做是不对的，该死，这不公平。

在电话响第三声的时候，他的爸爸终于接电话了。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比爸爸能更让泰勒尊敬的了，他的爸爸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富豪，在华尔街经营着一家非常成功的咨询公司。如果有人知道怎样处理一个像这样的难题的话，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

泰勒在电话里的语速很快，他确切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这位父亲对哈佛联谊会了如指掌，毕竟，他们从2002年12月就开始在搞这个网站了。泰勒给他介绍了一下他们与马克之间的关系背景，然后告诉他《深红》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以及他、卡梅隆和蒂维雅已经亲眼见过，并登录过了 TheFacebook.com。

“有些东西看起来真的十分相像，爸爸。”

在泰勒看来，关键是网站的配置和限制性真正地把马克的

网站同诸如友人网之类的社交网站区分开来了。你必须有一个哈佛的电子邮件才能进入马克的网站——而那也是他们的主意，创立一个以哈佛为中心的社交网站。那个要求每个加入的人拥有一个 .edu 电子邮件地址的主意是非常新颖的，有可能对网站的初步成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某种使网站具有限制性和安全性的筛选程序。也许马克在 TheFacebook.com 中设置的很多特征都是不同的——但在泰勒看来，整体概念看起来太相似了。

马克跟泰勒他们见了三次。他们来往过 52 封电子邮件——那些邮件仍然在卡梅隆、泰勒和蒂维雅的电脑上保存着。马克看过他们的编码——对这一点他们是有证据的。泰勒看到过维克托已经做好的那些工作，还跟他们详细谈过他们打算要做的事情。

“这和钱无关，”泰勒得出结论，“谁知道这样的网站是否会赚到钱呢。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这不公平。”

这不是做事情的方式。泰勒和卡梅隆从小受的教育是相信秩序是重要的，规则是重要的，并且相信只要你努力工作了就能得到你应得的东西。也许在马克的黑客世界里——从他的电脑极客世界观出发——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只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搞一个像 Facemash 那样的恶作剧般的网站，你侵入哈佛的电脑，你蔑视权力并在《深红》的文章中愚弄人们——但那简直就是行不通的。

那不是哈佛，哈佛是一个有秩序的地方。难道不是吗？

“我会去帮你咨询我的公司律师。”泰勒的父亲说。

泰勒点了点头，试图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舒缓一些，也让自己平静下来。律师，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需要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了解一下可以怎么做。

也许还不算太晚。也许，只是也许，他们仍然可以让这件事做得正确。



从远处看去，那个男人看似身形弱小，仿佛趴在讲台上一一般，他的脸几乎贴在了麦克风上，瘦削的肩膀在胡乱穿着的米色毛衣里显得很突兀。锅盖形头发几乎垂到了他的眼睛上，特大号的眼镜遮住了他那长有雀斑的脸的大部分，同时也遮住了他脸上的任何表情或情绪。他的声音在扬声器里回荡，听起来有些高而且鼻音相当重，有时又变成了单调的低音，是一种单一的喉音，不断地萦绕在听众的耳朵里，直到和下一个单词融合在一起。

他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然而，他能出现在此地就已经让人激动不已了。他站在洛厄尔演讲厅的前方，用他那苍白的手拍打着讲台，当他从嘴里用单调的声音向拥挤的人群口吐珠玑时，他的火鸡脖忽上忽下地跃动着。听众——主要是来自计算机系的工程师和电脑极客以及少部分有企业家抱负的经济学专业学生——对每一个用鼻音发出的单词都十分留心。对于聚

集于此的听众而言，这里是天堂；对于外行人来说，讲台上那个留着锅盖头的男人就是上帝。

爱德华多紧挨着马克坐在大厅的后部，看着比尔·盖茨让听众们着迷的情景。尽管盖茨有着奇怪的、几近自闭的风格，他还是想办法说出了几个笑话——其中一个是关于他为什么退学的（“我有一个不去上课的可怕习惯”），这其中当然有珍珠般珍贵的智慧——他说人工智能代表着未来，还说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很快出现，可能就在这个大厅里。但当盖茨回答其中一个听众的问题，说到他决定离开学校创办他自己的公司时，爱德华多看到马克无比振奋。稍作停顿和思考之后，盖茨跟听众说哈佛的一大优点就是你总是可以回来继续完成学业。盖茨说话的时候，马克那似笑非笑的样子使爱德华多感到有些紧张——特别是考虑到马克工作有多么认真，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他们那成长中的网站的需求。爱德华多绝不打算退学——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首先，他的父亲会大为光火，对萨瓦林家族而言，没有什么比教育更重要，而如果你不在哈佛混出一个学位来，那么哈佛就毫无意义。其次，爱德华多知道企业家精神意味着承担风险——但仅限于某种程度上的。你不会把你整个的未来押在某件前途未卜的事情上，除非你确信那件事情会让你变得多么富有。

爱德华多一心看着马克全神贯注看盖茨的样子，几乎都没怎么留意从他后面发出的咯咯笑声。而如果不能确定笑声之后的耳语是女孩说出来的话，爱德华多也不会转过头去看的。

盖茨继续以他那特有的低音讲述着，回答着更多来自拥挤

人群的提问，爱德华多把头扭过肩膀，他看到——他身后的位置是空的，但在那排空位后面，有两个女孩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着什么。两个女孩都是亚裔，很漂亮，但相对于今天这样的讲座而言有点打扮得过火了。稍高点的那个女孩有着貂皮般油亮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高高的马尾，她穿着一条短裙和一件只有一颗扣子而且扣得很下靠的白衬衫，爱德华多可以看到她那若隐若现的红色蕾丝文胸，完美地映衬着她棕褐色的黝滑肌肤。另一个女孩也穿着同样的短裙，还配有黑色的裹腿套件，显出令人过目不忘的雕塑般完美的小腿。两人都抹了大红色的口红和浓重的眼影，但她们看起来都相当漂亮——她们在微笑着，手指正好指向他。

噢，她们正指着他和马克。高个女孩身子前倾，在他耳边小声说着。

“你的朋友——那不是马克·扎克伯格吗？”

爱德华多扬起了眉毛。

“你认识马克吗？”不管什么事都有个开端。

“不认识，但 Facebook 不是他做的吗？”

爱德华多浑身激动不已，他感觉到了她在他耳朵边呼出的气息，吸进了她身上的香水味。

“是啊。我是说，Facebook 是我们两个人的——我和他的。”

人们倾向于把“The”省掉，往往在校园里把它说成了Facebook。而且即便如此，现在离他们建立这个网站也才几个星期的时间，已经让人感觉仿佛每个人都在上面注册了——因为，噢，哈佛的每个人都注册了。根据马克的说法，他们现在

已经有 5 000 个会员了。这意味着差不多 85% 的哈佛本科生都在 Facebook 里登记了自己的个人简介。

“哇，那真的很酷耶，”这个女孩说，“我的名字是凯莉，她叫艾丽斯。”

此刻，女孩那排的其他人也朝他们这边看着，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并没因爱德华多他们的耳语打断了他们听比尔·盖茨演讲而生气。爱德华多看到有人在指着他们，然后另一个孩子对一个朋友耳语了几声。之后还有更多的人伸出手指指向这边——但不是指着他，而是指着马克。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马克。对此，《深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刊登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报道这个网站，上个星期就有三篇文章。他们引用马克有关网站的讲话，甚至把他的照片也印了上去。没有人采访爱德华多——而事实是，他对此感到高兴。马克希望得到人们的注意，爱德华多只不过希望得到注意力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是注意力本身。这是一项他们创立的生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是必要的，但爱德华多并不想因此而成为名人。

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来，成为名人似乎是真正有可能的。虽然 TheFacebook 开始运行才一小段时间，但却真正地改变了哈佛的生活。它渗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你起床后就会查看你的 Facebook 账号，看看谁邀请了你成为他们的朋友——以及你的那些邀请被别人接受了还是拒绝了。然后你才开始做你自己的事。当你回到家时，如果之前你在某节课上看到一个女孩——甚至不过是你食堂遇见的某个人——你都可以在 Facebook 上

搜索她，然后邀请她成为你的朋友。也许你会附上一一条简短的消息，说一下你们是怎么碰到的，或你看到她列表里的某个兴趣恰好和你一致。或者你也可以直白地邀请她，不附带任何消息，只是看看她是否知道你的存在。当她打开自己的账号时，她会看到你的邀请、查看你的照片，也许会接受你的邀请。

Facebook 真的就是这样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工具，对社交起着润滑的作用——让一切更快发生。但它不是一个约会网站——在爱德华多看来，友人网是的。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下，友人网——和我的空间（My Space），这个网站正开始在全国火起来——其实只是在试图让你搜索你不认识的人并尽量与他们搭起讪来。差别在于，在 Facebook 上，你已经认识了你邀请做你朋友的人。也许你对他们不是十分了解，但你认识他们。他们是你的同学，或朋友的朋友——某个你可以加入或被某些你知道已经是会员的人邀请加入的“网络”的会员。

那就是 Facebook 的天才创见之所在，这是真的，但爱德华多觉得他也是那一切的一部分。他为服务器提供资金——但他同时也参与讨论网站的某些特征，以及网站简单化的结构背后的主意。

爱德华多和马克在建立这个该死的网站的时候都没想到的事情是 Facebook 会让人多么地上瘾。你不会只访问这个网站一次，你每天都会访问。你一次次地回到网站，把它添加到你的站点、在上面添加你的个人简介、更改你的图片以及你的兴趣，最最要紧的是，更新你的朋友列表。它把大学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都搬到了网上，它真正地改变了哈佛的社交生活。

但那还没让它商业化地运作——只是一个极度成功的新事物而已。爱德华多对此有些想法，讲座之后，他和马克打算在回到马克的房间之后再讨论这些事情。他想促使马克看清的主要情况是，现在是争取广告类项目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即将商业化运作 Facebook 的方式，即通过广告。爱德华多知道向马克兜售这个主意不是件易事——马克只是想让它作为一个趣味网站，还不打算让它赚钱。再则，马克还是那个在中学时期拒绝了百万美元工作邀请的孩子，谁知道他想不想商业化运作 Facebook 呢？

爱德华多有着不同的世界观。Facebook 在花他的钱。虽然不多，只是租用服务器的费用，但随着更多的人注册，那些费用当然还会增加。爱德华多投在网站上的 1 000 美元不可能一直用到底。

直到公司确定某种盈利模式为止，直到他们想出怎样从它身上赚到钱为止——它都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新颖之物。它的价值当然是在上涨——但要将那个价值转化为现金，他们需要广告商，他们需要一个商业模式，他们需要坐下来讨论并决定一些事情。最重要的是，马克需要让爱德华多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立大志。

“很高兴认识你们。”爱德华多终于轻声对那两个女孩这样说道，她们又咯咯地笑了。稍高的那个——凯莉——靠得甚至更近了，她的嘴唇几乎都碰到爱德华多的皮肤了。

“你回家后我们 Facebook 上见。也许稍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出去喝一杯。”凯莉说。

爱德华多感觉自己的双颊绯红。他掉转头看着马克，马克此时也在看着他。显然，马克注意到了那两个女孩，但他甚至都没打算跟她们说句话。他扬了下眉毛——然后将注意力转回到盖茨身上，盖茨是马克的偶像，他把别人都抛在脑后。

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当爱德华多和马克终于舒服地坐在马克位于柯克兰的暖气温度偏高的宿舍里时——爱德华多心不在焉地在一堆放在角落里小彩电上的电脑书籍里挑来挑去，马克弯身坐在放在公用区域中央的破旧的沙发上，光着的脚丫伸在他面前的矮小咖啡桌上——马克终于提到了刚才见到的女孩。

“那些亚洲妞儿真漂亮。”

爱德华多点了点头，翻着其中一本书，他在努力地理解封面的含义，那上面写有他觉得自己永远都弄不懂的方程式。

“是啊，他们想在今晚稍晚些时候见到我们。”

“那肯定挺有趣的。”

“应该是吧——马克，这究竟是什么？”

一张纸从一本电脑书下面滑了出来，正面朝上地落在了爱德华多那系得很紧的意大利皮鞋的鞋带上。即使是从他弯着腰的角度看，爱德华多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法律式样的标题和文本格式——那是一封来自某个康涅狄格律师事务所的信，措辞相当严肃。这封信是写给马克·扎克伯格的，但爱德华多仅从第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和他也有关。TheFacebook 这几个单词相当醒目——还有“损害”和“滥用”的字眼也非常醒目。

发件人：卡梅隆·温科吾斯

发送时间：2004年2月10日星期二晚上9点

收件人：马克·埃利奥特·扎克伯格

主题：重要通知

马克：

我们（泰勒、蒂维雅和我）注意到你建立了一个叫做 TheFacebook.com 的网站。在这之前，我们和你达成了一项协议，你将帮助我们开发我们拥有的网站（哈佛联谊会）并需要按时完成（请特别注意建立我们网站的窗口很快就关闭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你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协议，我们因相信了你的不实陈述、欺诈和/或其他可控告的行为而受到了物质上的损害，为此，我们认定你应该赔偿我们的损失。你拖延了我们网站的开发计划，却在我們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在未经过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开发你自己的网站，和我们网站开展了不公平的竞争。你也滥用了我们的工作成果，包括我们的主意、想法、概念和研究成果。

根据以上法律责任，目前我们已经通知了我们的律师并准备采取行动。

我们还准备向哈佛行政委员会就你违反学生手册上规定的道德行为准则的事情提出诉求。请注意我们诉求的依据是你违反了学校对于你和同校学生的交往中必须遵守的诚实和直率的要求，你违反了尊重他人的财产和权利的准

则，以及你缺乏对他人人格的尊重。除了根据法律规定，在这些道德准则的约束下，滥用也是一项可控告的行为。

为了暂停这些行为，我们要求你采取如下措施，直到我们全面评估了你的网站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为止：

1. 终止并停止 TheFacebook.com 的所有扩张和更新；
2. 书面告知我们你已经这样做了；
3. 书面告知我们你不会向任何第三人透露我们的工作成果、我们的协议或这些要求；
4. 这些要求必须在 2004 年 2 月 11 日下午 5 点之前做到。

即便你遵守了上述要求，我们仍然保留考虑采用其他行动来进一步保护我们的权利和挽回你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你的合作将避免进一步侵犯我们的权利和引起更多的损失。

如果不能达到上述要求，我们将依据法律和道德准则考虑立即采取措施。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给我回电子邮件或安排一次碰面会。

卡梅隆·温科吾斯

副本也同时通过学校邮件发送

“我认为这是一封要求终止并停止的邮件，”马克嘟囔着说，他仰头靠在沙发上，双手放在头后面，“那两个女孩的名字是什么？我喜欢矮点儿的那个。”

“你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邮件的？”爱德华多问，没理会马克的问题。他感觉血液在涌向他的头部。他伸出手拾起邮件，

再次快速读了一遍，语气看起来相当紧张。通篇信件充满了指控——而在最底下，清楚地说明了谁在指控。泰勒、卡梅隆和蒂维雅代表他们的网站哈佛联谊会。他们指控马克偷窃他们的主意、他们的编码——并要求他和爱德华多关闭 TheFacebook，否则将面对诉讼。

“一个星期以前，就在我们刚建好网站后，他们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同时还有一封平信，说他们将向学校起诉。他们说违反了哈佛的道德准则。”马克说。

我的天啊！爱德华多盯着马克看，但和往常一样，不能从那毫无表情的脸上读出任何东西。温科吾斯兄弟在控诉马克偷窃他们的主意吗？他们的约会网站？他们想让 TheFacebook 关闭吗？

温科吾斯兄弟可以那样做吗？当然，马克跟他们碰过面，给他们发过电子邮件，让他们期盼过。但他没跟他们签订任何合同，没写过任何编码。而对爱德华多而言，TheFacebook 看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噢，它也是一个社交网站——但有好几十个——如果没有数百个的话。见鬼，校园里每个主修计算机课的人手头上都在搞社交网站呢。那个叫阿伦·格林斯潘的孩子甚至还把他的部分网络门户叫做“TheFacebook”或类似这样的叫法呢。那是否意味着他们都可以互相起诉呢？而原因只不过是因有相似的主意？

“我跟法学院的一个三人组谈过，”马克说，“我写了封回信。还给学校也写了一封信，就在那本书下面。”

爱德华多伸手去拿书堆里另一本电脑书，他找到了第二封

信，这封是马克写给学校的。爱德华多快速浏览了一遍，立即被震惊了——也感到高兴——他看到了马克在回复温科吾斯兄弟的信中所表达出的情感了。马克非常明确地告诉学校，The-Facebook 与他为温科吾斯兄弟所做的事情没有丝毫关联。

起先，我对那个项目感到好奇并被邀请完成网站的连接部分……在这个碰面会之后而不是之前，我开始搞 The-Facebook，没有用和哈佛联谊会一样的任何一个编码或功能。这是另外一项尝试，没有采用任何我们在碰面会上讨论过的主意。

此外，马克还觉得他被第一次碰面会愚弄了，他觉得那对双胞胎对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进行了错误的陈述。

在这个项目的开始阶段，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件具有商业倾向的事情，初衷是开发一项协助哈佛社区的趣味性产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这个网站给我的概念不像它最开始被描述的那样。

而且，马克根本就没让他们空等。

当我们在1月见面时，我就表达了我对网站的疑问（在哪里放图表、我估计还有多少编程工作有待完成、我们必须面对的硬件缺乏的问题、缺少使网站成功上线的促因等）。我告诉过你们，我有其他项目在做，以及那些事情（比完成你们的网站）的优先顺序更高。

马克断定自己被震惊了，他觉得因为在柯克兰食堂的几次碰面以及和卡梅隆、泰勒和蒂维雅之间的一些电子邮件往来而被那对双胞胎“威胁”。马克把他们的诉求看成是件“恼人的事情”，是件他置之一笑的事情，他觉得那是眼看别人把某件事情做成功了，自己也想不害臊地揩点油。

当然，这在爱德华多看来，说得有点过火了，因为 TheFacebook 还没让任何人赚到一点钱——而温科吾斯兄弟也没要求现金赔偿。但看到马克站出来为自己辩解，他还是颇感欣慰的。

爱德华多心里平静了一些，他把马克的信和那份终止并停止的指令一同放回那堆计算机书籍上。如果马克没被吓倒，那他也沒被吓倒，毕竟，爱德华多没见过那对双胞胎，他不是——一个电脑编码员，而且他仅能通过马克告诉他的关于两个网站的不同点来了解这些情况。根据马克的描述，那就像是一个家具制造商控诉某个设计了一把新款椅子的人，有成千上万款椅子，而制造某个款式的椅子并不意味着拥有那个款式的全部椅子。

也许那是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简单化的方法——但他们都是大学的孩子呢，又不是律师。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打一些狗屁官司。而事情的焦点仅仅是一个也许能让他们两人都能拍拖的网站。

“她们的名字是凯莉和艾丽斯——”爱德华多开始回答马克的问题，但在他还没说完的时候，宿舍门就开了，几乎撞到了爱德华多的背部。爱德华多转过头，看到马克的两个室友走了进来，任何人都能看出那两个孩子之间迥异的风格。

达斯廷·莫斯科维茨走在前面，他有着一张娃娃脸、一头

深色头发和一双浓眉，相当黑亮的眼睛里透出坚毅的眼神。他喜欢安静，性格有些内向，是一个主修经济学的电脑天才，为人也很和蔼，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克里斯·休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调的一个人，他有一头浓密的金色头发，喜爱社交、性格开朗，因在北卡罗来纳的山核桃区受过教育而有南方口音。在中学时期，克里斯曾是年轻民主社团的主席，在一系列的自由话题上，他简直可以被誉为一个活跃分子。他算得上是个时尚达人，喜爱名家设计的衬衫和短裤，还曾敦促爱德华多成为他们那群人中穿衣最潮的，虽然爱德华多最终还是挑选了偏向中规中矩的夹克衫和领带。马克有时会叫他“普拉达”，正是因为他的打扮。

他们四个一起——马克、爱德华多、达斯廷和克里斯——当然不是人们眼中的哈佛社交精英。实际上，或许他们相对任何大学的社交生活来说都是局外人，可以说是和产生洛克菲勒和罗斯福的大学根本不搭界。他们都是各具特色的极客。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也为些别的事情。

马克发起了他们之间的会话，因为那是件他已经决定的事情——爱德华多很快就意识到了那件事情在马克的世界中的运行方式。TheFacebook 发展迅速，对此，马克已经疲于应付。对于他的有些课而言，他很有可能过不了——如果他想让 TheFacebook 继续发展下去，他需要别人的帮助。

达斯廷可以处理一些马克不能自己做的有关电脑的事情。克里斯是个健谈的人——比他们中的其他几个人都健谈，那是肯定的——因此，他可以负责宣传和推广。到目前为止，《深

红》成了一个很不错的盟友，马克曾在大一时为《深红》做过一些 IT 方面的工作，这可以说跟那些溢美之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进一步而言，他们需要保持较高的媒体曝光率，因为 Facebook 的一个使命就是要让人们兴奋，让人们有登录的兴趣。

爱德华多仍将负责处理商业方面的事务——如果，真的有有关商业方面的事情的话。他们四人将是把 Facebook 推向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团队。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职位头衔，爱德华多将成为 CFO，达斯廷将成为副总裁和编程主管，克里斯将成为宣传总监。而马克——创始人、统领人和指挥官，也是国家的敌人。这是马克的说法，那也是马克式的幽默。

爱德华多听着这一切安排，心里在思忖着这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当只有他和马克两个人的时候，事情要简单得多。但他也知道，经营一家公司意味着聘请雇员，而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入可以用来支付人们的帮助。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增加更多的合伙人。马克的室友是聪明的，也是值得信赖的。他们是极客，就像他一样。而这无论如何都应该算是一项宿舍经营的生意。

马克同意对领导层的新安排，他也同意重组他们的所有权协议。达斯廷将获得公司收益的 5%，克里斯将获得的百分比将在今后决定，视马克他们估计出他将做的工作内容的多少而决定。马克将自己的所有权降至 65%，爱德华多将占有 30% 的比例。这看似非常公平。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任何钱进账，何必计较在一个虚无的东西里占有 30% 的比例呢。

把比例定好后，“生意的第一件事，”马克说，“我认为是

把 TheFacebook 推向别的学校的时候了。扩张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们已经征服了哈佛，现在是时候看看他们的模式能走多远了。他们同意只从另外几个名校开始。就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开始。网站将保持它的限制性——你必须拥有一个那些学校的电子邮件地址才能加入。最终，这个社区将变大，他们将允许跨校合作，而 Facebook 将不得不变大。

“但我们也必须开始和广告商磋商，”爱德华多附和道，不想就此把这个话题放下，“我们需要开始商业化操作。”

马克点头表示同意，但爱德华多心里明白他并非完全同意。马克知道他们应该赚足够多的钱来抵消租用服务器的成本——但他似乎不关心除了必须维持网站的成本之外的其他钱。可是爱德华多却想得不一樣。

爱德华多打心底里开始相信，他们将因这个网站而变得富有。当他环顾整个房间的四周，注视着他们几个聚集在一起的极品极客——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挡他们。

四个小时以后，当爱德华多斜着身子冲进洗手间时，他的心在胸腔里砰砰直跳，他的意大利皮鞋在有油毡覆盖着的瓷砖地板上打滑。高个儿苗条的亚裔女孩跨坐在他身上，她修长的光腿缠绕在他的腰际，她的裙子向上翻着，当他把她往洗手间的小间里按时，她弓着柔软的身子。他的双手在她敞开着的白衬衫里游移，摸索着她红色文胸的柔软面料，他的手指徘徊在她那挺拔的、丰满的双乳上，触摸着她那如饴糖般完美的肌肤的细腻质感。她喘着气，她的嘴唇紧挨着他的脖子边，她伸出

舌头舔他。爱德华多的整个身体都开始颤抖，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几步，更用力地把她往小间墙壁上推，他感觉到她在他的怀里扭动。他把嘴唇放在她的耳朵上，她又喘气了……

紧接着另一个声音也回荡在洗手间里。某个东西重重地打在小间冷冷的铝框架的另一边围墙上——然后是打情骂俏的声音，再是笑声。很快，笑声止住了，轻柔的呻吟声取而代之，还有唇唇相碰的声音。

爱德华多咧嘴笑了，现在他和马克不仅共享一个网站，也共享一段经历。宿舍楼的男洗手间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魏德纳图书馆的书堆，但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爱德华多的思绪又回到把腿缠绕在他腰际的女孩身上，在他隔壁小间的疯狂朋友的鼓舞下，他有了一个想法，这使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他们都有了各自的追星族。

除此之外，他也意识到，他对某些事情真的是想错了。

看来一个电脑程序真的可以让你有机会拍拖。

坐 在前台的女人在竭力使自己不去看那对奇怪的双胞胎。她假装玩弄着自己的名片盒，手指在纸上来回摸索，黑色发髻忽上忽下地跳跃着，但泰勒不时可以看到她苍绿的眼睛在快速地眨巴眨巴。她情不自禁地往泰勒他们那边看，他们在她桌子前的等候区里一张让人感觉不舒服的沙发上互相紧挨地坐着。泰勒没有责怪她，她看起来几乎像大厦一样疲倦，如果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能为这个可怜巴巴的、工作过度劳累的女人带来丝毫的快乐，那么就能算得上是他们今天做的善事吧。见鬼，如果泰勒早料到会有这样一个让她开心的任务的话，他和卡梅隆会穿得一模一样，就像还是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以一身条纹睡衣搭配着童帽出现在哈佛校长的办公室会显得有些失礼，深色运动衣打上领带看起来更合适一些，但办公室外的接待员似乎不怎么在意他们的穿着。至少，她在情不自禁地看着他们，不管她怎样竭力掩饰。再说，现在还有谁用名片盒呢？

事实是，经过了过去一周的事情后，泰勒不会抱怨别人怎样注意他。他对被人忽视感到十分厌倦。首先是福兹海默楼的高级导师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但只是把他们的投诉转交给了广告版办公室。然后是广告版的系主任，也对他们表示同情，并仔细地阅览了他们那长达十页的对马克的投诉信——可是却觉得无论如何那样的事情都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而马克本人——废话连篇地亲自回复了他们那封终止并停止的邮件。马克坚称，自己直到他们最后一次在1月15日的碰面会之后才开始搞 TheFacebook.com。这看似很奇怪，考虑到他在1月13日就已经注册了 TheFacebook.com 的域名。马克还坚称他只不过是在帮同校学生的忙——免费地，只是出于他自己的慷慨行为——他还说泰勒他们的网站跟他的完全不同。

马克对泰勒及其伙伴的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都想直接联系一下这个孩子。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了一通，想让他亲自和他们碰面。在某个节点上，马克已经同意了见面——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只想和卡梅隆见面。随后那个碰面又落空了，他们之间的所有联系戛然而止。泰勒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相信马克了。在他看来，马克当着他的面都能撒谎，即使见面，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里，互相紧挨着坐在一张和麻省楼一样古老的沙发上，任由接待员盯着看。对泰勒而言，这里的一切都是古老的。的确，建于1720年的麻省楼是哈佛校园里最古老的建筑，同时也是美国所有大学建筑物中最古老的两座之一。大楼的入口跟校园大厅相垂直，传说中的约翰·哈佛的塑像就

竖立在此。学校导游总是带领未来的哈佛学生畅游在校园之中，他们一次次地把这个塑像称为“三个谎言的塑像”，因为雕刻在它的基座上的话——约翰·哈佛，创立人，1638年——这实际上是假的，因为那并非约翰·哈佛的真正雕塑，约翰·哈佛实际上并没有创建哈佛，而大学实际上建立于1636年。即便如此，塑像也常常成为其他常青藤学校学生恶搞的对象。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在他们的足球队到来时将它涂成绿色，耶鲁大学的学生试着把它涂成蓝色或在它的膝盖上塞一个斗牛犬的复制品。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哈佛学生甚至在半夜造访塑像——在它的脚上撒尿，据说这样能得到好运气。

泰勒在想他和他的兄弟是否也应该在经过塑像和进入麻省楼那荒谬可笑的氛围之前试着进行一个撒尿仪式。凡是能够聚集到的好运气，他们都需要。而得到拜见哈佛校长的机会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凡是能够利用的关系，他们都用到了——家庭、波斯廉俱乐部以及朋友的朋友。现在他们既然坐在那里了，在校园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的办公室外面等候——驱散笼罩在心头的恐惧感是不容易的。

当接待员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时，泰勒差点都从沙发上滑落了下来。那个女人握着听筒，点了点头，然后就朝他们这个方向看过来。

“校长现在要见你们。”

她指着她右边的一扇门。泰勒深吸一口气，跟着他的兄弟走到门边。当卡梅隆伸手去握门把手时，泰勒冲那个女人微笑了一下，仿佛在默默地乞求她祝他们好运。至少，她也回笑了。

校长的办公室比泰勒想象的要小，但它的装备却显示出真正的学术风范。其中一堵墙下放满了书架，一张大木桌上、多个古典式样的边桌上以及在一片具有东方风情的地毯上设置的小小休憩处上，都摆满了书。泰勒注意到桌子上有一台戴尔台式电脑。这台戴尔电脑意味深长，因为那是放在校长办公室里的第一台电脑。拉里·萨默斯的前任尼尔·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曾对电脑这个装备感到厌恶，拒绝在他的办公室放置任何电脑。萨默斯能够在技术上领悟电脑的事情是一个好迹象——至少他有可能理解这件待解决的事。

除了电脑，那些古典的边桌也能让泰勒对校长有所了解。上面惯例性地摆放着他孩子的照片，旁边还摆放着用相框框起来并带有签名的萨默斯与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的合影。紧挨着的是一张框起来的一美元钞票——上面有萨默斯的亲笔签名，象征着他在1999~2000年期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时代。萨默斯本科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在哈佛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了学校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年仅28岁。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期满之后又回到了哈佛，成了哈佛的第27任校长。他的资历极深，泰勒知道如果有人有权介入这个事情并解决它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萨默斯。

当他们走进校长办公室时，萨默斯正坐在他桌子后面的一把皮椅上，手里正拿着电话。他的行政助理坐在几英尺之外——一个面容友善的非洲裔女人，也许40多岁吧，穿着与房间的装饰很搭调的套装。她挥手示意他们两人进去，指着桌子前面的椅子让他们坐下。

萨默斯还没挂掉电话，可目光却一直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入座。他还继续小声讲了几分钟的电话。泰勒想象着电话的另一端或许是正飞往某个演讲会现场的比尔·克林顿，或者是在森林的某个地方怜悯树木的阿尔·戈尔。

萨默斯终于挂断了电话，开始打量他们两人。他的脸短小而宽阔，显得胖乎乎的，下巴小得简直都看不出来，他的眼睛像扫描仪一般在泰勒和卡梅隆身上来回扫视。

慢慢地，萨默斯身体向前倾，他那像婴儿般胖乎乎的手在办公桌上摸索着，手指停留在一叠打印的页面上，捏住纸张的一个角并举起它们。泰勒立即看到了那就是他和卡梅隆写的洋洋洒洒长达10页的投诉信，讲述了他们与马克·扎克伯格之间往来的细节，以及他们商定的时间期限，从蒂维雅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开始到《深红》发表对Facebook创立的报道文章。那10页纸代表了大量的工作，一路艰辛走来，最终来到了校长的办公桌上，这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事情。

但萨默斯随后的举动让泰勒和卡梅隆都感到非常吃惊。他没说一句，捏着纸张的一角，举在胸前，仿佛它们是通篇废话一般。他又向后仰靠在他的椅子上——把脚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一种纯粹是厌恶的眼神盯着兄弟俩。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泰勒咳了一下，脸迅速变红了。他看了一眼那个非洲裔女人，她正忠实地作着笔记，她已经把萨默斯的问题记在了一张空白的记录纸的顶部。

泰勒把目光移回到校长身上。萨默斯话语里的蔑视意味是

相当明显的。泰勒做了个手势，指向校长的胖乎乎的手里拿着的纸张。泰勒指着他和卡梅隆寄往校长办公室的信件的第一页，简要地介绍了一下他们的情况。

写给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的信

亲爱的萨默斯校长：

我们（04级的卡梅隆·温科吾斯、04级的蒂维雅·纳伦德拉和04级的泰勒·温科吾斯）给您写信，希望您能约见我们。就我们最近提交给广告版却被他们拒绝的一项投诉，我们想与您谈话。我们的投诉是有关一个大二学生在与哈佛社区的其他成员交往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诚实和不直率的行为，他的行为违反了行为准则，对此，我们证据充分。学校的学生手册中有如下规定：

“学校希望所有学生在与本社区的其他成员交往的过程中都是诚实和乐于助人的。”

我们想简要地给您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在本学年早些时候，我们三人联系上了这个学生（和我们以前找的学生一样），让他为我们的网站项目工作。他同意为我们的网站工作，而这也开启了我们与他保持了三个月的工作关系。在这三个月中，这个学生违反了我们之间的协议，我们相信了他的不实陈述，这给我们造成了实质上的损害。他拖延了我们网站的开发，同时却着手建立他自己的网站（TheFacebook.com），与我们的网站展开不公平的竞争，这一切都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或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的。

我们得到的示意是这件事情不属于学术及其相关范畴，然而，我们坚信这个学生的行为完全违反了艺术与科学学院在1970年4月14日采纳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决议，具体如下。

“个人成为学校的一员之后就加入了一个具有这些理想化特征的社区：自由言论、自由探索、学术诚实、尊重他人的人格以及对推定性变更持开放性态度。”

我们认为您作为学校的领导，应该知晓那些有损行为准则和社区要求的事件。我们坚信哈佛对此事坐视不管的后果将在学校社区之内和之外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求在您方便的时候尽早与您见面并就此事与您交谈。谢谢您。此致

敬礼！

04级学生卡梅隆·温科吾斯

04级学生蒂维雅·纳伦德拉

04级学生泰勒·温科吾斯

校长沉默了几分钟，他至少可以借这个时间假装重读一遍他们的信。泰勒清了下嗓子。

“我觉得这是不言自明的。马克偷窃了我们的主意。”

“那你们想让我对这件事做点什么呢？”萨默斯问。

泰勒惊愕地看着校长。他转过头看了下他的兄弟，卡梅隆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当他眼看着校长的手像钳子一样抓

着纸张在空气中摇来晃去时，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泰勒眨了下眼睛，艰难地让心中的愤怒驱赶走惊愕。他指着校长身后的书架，可以清楚地看到多年以来的众多哈佛手册。手册一直以来都会颁发给每位新生，里面列出了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以及管理层认为应坚守的行为准则。

“对另一个学生进行的偷窃行为是违反学校规章的，”泰勒说着，随后又根据自己的记忆引用了一段手册里的话，“‘学校希望所有学生在与本社区的其他成员交往的过程中都是诚实和乐于助人的。所有学生都应尊重私人和公共的所有权，偷窃、挪用、滥用或损害财产或物件将导致纪律处分，包括被要求从学校退学。’如果马克进入我们的宿舍拿走我们的电脑，您会把他赶出校门。噢，他做了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他拿了我们的主意和我们的工作成果，学校应该介入这件事情并坚守哈佛的道德准则。”

萨默斯叹了口气，把那10页纸扔回到他的桌子上。泰勒看着它们落在一堆颜色鲜亮的魔术球旁边。传闻那些球是校长的前任给他的，因为那就是校长要做的事情——变戏法，要变戏法般地应付人、事、问题等。泰勒可以从萨默斯的脸上看出来，他和他的兄弟将被变戏法般地打发出这个房间。

“我看过你们的投诉，我也看过马克的回复，我不认为这是一件跟学校有关的事件。”

“但不是有道德准则吗？”卡梅隆插话道，一时忘记了他们面对的是校长，却只看到一个胖乎乎的、态度轻蔑的男人对他们所做的所有努力胡说八道，“不是有道德准则吗？如果不对事

情进行把关，那么道德准则有什么用？”

萨默斯摇了摇头。他的面颊也跟随这个动作左右荡漾，就像一个旋转着的表皮风暴里的肉波一样。

“你与学校达成了一项道德准则的协议——而不是在互相之间。这个事件发生在你们几个人和马克·扎克伯格之间。”

泰勒失魂落魄地倒在他的座位上。他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被眼前的这个人、这个体系、这个学校本身。他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哈佛社区的成员，是这个高尚的、有秩序的世界的一分子。而眼下这个号称那个世界的领导者却告诉他社区是不存在的——各个极客应该自个儿管自个儿。马克侵入了这个系统，但那不是萨默斯的问题。

“但学校有义务坚守行为准则——”

“学校没有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产生在学生之间的技术性争论。”

“你建议我们怎么做？”泰勒问，心里感到很失落。

萨默斯耸了耸肩。他圆润的肩膀看起来像是两个被捕获了的猎物给放到了他衬衫里一样。从他沉默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真的不在乎泰勒和卡梅隆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跟他一起解决。或找到其他的某个途径来解决它，比如法律途径。”

泰勒知道这个男人在暗示什么。跟马克当面谈谈——这绝无可能，考虑到这个孩子可以毫不在乎地当着他们的面撒谎。要么起诉他，但这似乎是一个更让人讨厌的选择。

这真的十分令人沮丧。学校校长在让他们自行解决这个问题

题，管理层不打算过问整件事情。TheFacebook 是校园里一个广受欢迎的现象，马克正变得越来越有名气，他的网站人气也在日益增长——而校长从根本上来说是认可了他的成功。

也许萨默斯是真心实意地认为温科吾斯兄弟没必要投诉这个孩子。也许他相信了马克所写的东西——网站的不同之处非常大，温科吾斯兄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网站没先上线而感到生气。或者是萨默斯根本就不在乎。

当萨默斯实质上是在挥手示意他们离开时，泰勒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泰勒意识到，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去找马克。当他带着他的兄弟走出校长的办公室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看到那个胖乎乎的男人又走回了他的电话旁。泰勒知道自己会将这个时刻铭记在心，因为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个时刻意味着他天真时代的结束。

对泰勒·温科吾斯来说——不管错误与否——那个孩子偷了他的主意并将其据为己有。

如果在哈佛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的话，那么马克·扎克伯格就能侥幸逃脱。

第17章 肖恩的第三场胜仗

这是一次多么奇特的长途旅行啊……

这 不难想象发生在2004年3月的某个早上的事情，即使那个时刻本身也只是在人们的回忆中才具有历史意义：当肖恩·帕克被跳跃在他头脑中的那个突兀却具有音乐感的想法唤醒时，他的眼睛倏地睁开了，一只狂乱的小铃虫从他耳管的薄膜里爬出来，感染了他的灰白质，为他的突触提供能量，将所有的红灯瞬间变成绿灯。他咧嘴笑了，这和平时一样，他抬头凝视着白色的空白天花板，竭力回想自己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一次多么奇特的长途旅行啊……他将眼中的最后一丝睡意揉出去，然后伸了个懒腰，感受到了厚羽绒枕头那清爽舒适的面料——他想起来了。

肖恩躺在一个小卧室的床上，床被紧紧地抵在色彩柔和的墙壁上，他的头深陷在那个枕头之中。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褐色卷发缠绕在一起，在枕套的柔软面料上铺散着。他穿着一件

T恤衫和一条运动裤，但他这样的穿着只不过是现在才早上6点；他的阿玛尼夹克、裤腿修长的深黑色DKNY牛仔裤和剪裁讲究的普拉达衬衫正挂在通向洗手间门背后的钩子上。

这是一次多么奇特的长途旅行啊。肖恩的咧嘴笑变成了柴郡式^①的，嘴唇的边缘伸得相当长以至于都差点弄疼他了。是的，他知道自己真正在哪儿——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肖恩在那个小小的卧室四处打量，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木质梳妆台、放满电脑书的书架、角落里的台灯、微型床头柜上处于休眠状态的手提电脑。房间里到处都撒满了衣服，地板上、书架上，甚至连台灯上都挂了衣服，但肖恩不介意，因为那些衣服大多数都是他的，而那些不是他的衣服则相当地性感。他看到一个有花边装饰的文胸、一条超短裙、一件吊带衫和一根时髦的紧身皮带——是那种所有加利福尼亚的大学女生都热衷的装束。即便是在这儿，情况也是如此，这里比较偏北，棕榈树的叶子在雾霭里比在阳光中更容易下垂。我的天哪，在斯坦福大学，女生们也是一副加利福尼亚女生的装扮，丝毫不在意学校的威望地位。当然了，她们都是金发美女。让那些生气的黑发女郎去掌控常春藤学校的风尚吧，西部是金发美女的天下。

肖恩抬起一只胳膊。他不知道他房间里的文胸、裙子、吊带衫和皮带是谁的——他猜想要么是他的某个室友的客人的，要么是来这里看望他自己的某个人的。他也不清楚这些衣服为

^① 柴郡式 (Cheshire)：来源于英国俗语“笑得像一只柴郡猫”，形容夸张的咧嘴微笑。——编者注

什么会在他的房间里。他也许认识那个女孩，也许不认识。不管怎样，她也许认识他——或至少她认为自己是认识的。似乎斯坦福大学的每个人都认识肖恩·帕克。这有点搞笑，考虑到他并非那里的学生。他住的这个房间有很多斯坦福大学的孩子——这真的只是宿舍的延伸而已，就在校园旁边。肖恩不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甚至都还没上大学。但他却是一名校园红人。

他没有他最初的商业伙伴——肖恩·范宁——那么出名，但那些人是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两个少年通过创建一个叫做奈普斯特的文件共享网站，改变了唱片行业，这个网站可以让各个地方的大学生免费听到他们想听的任何音乐，让他们可以在宿舍的隐秘环境中与其他人在网络上共享音乐。奈普斯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项改变世界的创新——噢，那成了某种引爆——但却是一种美丽的引爆。

奈普斯特——是肖恩与范宁在一个网络聊天室里认识之后共同创建的，那时他们都还是中学生——与其说是一个公司，还不如说是一项创新。奈普斯特让音乐免费、让音乐可以下载——赋予了每个有电脑的孩子以能量，使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自由——那不是摇滚乐的内涵吗？那不是人们对网络的期望吗？

当然，唱片公司不那么看。那些唱片公司像哈耳庇埃^①——

^① 哈耳庇埃（Harpies）：居住在哈耳庇埃岛的鸟身女妖，传说中是宙斯派去折磨一个叫菲纽斯（Phineus）的人的妖怪。——编者注

样对两个孩子发起疯狂的攻击。他们反击了，但结果早已不言自明。当它最终跌倒时，有些人认为是肖恩·帕克的错：根据有些书面报告显示，他写的一些电子邮件结果却在打官司时帮了唱片公司的忙，这些愚蠢和轻率的举动使奈普斯特玩完了——但你可以看出，那从一开始就是肖恩的问题，同时也是他的优点。他就是他自己，他的内心没有秘密。

而且他也不为任何事情后悔。后悔绝不是他的风格。

当然，在奈普斯特垮掉之后，他可以蜷缩成一团，或者跑回家依赖父母。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肖恩又回到了那匹“硅马”上。仅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他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想出了一个建立在共享概念之上的主意——但这次，他们瞄准了电子邮件和联系信息。也是从免费系统开始做起，只是一个可以发送信息更新要求的小程序——后来却演变成了一种可以长期自行修复的在线业务名片系统。肖恩他们将这个公司命名为Plaxo。

噢，后来，在肖恩看来，那也引爆了。不仅是公司——Plaxo仍然还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业务现在可能价值上千万美元——但肖恩已经不参与其中了，玩完了，这事儿过去了。在他看来，他被赶出了他自己的公司——这是一件在现实中比传言还要丑陋的事情。

说它丑陋，是因为在肖恩看来，有一个真正的恶棍参与其中——是一个詹姆斯·邦德式的恶棍，一个城府很深的、古怪的威尔士男人，非常富有却有严重的夸大狂倾向。吸纳这个风投怪物最开始是肖恩的主意——因为他认为Plaxo需要钱，他以

为自己知道怎样应对风投。但迈克尔·莫瑞茨（Michael Moritz）不是什么风投，他是红杉基金（Sequoia Capital）的合伙人之一，也是硅谷货币贵族中的一个神。他在雅虎和谷歌都有投资，赚得的财富相当巨大，以至于没有哪个人会再对他的赚钱方法产生疑问。

在肖恩看来，莫瑞茨隐遁、神秘而疯狂。从一开始，他和肖恩就几乎在每件事情上都意见相左。肖恩是一个自由思想家和具有闯劲儿的年轻企业家，而莫瑞茨眼中仿佛只有钱。红杉基金为公司提供资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肖恩就觉得莫瑞茨决意让他离开——离开他所创建的公司！——当然，他拒绝了。那成了一次激战，一场风投“政变”——最终，肖恩意识到他会输掉这场战斗。他那两个跟他一起创立了公司的密友——在肖恩看来，他们屈服了莫瑞茨和董事会的压力。据财务报告显示，当肖恩试图还击，说让他退出的唯一方式是他是否可以把他对公司持有的大部分股份以现金的形式出售时——这使红杉基金进入了战备的状态。肖恩认为莫瑞茨做了一个詹姆斯·邦德式的恶棍所做的事情——雇了一个私人侦探四处跟踪他，并竭力促使他离开公司。

肖恩开始注意到当他离开公寓时有人在一辆黑色玻璃窗的车子里注视着他。当他通电话的时候，他注意到奇怪的咔嚓声，他的手机上甚至还有来自陌生电话号码的莫名其妙的回叫信号。这让他感到很可怕。

有可能他们真的是很卑鄙。和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通过奈普斯特和 Plaxo 出了名——肖恩热衷于派对。他喜欢女孩，

当然也不是一个圣人。肖恩刚 20 出头，算得上是硅谷的一个摇滚明星，说话飞快，脑筋也转得飞快。他具有某种急促、忙乱的特质——这是一种很容易被误解的特质。

因此，或许他们抓到了他的把柄——或许没有。不管怎样，在肖恩看来，莫瑞茨把他排挤在外，这迫使他从自己的公司走出来，迫使他把通向自己办公室的钥匙交出来。同时，肖恩也相信自己失去了这个公司以及他以前的两名好友。这是件丑陋的事情，也很凄惨，而且在肖恩看来，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件事却真的发生了。不仅是对他而言——这样的事在整个硅谷随时都在发生。

那就是风投资金的特点。它棒极了——直到变得可怕为止。

Plaxo 失败了，但那对肖恩·帕克来说并不意味着结束——远没有结束。甚至在奈普斯特和 Plaxo 这两件事情之后，硅谷的八卦新闻记者对他更感兴趣了，他们开始把他描绘成该市的一个坏男孩——热衷于女孩、名家设计的服装等。当然了，还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有关毒品的传言。可卡因、药丸，天晓得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呢。肖恩差不多可以预料他在某天打开 Gawker^① 时，能读到有关他自己注射小海豹血的事情。

对肖恩来说，他是个坏男孩的说法显得有些滑稽。他猜想对任何一个知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尚蒂利长大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都是十分滑稽的。他是个瘦得皮包骨的孩子，对花生、蜜蜂和贝壳类动物过敏，不管到哪里，他都带着装满肾上腺素

① Gawker：美国的一个专业博客网站。——编者注

的自动注射器。他患有哮喘病，也随身携带一个吸入器。他的头发乱得太离谱了，有时看起来特像一个爆炸头。好吧，说他瘦得皮包骨有些夸张，但他在身体上是不受别人威胁的。单人床大得足够可以让他进行体操表演了。硅谷的坏男孩吗？这个说法相当荒唐可笑。

肖恩又看了一眼散落在他房间地板上的有花边装饰的文胸，笑了。

好了，或许肖恩确实曾经辉煌过。他有一段带着些许快乐味道的时光。正如私人侦探可能会发现的那样，他喜欢女孩——有时是很多女孩。他喜欢很晚出去，还喜欢喝酒，曾被几个夜总会赶出去过。而且，噢，他还没上大学。当奈普斯特飞速发展时，他就离开了中学，从没有回过头。

但肖恩不是个坏家伙，他是个好小伙。在他看来，自己甚至算得上是一个超级英雄。虽然他的姓是帕克，但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蝙蝠侠。白天是布鲁斯·韦恩^①，穿梭在CEO们和企业家们之间。晚上是身披斗篷的斗士，努力改变这个世界，赋予每个大学生自由。

和布鲁斯·韦恩不一样的是，肖恩还没有什么钱。他创建了史上最大的两个互联网公司，却身无分文。当然，Plaxo将在某一天价值不菲，他会得到那些价值的一大部分，甚至或许是千万财富，或许是上亿的财富。而奈普斯特如果没让他变得富有，也至少是让他获得了知名度。有些人甚至已经把他和硅图

① 布鲁斯·韦恩：“蝙蝠侠”（美国漫画和电影中的人物）的名字。——编者注

(Silicon Graphics) 公司的创始人吉姆·克拉克 (Jim Clark) 相比较, 吉姆·克拉克同时也是网景 (Netscape) 和永健 (Healtheon) 的负责人。肖恩已经把它们其中的两个踢出局了, 他只是需要一个第三场胜仗来使人们的这种类比看起来更恰当。

肖恩一直都在留意下一场战局。这次, 他寻找的是某种能真正改变他生活的事情。当然, 每个人都在寻找下一次大展宏图的机会。区别在于, 肖恩知道下一件大事是什么。对此, 他信心十足, 几乎是宗教般虔诚地相信: 社交网络。

仅仅在几个月前, 肖恩和社交网站友人网取得了联系。他给他们介绍了一些 D 系列风投基金, 把他们介绍给了城里的一些好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有搞贝宝 (PayPal) 的那个叫做彼得·蒂尔 (Peter Thiel) 的人, 他是肖恩的一个同事, 也曾与红杉基金的那帮人发生过争执。

但友人网不是肖恩的下一项大事业, 它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 而肖恩几乎不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平心而论, 友人网也有它的局限——它真的只能算是一个约会网站。友人网是一个不错的网站, 修饰得很好, 但它的内容只是关于见到你不认识的妞儿并试图得到她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然后还有我的空间, 这是一个刚起步却增势迅猛的网站, 肖恩也去了解了一番, 最后决定还是不去。我的空间是一个了不起的网站, 但对肖恩来说, 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交网站。人们上我的空间不是去交流的, 而是去晒自己的。它就像是一个大型的自恋场所, 内容包括: 看我吧! 看我吧! 看我的车库乐队, 喜剧列表, 表演票, 组合建模等等。它等于是把你

的品牌摆在那里并希望有人会注意你。

因此，如果说友人网是一个约会网站，我的空间是一个品牌工具的话，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肖恩不能确定——但在某个地方，就在那里，他知道有一个范宁式的人在某个地下室里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在搞社交网络领域中的奈普斯特。肖恩必须保持自己眼界的开阔。

肖恩知道自己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如果那不是价值10亿美元的公司——他自己的YouTube、谷歌——那么就不值得他花时间。但他已经有了Plaxo，而这段经历却不怎么令他满意。

他的下一次，要么大干一场，要么什么也不干。

肖恩强迫自己坐下来，他内心中的能量正在升腾。现在是再次寻找的时候了。他看了一眼蒲团旁边的小桌子，注意到那台打开着的手提电脑正躺在一只粉色女式手表旁边。那不是他的手提电脑，那么，就应该是他的一个室友的或他自己或某个室友的访客的，不管怎样，那是他从床上就能伸手拿到的东西，这成了他的第一项默认选择。现在是查看他的电子邮件并开始做他早上的例行事务的时候了。

肖恩伸手拿过手提电脑并轻柔地将它放在膝盖上。几秒钟以后，电脑从休眠模式中活动起来。他立即注意到电脑已经通过斯坦福大学的网络连接到了互联网上。他也注意到有个网站在屏幕上打开着。显然，手提电脑的主人昨天晚上上过网。出于好奇心，肖恩滚动着整个屏幕，浏览了网站的内容。

那是肖恩以前从没看到过的东西。这有些怪异，因为他几

乎什么样的事情都见过了。

网站的顶部和底部都横跨有光线柔和的蓝色条纹。看起来像是某种门户网站。一个女孩的照片在左边——肖恩看到了她美丽的金色头发、动人的笑容、美不胜收的蓝眼睛。然后，他看到她的图片下面写有关于她的信息。

女，单身，对男孩感兴趣，正在寻找朋友。然后是她已经找到的朋友的列表，她的网络，她喜欢的书籍，她正在斯坦福大学上着哪些课。

在她的个人简介旁边是一句她自己写的话，以及她的一些同学对其做的评论。看似每个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拥有斯坦福大学的电子邮箱。他们是她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朋友——而不是某些想约她的人，如友人网中的内容。也不像我的空间里充斥着某些想晒新摇滚乐队或新的时装爱好的人。这是她真正的社交网络——在线，处于连接状态，并持续地处于连接状态。即使是当电脑处于休眠状态时，社交网络也是苏醒着的。它不是静止不动的。

它是流动的。

它是简单的。

它是漂亮的。

“我的天！”肖恩自言自语着。

多么绝妙啊！他努力地眨着眼。一个社交网络——目标是大学市场。这看似相当明显。社交网站市场的最大空白是大学——而大学又是社交网络的一个如此完美的市场。大学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交需求。一个人在大学时拥有的朋友比生

命中任何其他时间段的都要多。我的空间和友人网错失了一个使用社交网络最频繁的人群——但这个网站又是怎样的呢？这个网站似乎直接就瞄准了主矿脉。

肖恩把注意力移到页面下方。那里有一行古怪的小字：
由马克·扎克伯格制作。

肖恩露出笑容。哦，他喜欢那样，非常喜欢——制作这个网站的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页面的下方。

肖恩按了几个键，打开了谷歌的网页。他开始搜索，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找到了很多内容，其中大多都是来自一个单一来源——《深红》，哈佛大学的校报。

这个网站的名字叫做 TheFacebook，由一个大二学生在6到8个星期前建立。在四天时间之中，哈佛的大多数学生都注册了。到了第二个星期，它大约有了5 000个会员。然后他们扩展到了其他几个学校，现在估计有接近50 000个会员。这些学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

天哪！这个东西发展得真快。

肖恩的嘴里嘟哝着：“TheFacebook。”为什么不只叫“Facebook”？那是某种能让肖恩疯狂的东西。他的心里一直在做那样的事情，凭直觉简化某些事情，把它们理得更顺一些。他吃惊地意识到甚至当他还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在蒲团上来回地抚摸着，把上面的皱褶弄平。他冲自个儿笑了笑，加了些强迫症到神经质症状列表上。给硅谷闲话^①打个电话吧：

^① 硅谷闲话（Valleywag）：美国的一个科技博客网站。——编者注

坏坏的、患有哮喘病的、对花生过敏的、具有强迫性神经症的肖恩·帕克正在追求一个新项目……

因为那正是肖恩将要做的事情。他要找到这个马克·扎克伯格，而且他要看看这个孩子有多棒。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像它们看起来那么漂亮的话，那么他将帮助这个孩子把 Facebook 变成一份大事业。

要么大干一场，要么不干。就是这样简单。比这小的事情不能算是成功。

肖恩已经做了两件事了——奈普斯特和 Plaxo。

Facebook 能成为他的第三件事吗？

“快点，爱德华多。你觉得他们真的会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吗？这里需要吗？”

女孩子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可那却使情况更糟糕了。爱德华多盯着她看，但她已经把头转回鸡尾酒列表上去了，现在马克也在扫视那个该死的东西。也许凯莉是对的，没有人会要他们出示身份证，但那无关紧要。她和马克都没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但它却让爱德华多变得狂乱。而且还不止在饭店，在整个纽约之行中，马克都在闲混，假装把这件事情当成个大笑话。也许这对凯莉来说是无所谓的，她出现在晚餐聚会上仅仅因为她恰好来皇后区看望家人。但马克应该是来纽约出差的。

虽然他们住在朋友那里而没住酒店，但爱德华多支付了所有的差旅费用以及餐饮和出租车的费用。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用 TheFacebook 的资金在支付这些费用，就是说爱德华多在1月，也就是3个半月前拿出的那1 000美元现在正急速减少。

这使此次旅行的花销被定义为业务开销——因此，马克应该是把这次旅行当成正儿八经的出差的。

但他什么也没做。爱德华多曾自己努力安排了一些与潜在广告商的会晤，却没有一次会晤的效果特别好，而且，马克在一半的会议中差不多都昏昏欲睡——在剩下的几次会议中，也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等爱德华多来打开话题。虽然他们见到的每个人看似都对 TheFacebook 的注册人数动心——根据最近一次统计，人数超过 75 000——但没有人愿意投一大笔钱用于网络广告。他们一直都没弄到大笔的广告收入，从总体上来讲，在网络上打广告还是件相当冒险的事情。让广告商看出 TheFacebook 的优异性就是件困难的事情。上 TheFacebook 的人倾向于比上其他网站的人要待得更久的事实对他们不具吸引力。比这更让人动心的统计是，大多数试用过 TheFacebook 的学生倾向于再次回来——每天的比率为 67%——可这也不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但如果马克能严肃点对待这件事情的话，情况可能会稍微好点。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他们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在纽约的一个最高档的新餐厅里，马克身上还是穿着那件有羊毛边帽子的运动衣，脚上的两只拖鞋在桌子下互相拍打着——就算他们没准备在 66 餐厅见几个潜在的广告商，这也仍然属于商业场合，马克应该穿得更得体些。至少也应该穿得时髦点，因为他坐的位置十分抢眼，显得和环境格格不入。

66 餐厅位于翠贝卡纺织大厦的第一层，很可能是爱德华多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餐厅。它光线柔和，布置简约，极具现代

感，12英尺高的曲线形玻璃墙占据了通往大型鱼缸的入口，将用餐区域和厨房分隔开来。地板是竹制的，磨砂玻璃板将各个皮沙发休息间分隔开来。那里还有一个40人的大桌子供大家公用，紧挨在另一堵磨砂玻璃墙边，服务生就活跃在那堵墙的背面，他们的影子在那里回来舞动。中国式红色锦旗挂在天花板上，除了这个布置的提醒之外，这个餐厅看起来更像是各种风格的融合而不是纯粹的亚洲风格，至少爱德华多认为是这样的。他们的客人还没来，他们已经从菜单上点了些东西：葱姜糖汁猪肉、鲔鱼泥、清蒸龙虾爪、塞入鹅肝的特大型虾饺。爱德华多的女朋友对这些菜不怎么感兴趣，他能看出她只不过是在等待点甜品——装在中式外带小盒子里的家常冰激凌。如果她可以说服某个服务员在不看他们年龄的情况下给他们提供一些酒品的话，她会全然忘记冰淇淋这回事。

虽然凯莉不是他们网站的负责人，但她高挑漂亮，自打宿舍洗手间那一幕开始，爱德华多一直在努力让她保持对自己的兴趣。马克早已失去了她的朋友艾丽丝，但他看起来毫不在乎。但是在眼下，凯莉不是占据爱德华多思绪的头号问题，他更关心的是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餐厅——以及他们即将碰面的那个小伙子。

爱德华多对肖恩·帕克所知不多——但通过他在网上进行的简单搜索来看，他不喜欢这个人。肖恩是一个硅谷怪兽，一个以看似相当惊人的方式折腾出了两个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创业家。对爱德华多来说，他看起来像是某种野人，甚至有些危险。爱德华多不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什么想和他们见面，或想从他们

那里得到什么。但他敢肯定，他不想从肖恩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说肖恩，肖恩到。当肖恩从曲线形的玻璃门后面出现时，爱德华多一眼就看到了他。你不可能认不出这个人——因为他的出场方式很特别，手指像某个卡通人物一样在墙上弹跳，像一个塔斯马尼亚怪兽一样飞奔在餐厅里。他在餐厅里上蹿下跳的，似乎认识每一个人。在向女主人问好的时候拥抱着一个女服务员，然后走到邻近的一张桌子旁跟一个穿套装的男人握手，同时抚摸着那个男人的孩子，就像是他们一家人的朋友一样。天哪，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

他来到爱德华多他们这一桌，冲他们微笑。他的笑里带着些许野性。

“我是肖恩·帕克。你们肯定是爱德华多和凯莉。当然，还有马克。”

肖恩径直把手伸向桌子另一边的马克——就在此时此地，爱德华多看到——马克脸上的表情是：脸颊突然绯红、两眼放光。这完全是偶像崇拜般的表情。在爱德华多看来，对马克而言，肖恩·帕克就是神。

爱德华多应该早点意识到这一点的。奈普斯特终究是极客的一面旗帜，是黑客在最大的舞台上参与的一场战役。最终，黑客输了，但那没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仍然是史上最大的黑客行动。而肖恩·帕克活过了那场战役，接着搞了Plaxo并第二次使自己出了名。爱德华多并没有刻意去记他在谷歌上看到的内容，因为肖恩在凯莉旁边坐了下来之后就立即开始聊起自己来，他叫住路过的某个女服务员，为大家点了些饮

料，那个女服务员也算是他的一个朋友，当然，是他以前光临这个餐厅时认识的。

肖恩的故事说个没完，他的能量十分惊人。他聊到了奈普斯特和他参与的战斗，也聊到了 Plaxo 以及那些使他差点儿玩完的更丑陋的战役。肖恩对他的一切经历都十分坦然：在硅谷的生活、在斯坦福大学和在洛杉矶的派对、成了亿万富翁的朋友以及那些正在努力成为亿万富翁的朋友。他把自己的世界描绘成了一段真正令人激动的经历——爱德华多可以看出来，马克对那些事情全盘接受了。马克看来就像是要冲出餐厅去订一张直飞加利福尼亚的机票。

当肖恩终于讲完他的故事时——暂时性的，爱德华多认为是这样的——他转过身，问他们 TheFacebook 的最新进展。

爱德华多开始跟肖恩讲到他们目前已经发展到了 29 所学校，但肖恩却把脸直接转向马克，问他采取了哪些战略促使各个不同的学校参与。

爱德华多坐在那儿，心里感到有点窝火，马克则生硬地通过举例解释着他们的战略。他讲述了贝勒大学的故事——那个得克萨斯的小学校在最初是怎样拒绝采用 TheFacebook 的，那是因为那个学校自己已经有了一个社交网络。马克他们没有选择正面迎击的方式，而是列出了方圆 100 英里内外的所有学校的表格，让 TheFacebook 先进入那些学校。很快，所有贝勒大学的学生看到他们的朋友都在 TheFacebook 上——他们实际上是在乞求 TheFacebook 进入他们的校园。在几天之内，贝勒大学原来的那个社交网站就成了历史。

肖恩看起来对这个故事感到非常兴奋。他加了些话，援引了他在斯坦福大学校报上读到的内容——3月5日的斯坦福日报上写着：“学生们逃着课，功课也不做，却入迷地待在电脑前达数小时之久。Facebook.com的潮流席卷了整个校园。”那篇报道出来之后，85%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在24小时之内加入了Facebook.com。

马克似乎对肖恩对自己的关注感到很开心。而对肖恩来说，似乎也对马克这个粉丝感到开心不已。他们立即就对上号了，这不可否认。对于爱德华多来说——唉，肖恩并非故意冷落爱德华多，但他确实对马克更为关注。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电脑迷——但另一方面，肖恩给马克留下的印象并非是一个电脑极客。肖恩当然是一个极客，但他的极客特征看起来更优雅，就像是在某些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上扮演一个极客的角色。这不是因为他的穿着或夸张的举止，而是因为他对这个房间氛围的掌控，除了马克他们之外，他还能感染其他桌的气氛。肖恩看起来像一个艺人，并对他所做的事情非常在行。

晚餐很快过去了，但是对爱德华多来说似乎像永久那么漫长，当凯莉终于拿到冰激凌时，他高兴得都快鼓起掌来了。当中国式外带盒子全部腾空时，肖恩买单之后就起身告辞了，他向马克许诺说他们很快会再见面。然后这个动作飞快的、像托钵僧一样的人物消失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0分钟之后，爱德华多和马克站在餐厅外面的人行道上，爱德华多的手在空中挥舞着招呼着出租车。爱德华多的女朋友跟肖恩一起去见他的女朋友了，他们去翠贝卡附近的一个酒吧

见一些共同的朋友。爱德华多稍后会跟他们会合，但他还要打几个电话，试图安排与更多的广告商见面。爱德华多不想放弃，不管情况有多么艰难。

爱德华多的手还在空中，他看了一眼马克，能看到马克的脸上还有那种绯红的颜色。肖恩已经离开了，但他的魅力还存留在空气中。

“他像一个江湖郎中式的销售员。”爱德华多说，竭力想改变马克的印象，“我是说，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但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他。”

马克耸了耸肩，没接话。爱德华多皱了下眉头，他能感到自己的话没被理睬。马克喜欢帕克，把他当偶像一样崇拜。根本没有办法让他改变主意。

爱德华多猜想这也没什么关系，至少在目前是这样的。他还看不出来肖恩准备对他们投钱，这个家伙还没什么钱呢，至少据爱德华多所知是这样的。但是 TheFacebook 需要钱，随着它的日益增长，爱德华多他们不得不升级服务器。而且爱德华多他们意识到还需要多聘请几个人来搞编程，按他们的说法是实习生，但也不得不支付这些人一些薪水。

这就是为什么明天爱德华多他们要去新开一个银行账户，并投一些钱到这个项目中去。爱德华多已拿出了 10 000 美元投入到了这个账户。马克自己没有任何资金，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依靠爱德华多的钱。

虽然肖恩自己拿不出多少钱，但他或许跟风投资金有些联系。但谢天谢地——一直以来马克对钱的不感兴趣使引入风投

资金变得毫无可能。对马克来说，TheFacebook 这个网站仍然主要以乐趣为主，而且必须要“酷”。显然，刊登广告不是“酷”的行为，风投也不是“酷”的行为。穿套装打领带的人、有钱的人——永远都“酷”不起来。爱德华多不必担心，因为马克不会这么快就去找风投资金。

然而，爱德华多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对马克而言，肖恩·帕克除了有一些风投朋友之外，他还是“酷”元素的代表。但爱德华多把这个想法抛在脑后，不去想它。目前，情况看起来还好——他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因为每个人都喜爱 TheFacebook。爱德华多他们迟早都会想出办法从这个该死的东西上赚到钱——在不需要肖恩·帕克的帮助下。爱德华多有一种感觉——肖恩·帕克应该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他们那个小网站的人。大笔财富会来敲门的，比在纽约的高档餐厅请一顿饭还要大的财富会到来的，这只是时间问题。

“是的。是另一个。”

“你在糊弄我。”

“没有啊。”

起初，爱德华多抵制住了转过头去看的冲动。他想尽量全神贯注地听教授讲课，这位教授长有胡须，头发乱如蓬蒿，正在这间中等大小的教室前方来回踱步。但不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爱德华多甚至连这是哪门课都不清楚，只知道肯定是跟某种高级计算机语言有关的内容，而对此他一无所知。这是爱德华多又一次代马克上课，TheFacebook 正在占用他们两人的校园生活时间，甚至连上课时间都不得不充当他们迅猛发展的生意的临时办公时间。目前，爱德华多手头的任务就是战胜那股转身去看的冲动——但他还是那样做了，因为情不自禁。

爱德华多大概花了一秒钟的时间才认出那个家伙——年龄在40开外，衣着是灰色的套装加领带的组合，腋下夹着个手提

包，坐在两个穿着校队网球运动衫的大二学生中间，跟周围环境显得完全不搭调。这个家伙脸上露出了傻傻的笑容——当他看到爱德华多回头看他的时候，他的笑容甚至变得更夸张了。

天哪！这好荒谬。到校园里来跟踪他们的风投已经不是第一个了，现在春季学期即将结束，学校也将放假，他们来学校的次数频繁得有些可怕。来的还不止风投，还有一些重要的软件和网络公司的代表。穿套装的家伙跟着他们来到了柯克兰的食堂以及图书馆，有一个甚至还找到了马克的宿舍，在门外停留了三个小时等马克从计算机系开会回来。

这种盯梢有很多，但事实上，这些公司还没有提供任何真正的资金——只是暗示会有资金提供。有几个给出了数字——像玛索球^①一样大的数字，有七位数——但还没有人真正拿出钱来，马克和爱德华多都倾向于对这样的说法不在意——即使他们有兴趣出售一些股份，而对此，他们还没讨论过。同时，Facebook 的注册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 150 000 人次，而且每天都有好几千新的注册会员。如果情况像那样持续发展的话，爱德华多敢肯定这个网站将会很值钱。现在，学期又即将结束，他和马克必须对将来的发展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

即使有达斯廷和克里斯为他们分担工作量，TheFacebook 也开始让人感觉像一个全职工作。快放假了，也更容易平衡各个方面的事情了，但 TheFacebook 当然会是爱德华多他们两人在

① 玛索球 (matzo-ball)：原意为一种犹太食品，通常用来形容巨大的数字。——编者注

夏天首要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爱德华多在跟广告商的周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在积极地谋求全国性的大广告商和当地广告商的业务，并已经为少数几家大公司做了一些免费的试用广告——如 AT&T、美国在线和 Monster.com。

爱德华多还卖出了一些广告位给几个哈佛的本科生组织，同时学院同盟付给爱德华多他们每天 30 美元用以宣传他们即将进行的新罕布什尔之旅，因此，这个网站能赚到一点点钱。但这点钱还不足以抵消迅速增长的服务器费用——还有必要的升级和维护费用，因为现在有那么多人上这个网站，并且是 24 小时全天候的，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爱德华多还在结构上推动了业务的进展。他和马克于 4 月 13 日正式组建了公司，从法律意义上建立了 TheFacebook 公司，公司注册地在佛罗里达州，爱德华多的家就在那里。在公司的成立文件上，他们根据在马克宿舍里的约定制定了公司的所有权结构：马克占有 65% 的股份，爱德华多占 30%，达斯廷占 5%。克里斯仍然有望在将来得到一些股份，但还没确定下来。无论如何，仅仅拥有了那些文件就已经让人感到正式一些了——即使目前还没赚什么钱。

但即使在有了公司文件以及网站疯狂增长的情况下，决定在几个星期后的假期中做什么仍是件难事。马克和爱德华多都作出了找份暑期工的打算。马克还没找到自己合意的工作，但爱德华多通过他在凤凰队的关系以及他家人的朋友设法找到了一份在纽约某个相当有威望的投资银行当实习生的工作。

爱德华多跟他的爸爸反复讨论了这个实习生的工作机会——

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爸爸更倾向于哪种选择。TheFacebook 在日益增长而且出奇般地走红，但它仍然还没实实在在地赚到什么钱。实习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一次相当不错的机会。而且 TheFacebook 寻求的大部分广告商的公司都设立在纽约，一边做着实习生，另一方面在业余时间搞 TheFacebook，这样难道不是很好吗？

爱德华多正打算跟马克说这件事情，马克却先让他大吃一惊。虽然 TheFacebook 也是马克的优先项目，但他打算跟他几个搞电脑编程的伙伴一起搞一个叫做 Wirehog 的副项目。其中有亚当·丹吉洛（Adam D'Angelo），是中学时期跟他一起创作了 Synapse 的朋友，还有安德鲁·麦科勒姆（Andrew McCollum），他的一个同班同学，也是主修计算机的。

Wirehog 基本上属于奈普斯特和 TheFacebook 的混血儿，给人感觉是社交网络，其实是一个文件共享程序。Wirehog 是一个可下载的软件，可让他人和朋友共享任何东西，从音乐到视频都可以共享，通过在个性化的个人简介页面里与其他朋友相连，同时，本人对自己的资料有掌控权。马克的意思是当 Wirehog 搞好之后，他要把它作为一项应用融合到 TheFacebook 里。同时，马克和达斯廷还将继续升级 TheFacebook，他们希望在夏天使用这个网站的学校数量能从目前的大约 30 所增加到 100 所以上。

这是一项令人眩晕的任务，特别是同时还要搞 Wirehog 项目。但马克看起来是兴奋大于压力。马克打算将自己的时间在两个项目中做一些安排，这使爱德华多对做实习生的事稍

感轻松。

但这种轻松点的感觉没能持续到马克告诉他第二个惊人的消息之后，那时，爱德华多开始觉得有点担心了。马克昨天才把这个消息爆料给爱德华多，事实上，这时爱德华多已经接受了实习生的机会，他甚至都已经开始在纽约寻找出租公寓了。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马克曾解释道，当他在宿舍听“六罐装的贝克”（six-pack of Beck's）乐队的音乐时，觉得自己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应该待在加利福尼亚，那里是他应该待的地方。他想在硅谷搞 Wirehog 和 TheFacebook——那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对像马克一样的电脑程序员来说，那是所有偶像的所在地。凑巧的是，安德鲁·麦科勒姆在硅谷的艺电公司弄到了一份工作，亚当·丹吉洛也会在那儿找到工作的。马克和他搞电脑的朋友们甚至在帕洛阿尔托一条叫做 La Jennifer 的街上找到了一套便宜的转租房，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的旁边。对马克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他会带上达斯廷一起在租来的房子里搞个店铺，这样，Facebook 和 Wirehog 就能有个安身之处了。这个地方就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在线世界的中心。

即使是在过了一天之后，爱德华多仍然还没能回过神来接受马克爆出的第二个惊人消息。事实上，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主意，不仅是因为加利福尼亚远离纽约，而且对他来说，那里也是一个充满危险和诱惑的地方。当爱德华多在纽约寻求广告商时，像风投那样穿着套装的人就坐在他们后面几排的位置上，时刻关注着马克。而比那些穿套装的人更糟糕的是，还有肖恩·

帕克那样的人——他们知道具体的操作细则。去加利福尼亚这件事情以前还不曾被列入计划。马克和达斯廷应该是负责程序的，而爱德华多应该是负责业务的，如果他们分开了，爱德华多如何按他们事先约定的那样指导业务呢？

当爱德华多提出自己的担忧时，马克对此不以为然，没有理由能证明他们不能同时在两个城市工作。马克和达斯廷可以继续编程，同时，爱德华多可以寻找广告商并处理财务方面的事务。无论如何，现在是没有时间来争论这个问题的，马克已经作出了决定，而爱德华多也已接受了他在纽约的实习生的工作机会。他们要做的仅仅是找到一个让这些事情运转的方式。

爱德华多不喜欢这个主意，但他猜想这样的情况只会持续几个月，然后他们都会回到学校，被一些穿着夸张的灰色套装的风投们四处追逐。

“我想我应该跟他谈谈。”当爱德华多回绝掉那个男人拥有100瓦特能量的笑容时，轻声低语道，“你也想去吗？跟他们吃吃免费午餐还是不错的。”

马克摇了摇头，“我们今天在面试实习生。”

爱德华多点了下头，他想起来了。为了能在夏天结束前达到100个学校的目标，马克和达斯廷决定他们需要带至少两个实习生跟他们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对此，他们当然要花钱，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免费跟他们跑到国家的另一端去。马克他们通过计算机系打的广告说他们将为这份暑假工作支付大约8000美元的薪水，此外，还将在从La Jennifer街上转租来的房子里提供食宿。看起来薪水蛮不错的——考虑到公司都还没赚到钱

——但爱德华多还是同意为这个项目再次提供资金，从自己的投资收益中拿出钱来。他打算过几天以公司的名义在美洲银行开设一个新账户。爱德华多抽出 18 000 美元存入这个账户，并打算给马克一些空白支票以支持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项目。作为公司商业经营方面的负责人，做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应该的。

“把那个大汉搞定之后，”爱德华多回答说，“我会过去帮那些实习生。”

“应该是有趣的吧。”马克回答道，爱德华多确信自己看到了诡异笑容的端倪。

在马克那个不同寻常的世界里，有趣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

“加油吧！”

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爱德华多在目睹这一切的情形，当他跨进地下室教室的门口时，那里刚好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在一片吵闹声、沙哑的笑声和掌声中，他不得不从一堆旁观者中挤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热闹的大多数都是男的，主要是大一新生和大二学生，他们都是学电脑编程的——这很明显，从他们面颊上的苍白颜色到安于待在天棚低矮的、超现代的电脑实验室里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当爱德华多挤进这群看热闹的人中时，这些学生全然没有理睬他，而当他终于挤进去时，他能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游戏还在进行着，而这比他所能想象到的要“有趣”很多很多。

电脑实验室的中央被清理干净了。经过清理，五张桌子被排列成一排，桌子之间挨得很紧，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台手提电脑——紧挨一排盛满杰克·丹尼的烈酒杯。

五个电脑极客坐在桌子边，猛烈地敲打着手提电脑的键盘。马克坐在这排桌子的尽头，手里拿着一个计时器。

爱德华多从他站的有利位置可以看到电脑屏幕——但对他而言，屏幕上的内容只不过是一团混乱的数字和字母而已。毫无疑问，那几个孩子在匆匆阅览一些拜占庭式的复杂电脑编码，也许是马克和达斯廷设计的，意在测试他们的能力有多强。当有个孩子编码编到屏幕闪烁时，他往上看了一下，然后一口气喝下了一杯烈酒。人群又爆发出了一阵掌声，这个孩子又回到了他的编程工作中去。

爱德华多即刻回想起了他当初为加入凤凰队而参加的划船比赛。而眼前的这个情形也称得上是一个加入形式——加入“马克的世界”，一个马克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电脑天赋而创立的最后俱乐部。那是一项比赛、一项测试——也许是这些孩子参加过的实习生面试过程中最古怪的环节，但如果这个事情使他们觉得厌烦的话，那么他们谁都没表现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纯粹是乐在其中。他们在喝酒的同时还做着黑客的事情——证明他们不仅能在编程的压力下工作，也愿意跟随马克到任何地方。不仅是在加利福尼亚，他们愿意在马克的带领下任何地方。对他们来说，马克不仅是一个同学，他简直就是一个神。

在随后的10分钟里，他们继续嚷嚷、敲打键盘、喝烈酒，突然有两个孩子一跃而起——几乎是同时地——把他们的椅子往后转。

“胜者已经出来了！祝贺！”

那时，有人按了一下连在房间一角的扬声器上的MP3播放

器，放出了一首 Dr. Dre 的歌：加利福尼亚，现在是开派对的时候……

爱德华多不得不对此付诸一笑。他被围在了人群中间，瞬间，这个地方又是一片喧闹，每个人都走上前去祝贺新实习生。爱德华多被人群挤向后面，他也任由自己随着人流移动，看到马克有今天这个时刻，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爱德华多看到马克和达斯廷加入那几个实习生在房间的中央形成的一个小团体，他还注意到马克身边有一个漂亮女孩子：高个子，华裔，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笑容十分甜美。这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陪伴在马克身边。她的名字叫做普里西拉，爱德华多开始认为这个女孩子会成为马克的女朋友——这样的想法仅仅在四个月前都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诚然，对他们两人来说，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这次看起来是真正开心的，置身于一群把他当偶像崇拜的电脑程序员之中。爱德华多也是开心的，虽然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他们。

就在此时此地，爱德华多作出决定，他们可以开始公司的经营了。爱德华多可以在纽约打理公司的业务，马克可以和达斯廷、麦科勒姆以及几个实习生在加利福尼亚搞编程。也许他们可以在硅谷发展一些好的人际关系——一些爱德华多可以用来进一步开拓网站业务的人际关系。他们是一个团队，而爱德华多愿意做一个善于进行团队合作的人，即使那意味着只能在 3 000 英里之外关注着他们。

而且，不管怎样，三个月后他们都会回到学校——爱德华多将进入大四学年，马克将进入大三学年——生活还将继续。

也许到那时他们会变得富有，也许他们还会待在现在的地方，目睹着他们的公司逐渐壮大。不管怎样，和刚开始这项生意的时候相比，他们现在已经大大地不同了，爱德华多坚信他们的未来是瑰丽的。他将一切烦恼抛在脑后，因为一个善于进行团队合作的人就应该这样，没有必要忧心忡忡。

真的，爱德华多问自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会有多少问题出现呢？

“三。”

“二。”

“一……”

当泰勒看到蒂维雅和卡梅隆两人紧挨着、弓着身子站在台式电脑边时，他感觉自己握着香槟酒瓶的手在变苍白。蒂维雅的手指悬在电脑键盘上方的空中，他正全力地把页面调出来，竭力使网站看起来更生动。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时刻是激动人心的：让他们的网站正式上线，自从2002年他们就开始在搞了，差不多整整两年了。他们将它重命名为ConnectU——主要是为了帮助他们从过去几个月里受到的心灵创伤中恢复过来，同时也是因为TheFacebook现在已经证实了哈佛联谊会背后的思想是可行的，并能在多个学校同时运作——网站终于准备好上线了。在长达数小时的讨论、规划和忧虑之后——为网站的设计、网站中的图表和网站的特色担忧了那么多天。这是一个

特别的时刻。

可是这一刻还没让人感到十分特别——或十分动人。也许是因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印度孩子敲打了电脑键盘上的某个键，而一对双胞胎在一间冷清的、几乎没人的夸德宿舍卧室里看着这个印度孩子做这件事。

泰勒的多数物品已经打好包并装在纸箱里了，也已标记好堆放在小房间的边缘。他和卡梅隆的爸爸将在几个小时后赶到那里帮他们搬出去——然后他们将永远地离开哈佛，踏入社会。噢，也许还算不上是社会。泰勒和卡梅隆将立即投入训练——甚至比他们在哈佛时接受训练的强度更大。为了帮助他们完成使命，他们的爸爸翻新了一间位于康涅狄格的船库。他们已经聘请了一个教练，而现在既然他们已经毕业了，就要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好好拼搏一番。当然，他们会花成千上万个小时用于训练。这将会是困难的、费力的，有时也会令他们异常烦恼。

但当泰勒他们在训练时，ConnectU还会继续。泰勒他们希望ConnectU能够得到全国各地大学的学生会员，能在某些方面跟TheFacebook、我的空间、友人网以及其他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的网站竞争，能在万维网上像病毒一样快速蔓延。

泰勒清楚他们起步的时机非常不利。他完全清楚“先动优势”这个商业理念，在成立咨询公司之后，他的爸爸在沃顿商学院教商学课程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他也给泰勒多次讲过这个概念。对某些行业来说，不是产品质量，或是公司策略制胜，而是谁先谁胜。也就是抢地盘，而ConnectU登场晚了。

这正是马克·扎克伯格造成的，这使泰勒他们感到强烈的挫败感。在泰勒看来，马克不仅偷窃了他们的主意，还拖延了他们两个月的时间。如果马克直白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打算为他们的网站编程，他们会另找他人。泰勒他们为此抓狂，但他们还是取得了进展，而且也不会责备马克击碎了他们的梦想。如果没有马克，也许泰勒他们能更早上线——这样，每个美国大学生所谈论的就应该是 ConnectU 了，改变那么多人的社交生活的也应该是 ConnectU。

泰勒他们深感受挫。每天，泰勒、卡梅隆和蒂维雅都不得不听同学无休止地谈论 TheFacebook。还不仅是在哈佛，到处都是这个该死的东西。从宿舍房间到大厅，以及每个卧室的手提电脑上，到处都是。在电视新闻中也一样，几乎每周都有报道。还有报纸，有时是一连几个早上都在报道 TheFacebook。

马克·扎克伯格，马克·扎克伯格，该死的马克·扎克伯格！

唉！泰勒有点困惑。他知道以马克的观点看来，他、卡梅隆和蒂维雅只不过是 TheFacebook 历史中的一个光点。在马克看来，自己为几个运动员校友工作过几个小时，觉得有些厌烦了，就放弃了。他们没有签订协议，既没有工作协议，也没有保密协议或竞业禁止协议。马克在电子邮件中糊弄了他们，当然，在马克看来，他欠几个甚至连简单的电脑编码都不会的运动员什么呢？现在他已经飞得那么高了，他们够得着他吗？

当然，泰勒读过马克写给管理层的信和他用电子邮件回复

给卡梅隆的“停止并终止信件”。“起先，”马克对卡梅隆这样写道，“我对那个项目感到好奇并被邀请完成网站的连接部分……在这个碰面会之后而不是之前，我开始搞 TheFacebook，没有用和哈佛联谊会一样的任何一个编码或功能。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用户可以上传有关他们自己的信息和他们自己的图片以及这些信息是可以搜索的。”

当泰勒和卡梅隆在努力寻求广告版的介入时，泰勒还读了马克写给学校领导的回复，内容看起来更加阴险。

我尽量不参与其他学生的项目，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太浪费时间了，也不能为我提供足够的创意空间和让我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然而，我确实努力运用自己的技能帮助那些试图发展他们自己的网站创意的学生。也许有一些误解，我能看出他们为什么感到烦恼，我成功地做了一个网站，而他们的仍然还没完成，但我确实没对他们作出任何承诺。坦诚地说，他们在我为他们免费工作后威胁我，对此，我有些吃惊，但在与其他一些资金雄厚并有着良好的法律关系的大集团打过交道后，比如微软等，我也觉得这种事见怪不怪了。

但那封广告版信件的最后一行字却使泰勒真正地感到苦恼。在破坏了他们的网站之后，马克得出结论：“我尽量地把它想成是一个小烦恼，对它不予理睬。每当我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个旁观的有钱人都想来分一杯羹。”

在泰勒看来，那完全是一派胡言。对泰勒、卡梅隆和蒂维

雅来说，那根本和钱没关系，而且从来都跟钱没关系。泰勒对钱只字都没提。天哪！他家很有钱。

那跟荣誉有关，跟公平性有关。也许在商业方面，那些东西可以被抛在一边。也许在一个黑客的世界中，那些东西没有他所能做的事情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比其他人要聪明多少。但对泰勒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荣誉更重要。

显然，马克对这件事的看法不一样。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有几次，泰勒都打算直接去那个孩子的宿舍跟他当面理论。但他还是抑制住了自己的这种冲动，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会有什么效果。

就在一个星期前的某天晚上，事实上是，当卡梅隆从一座河边宿舍里举办的一个派对中走出来时，他看到马克正站在街道的对面。当卡梅隆走近这个孩子一步时——只是想跟他说句话——马克转身飞快地离开了。

在泰勒看来，问题无疑是无法通过一次简单的谈话来解决的。事情已经变得异常丑陋了，简单的对话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看来就是要继续行动，并尽力而为。

当蒂维雅完成倒计时的时候，泰勒抛开那些生气的想法，把精力集中在位于电脑前的兄弟和朋友身上。这个时刻不是属于马克·扎克伯格或 TheFacebook 的，而是属于 ConnectU 的，泰勒希望他们的生活能翻开崭新的一页。

“弄好了，”蒂维雅继续说着，并提高了嗓门，“上线！”

蒂维雅的手指敲了一下键盘，屏幕闪烁了一下——然后就完成了。ConnectU 已经上线了。泰勒他们希望 ConnectU 能得到

人们的关注，希望大学生会注册，希望网站会逐渐壮大。

泰勒举起酒杯，此时，蒂维雅和卡梅隆也举杯和他一起庆祝。然后他喝了一大口，感觉酒在他的喉咙里流动。然而，尽管怀着喜庆的心情，但泰勒还是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了酒的苦涩滋味。

他深知，这种苦涩的滋味实际上跟香槟酒没有丝毫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那仅仅是一个有关物理学的问题：一股力相对于另一股来自相反方向的对等的力；一个运动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的状态，不管那项运动有多特别、多不受欢迎或多恼人。力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人根本没办法和物理学抗争。那个东西重 150 磅，肖恩·帕克全身都湿透了，他搬着这个特大号的红木办公桌，沿着密密麻麻的低矮平房的前沿阶梯一路走下去，他没办法让这个东西不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因此，他也任由它发出这样的声音。

相反，肖恩只是站在那儿摇着头，看着那个该死的东西侧翻到一边，随着砰的一声刺耳的声音落到靠车道旁的一片草地上。他等了几秒钟，仔细地听着——但他没听到来自房间里面的抱怨声，这是件非常好的事情。显然，他的女朋友没听到刚才砰的一声，这意味着如果他能够把这个现在有些损坏了的古怪大件家具弄到他的宝马车的后车厢里，她肯定是不知道的。

而车就停在几码远的车道上。

肖恩弯下一只膝盖，把手放在厚实木头的下面，试着拿起它。他使出很大的劲儿，涨得满脸通红，脚上昂贵的意大利驾驶鞋都陷入了草坪好几英寸。肖恩感觉自己的肺都快失去呼吸能力了，他咳了一声，很快，他决定放弃了。他在想吸入器是否能帮上忙，也许不能，他断定。更有可能的是，他不得不接受他搬不动这个东西的事实并跑去找他的女朋友帮忙。这不是一个最有男子气概的办法，但话又说回来，当肖恩的女朋友在斯坦福大学读大四的最后一学期时，肖恩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她的宿舍里，现在她既然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他们就有机会好好享受一下家庭生活了——即使是这样的时光也包含了在家门前一片宁静的小草坪上拖一个 150 磅重的办公桌。

“是肖恩·帕克吗？”

这个声音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打断了肖恩静静地沉思与办公桌有关的所有事情。肖恩抬起头，然后意识到声音来自他的身后，来自安静的帕洛阿尔托街，他女朋友的家人就住在那条街上。他转过身，斜眼望了一下，此时，阳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

肖恩调整好自己的眼睛的位置以免被阳光照射到，这时，他看到四个年轻小伙子朝他走了过来。在这附近看到年轻人挺奇怪的，这个沉睡的小镇并不是城郊社区最嬉皮的部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大杂院，到处都是平房式的住宅，游泳池，修剪整齐的草坪，甚至还有一两棵古怪的棕榈树——肖恩猜测这里居民的平均年龄比这些孩子看起来的年龄要大 30 多岁。肖恩觉

得他们应该是大学生，这从他们的着装可以看出来——运动衫、牛仔裤，其中有一人穿着帽子有羊毛边装饰的灰色衣服。

起先，肖恩没认出他们中的任何人，但当他走得更近一些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确实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这真是凑巧，”他嘟哝着说，一边在想那个人是谁。

马克·扎克伯格似乎也和肖恩一样吃惊，尽管这个孩子的脸部表情很难读懂。马克快速地介绍了一下他的同学并解释说他们最近刚刚搬进这附近的某个房子里——事实上，马克指了一下房子的位置，离肖恩女朋友家几乎连半个街区的距离都不到。马克和他的室友真的是无意中看到了肖恩——虽然肖恩从不相信有这样的巧合。命运、财富，不管你怎么叫它，但人生有时看起来就像是一系列的意外事件的集合。

肖恩花了很大力气才在纽约找到了马克·扎克伯格，而现在，就在加利福尼亚，这个天才男孩无意中投入了他的怀抱。诚然，自从在66餐厅的晚餐之后，肖恩和马克就好几次通过电子邮件安排见面的事情，事实上，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们曾希望能在维加斯的某项高科技活动上碰面，却没能如愿。但现在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肖恩解释了自己的情况——现在既然学期已经结束了，他在帮他的女朋友搬到她父母的房子里去，然后陪她待上几天的时间，但那之后他会暂时无处可去。肖恩能看到马克的眼中迸发出光芒来，毕竟，马克之所以来到硅谷，是因为那里看起来似乎是创建一个网络公司的绝佳地方。因此，让一个已经创立了两家令人们最热衷议论的公司的顾问住进同一套房子，有什

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呢？马克没有作出任何正式的邀请，但肖恩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如果肖恩对此感兴趣的话——他 also 知道肖恩是感兴趣的。

自打肖恩看见 TheFacebook 的那一刻起，他就想参与这件事情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肖恩将和创立这个网站的人住在一起。

肖恩将深度参与这件事情。

这个孩子飞过空中，就像中学课文中怪诞的彼得·潘^①一样，只是没有系安全带和手持引导线而已。他拼命地抓紧一根临时代替的电话线，这根线从一座烟囱的底部一直缠绕到房子的顶端，最终到达了游泳池另一边的电话杆上。这个孩子边走边尖叫着，但肖恩能看出他也许是醉酒多过害怕。然而，这个孩子想出了办法让自己在合适的时机出手，并做了一个空降式的旋转，让自己径直落在池子的中央。水花四溢，把一个户外烧烤架都弄得湿透了，甚至把伸出房屋后部面向 La Jennifer 街的木板都打湿了——那是一条同样静谧的城郊街道，离帕洛阿尔托中心仅几英里之远。

肖恩对房屋的布局安排相当满意。房子非常好，给人一种兄弟会宿舍的感觉——尽管马克和他的朋友只是在最近才搬进来。马克他们花了 100 美元在附近的一家五金店买来了电话线，并自己安装好，对烟囱或电话杆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至少

^① 彼得·潘 (Peter Pan)：苏格兰作家詹姆斯·巴利 (James Barrie) 一部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个小飞侠。——编者注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房子的内部不需要多大的改变。由于房子已经配有家具了，所以马克和他的朋友只带很少的日常用品进来。也许每个人都只有一两个包，还有一些床上用品——就是那些了。马克的父母寄了一些栅栏式的设备过来，因此，到处都可以看到金属薄片和栅栏护帽。马克他们还在当地一家家得宝店里选了些工程用白板——那些白板上已经涂满了潦草的电脑编码，有着各种鲜艳的颜色。房子的地板上扔满了空比萨盒、啤酒罐和相当多的空纸箱，它们是装过电脑设备的。特大号的客厅看起来像一个宿舍和一个工程实验室的混合体——每天24小时都一直会有某个人沉浸在多功能手提电脑或台式电脑中，这些电脑被放置于房间的四处，线也是到处缠绕着，就像某个被击落的外星飞船中的一些东西一样。这里播放的音乐是非主流音乐和摇滚乐的混合体——肖恩注意到，有绿日乐队的很多歌曲，这也很适合一群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黑客类型的人。

肖恩同样高兴地看到马克聚集的团队成员都是完美的工程战士。他们都是智慧达人，甚至连实习生也是那么的聪明——斯蒂芬·道森·哈格蒂和埃里克·希尼克，他们两人都是计算机专业的新生，是Linux和前端编码方面的专家。还有达斯廷和安德鲁·麦科勒姆，马克具备了拥有一个真正的智囊团的优势。这座房子里的职业道德令人惊叹：这个团队没日没夜地编程，这几乎是不成文的规定。包括马克在内——特别是马克——当他们没在睡觉、吃东西或绕过电话线扎进游泳池里的时候，他们就在电脑旁边。从中午到凌晨5点，编程、把大学一个一

个地加进 TheFacebook、把操作指南做出来、增加应用程序，还有开发 Wirehog。他们是一群拔尖的队员，也许是肖恩所见过的初创公司的最佳原动力。

肖恩在房子里没见到的人是爱德华多·萨瓦林。这起初颇让肖恩感到疑惑，因为在纽约的时候，爱德华多被当成 TheFacebook 名誉上的商业负责人，对于这一点，当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好多次了——他将负责网站所有有关商业方面的事务。但明显的是，自从肖恩踏进 La Jennifer 街上的这座房子开始，他就明白了爱德华多根本没有参与到 TheFacebook 的日常经营当中去。

事实上，根据马克的说法是，爱德华多去纽约做某个投资银行的实习生去了。这立即在肖恩的脑中拉响了警铃。作为两个大公司中的一员——并目睹了那么多的成功和失败的故事——肖恩知道一个初创公司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创始人的激情和抱负。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做它，真的要成功——你必须时刻和事业待在一起，每分每秒都要。

马克·扎克伯格就时刻和事业待在一起，他有动力、耐力和能力。马克当然是一个天才——但还不止这些，他具有将这样的事情做成功的必要的专注力，这样的专注力是奇特的和独特的。看着他每天编程到早上四五点钟——每个早上都是这样——肖恩深信马克颇有潜质，能够在充满活力的现代硅谷制造真正的最伟大的成功故事。

但爱德华多·萨瓦林在哪里呢？更确切的说法是——爱德华多·萨瓦林还算得上是等式的一部分吗？

爱德华多看起来是个极好的孩子。当然，他应该从一开始就待在那里。根据马克所说的，爱德华多为最初的服务器投了1 000美元。那是他的钱，目前来说，那是在为目前的经营提供的资金。那使爱德华多具有了一些影响力，这是当然的，正如每个初创公司的任何投资者一样。但除此之外呢？

爱德华多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商人——但那在确切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呢？硅谷的重心不在商业——那是一项持续进行着的战斗。在硅谷，你必须做事情才能求生存，而这些事情在任何的商业课程中都没讲述过。天哪，肖恩从没上过大学，当他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弄奈普斯特了。而比尔·盖茨则是哈佛肄业生。硅谷每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故事中的主角都不是通过去上课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他们成功地从这里走出来——有时只是背上背着一个行李袋，手里拿着一部手提电脑而已。

爱德华多没在这里——根据肖恩的判断，爱德华多对这里不感兴趣。因此在肖恩的头脑中对他几乎忽略不计。肖恩有马克，有马克的团队，有TheFacebook。肖恩相信在自己的帮助下，马克他们可以把这个公司建设成一个10亿美元的项目，而这样的项目，也是他一直都在寻找的。命运第三次垂青了他——天哪，肖恩睡在房间一个空角落的一张床垫上，他大多数的物品还仍然在某个地方储藏着一——他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了。

首先，他将帮这些小伙子弄清楚成为这项革新进程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因为肖恩·帕克对这件事的看法，正是硅谷的真正内涵。这是一场持续不断进行着的革新，肖恩将以他独

特的方式向马克他们展示这个世界的内容。

环顾房子的四周，看着这些小伙子，还有他们的栅栏设备和比萨盒，肖恩能感觉到他们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毕竟，马克他们是在创建一个顶级的社交网络，而他们至少应该明白真正的交际意味着什么。肖恩知道自己就是那个向他们展示“什么是可能的”的那个人。他是城中的摇滚明星——但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扎克伯格在最终甚至可以超过他。The-Facebook 将会变得火热——这意味着马克，尽管他总是给人一种忸怩的感觉，尽管他也有一些缺点——将成为这座城市祝福的对象。派对、高档餐厅、女孩——肖恩可以带领马克拥有这一切。

至于爱德华多，唉，这个孩子将错失公司下一步发展的机会。但这种事情在这样的竞技中是时有发生。爱德华多在合适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方——但地方已发生改变，而时间则以光速在前进。爱德华多可以紧抓不放——但他已经表露出他不具有这个地方所需要的东西。

可怜的孩子，肖恩暗自思忖着。

如果站在你旁边的小伙子抓住了一道闪电，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会把你和他一起带到同温层去吗？

还是你尽管被烧焦了，却仍然紧抓不放？

当美利坚航空公司的波音 757 宽体客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时，天上正下着瓢泼大雨。爱德华多把脸贴在环形窗上，可是除了雨之外，他什么都看不见。他根本无法弄清有多少架飞机等在他们前面，但因为这是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是个周五的晚上，雨又下这么大，很有可能他们还得在跑道上待一会儿。这意味着爱德华多将比预计时间晚很多到达旧金山，原定的时间是晚上 10 点——他感觉像是凌晨 1 点。爱德华多可能会在马克和团队的其他人在机场接到他的时候就感到疲倦——但他知道这没什么两样。从他们做计划的那天晚上开始，爱德华多就打算立即开始做了。

在飞机缓慢地向前滑行的过程中，为飞机提供动力的发动机的震动声在爱德华多疲惫的身躯中回响，他背靠在狭小的临窗座位上，尽力使自己感到舒服点。尽管他穿着自己的惯常装束，即夹克配领带，但他事先并没想到在 6 个小时的旅行中睡

觉会有什么问题。爱德华多上一个月在纽约过得相当繁忙，每天有10个小时都在路上跑，与广告商、潜在的投资者、软件制造商以及任何对 TheFacebook 感兴趣的人会面，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然后是在纽约的各个俱乐部进晚餐和度过夜晚的时光，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和凤凰队里一些也在这个城市过夏天的朋友在一起，当然还有些时间和凯莉待在一起，确切地说，凯莉现在在很多场合都自称是爱德华多的女朋友，爱德华多开始觉得她有点夸张。

爱德华多没有后悔——一点儿都不后悔——在第一天就辞去了实习生的工作——在那个小小的隔间坐下来的头几分钟里他就作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他不辞掉这份工作，那么他接下来的10个星期都会坐在那个隔间里，当时，他正盯着那叠要他分析的股票估价——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忽略了他和马克在宿舍里共同创立的生意的话，他就不可能像他的爸爸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爱德华多情不自禁地为 TheFacebook 担忧，特别是在深夜的时候，他在想马克和其他的团队成員在加利福尼亚做得怎么样了，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进展——以及他们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那么频繁地给他打电话。

当爱德华多在那个硬邦邦的狭小位置上伸展胳膊时，他自嘲了一番。也许他开始和他那个发疯似的女朋友想的一样，他已经在考虑要甩掉她了，也许是有一点嫉妒。难道那不是他搭乘最后一个航班赶到加利福尼亚的真正原因吗，他想亲自看看这边的情况以确认自己的担忧是否有依据。

到今晚结束之前，爱德华多敢肯定 TheFacebook 的一切事

务都将恢复正常。他和马克以及团队的其他人都会狂欢一下，再做点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一切都会很棒，一切都会随着一声起跑令而开始运转。

马克提到过一个肖恩·帕克能让他们得到邀请的派对——某个所有的大牌企业家都会参加的慈善活动。那会很有趣，也有机会认识更多类型的投资者，包括一些风投、一些主要的硅谷玩家，甚至还有几个网络界的名流。据马克说，肖恩已经带他们参加了好些类似的派对了。自从他们上个月来到加利福尼亚以来，马克已经体会到了这个地区所能提供的所有兴奋感。马克他们拼进了斯坦福的夏日场地（Summer Scene）、旧金山的硅谷，甚至还去了几趟洛杉矶的好莱坞进行高调的宣传。

肖恩·帕克认识每个人，每个人也都认识他。通过他，每个人也开始认识了马克。不管从何种意义上来讲 TheFacebook 都不是这个街区中最重大的事情，但它渐渐地成了整座城市谈论的对象，似乎每个人都想见见这个位于被大肆宣传的社交网络的帷幕背后的天才少年。爱德华多帮不上什么忙，但随着一次次地跟马克讲话，一次次地听马克说他因在纽约而错过的公司的里程碑性质的事件、派对或晚餐聚会，他变得越来越担忧了。更糟糕的是，马克毕竟是马克——当面都很难读懂，而在电话上也完全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跟马克说话有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跟一台电脑讲话。他听到你说的话了，并理解了，但只有在他觉得有必要回答的情况下才会答复你一下。有时，他根本就不答复。

爱德华多终于在广告商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具体来说，就是得到了一笔和 Y2M 的交易，以及得到了一些其他大玩家的重量级的许诺——如果说马克对此感到兴奋的话，那么他当然没有表现出来。公平点说，马克和他的团队在夜以继日地为网站添加特征，并和越来越多的学校签约。以他们现在的速度来看的话，TheFacebook 将在 8 月底拥有超过 500 000 个会员——这是一个相当动人的数字。但随着那些难以置信的增长量，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最要紧的是，马克他们很快就会需要更多的钱。公司还仍然靠爱德华多存在美洲银行的 18 000 美元在维持，当开立这个账户时，爱德华多给马克的是空白支票。广告收入还不足以应付这些开支，因为 500 000 个用户会用掉很多的服务器空间。而且很快，两个实习生将不够支持公司的运营。马克他们不得不聘请真正的雇员，拥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室，聘请正规的律师……

爱德华多准备好讨论所有的这些事情——只要他能单独和马克待在一起，他就会提这些事情。这些东西是不需要肖恩·帕克听到的，因为这与马克的访客无关，不管肖恩带他们参加了多少个派对。

爱德华多突然感到他的口袋里有嗡嗡作响的声音，他朝飞机四周看了一眼，顿觉困惑。然后他吃惊地意识到自己没关手机。当他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时，他的手机没什么信号，但最终还是接收到了信息。爱德华多看了一下窗外，看着飞机仍然还在柏油路面上滑行，然后把手机猛地从口袋里抽出来。

当他看着屏幕时，他抿起了嘴唇。

23 条短消息——全部都是凯莉发来的。太好了。

凯莉在波士顿，仍然在宿舍里，她参加了暑期班。头一天晚上，爱德华多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在电话上告诉凯莉自己要去加利福尼亚和马克及那些男孩们待上几天时间。凯莉反应强烈，说了一大堆多疑的话，怀疑他们会与在 TheFacebook 上认识的女孩子开派对。那是一个荒谬的概念——虽然，公平点说，爱德华多他们确实是在 TheFacebook 上认识了一群女孩子，还不止那样，他们还在校园内外变得相当出名了呢，也是因为这个网站的原因。至少对马克来说是这样的——天哪，他的名字在网站的每一个页面上都有。

但凯莉只是有点疯了。爱德华多他们才不会随便和女孩开派对呢，他们打算在硅谷大干一番事业呢。爱德华多给凯莉回了短信，告诉她要冷静。爱德华多记得他上次去凯莉宿舍的时候在她的壁橱里给她放了件礼物——一件新夹克，现在仍然包在一个萨克斯百货公司的礼品盒里。爱德华多让凯莉打开它，跟她说他在想着她，叫她不要担心。

爱德华多关掉了手机，把它塞回口袋中。飞机的发动机猛动了一下，机身向后倾斜，把他撞在硬邦邦的椅子上。难道他需要操心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他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付一个心怀嫉妒感的女朋友。

“不要害怕。好了，你害怕吧，但一切都很好呢。”

当爱德华多跟着马克走出航空站时，他扬了下眉毛，看到车就停在路边。他甚至都看不出这辆车是什么牌子的，但真的

是一辆很旧的车，整个车都在发抖。看起来像是其中一个轮胎比另外三个要稍微大一点，这使底盘奇怪地倾斜。换句话说，这辆车简直就是一堆废铁。

这似乎也不奇怪，因为马克是在几天之前从克雷格列表^①上买来这个东西的。它甚至都不用钥匙，只要随便动一下打火装置就可以启动。它的好处是，不必担心会有人偷它。

爱德华多把自己的行李袋扔进行李箱中，悄然在后座上入座。由达斯廷开车，没看到肖恩·帕克。马克解释说肖恩先行一步去参加他的宝马i系列的派对了，并已经预订到了一个贵宾桌。肖恩会把爱德华多他们的名字交给门童，这样，他们进去就没问题了。

这样也很好，因为这可以让爱德华多有机会与马克在从机场去他们宿舍的路上交流。

大多数时候都是爱德华多在说，马克在听——这是他们之间交流的通常特色。爱德华多详细地讲述了Y2M交易以及他在其他的潜在广告商方面取得的进展。他稍微提到了某些可能的融资计划，以及关于从每个TheFacebook的据点的当地广告商那里赚更多钱的想法。然后爱德华多跟马克说到了他那疯狂的女朋友，以及她如何在他从纽约飞来的途中给他发了12条新短消息。

马克似乎把这一切都听进去了，但他那只有一个单词的答

^① 克雷格列表 (Craigslist): 美国的一个信息发布网站，其中有大量的二手车交易信息。——编者注

复让爱德华多无法知道他的真正想法。马克对他自己这边情况进展的描述，关于加利福尼亚在过去一个月中的情况，关于肖恩·帕克、那些实习生以及他们宿舍的情况都是他通常说的那句话：“很有趣。”而这根本不能对爱德华多有什么帮助。

其间，当爱德华多他们缓慢地在这座山城拥挤、狭小的街道上前进时，这座城市的影像在他们旁边一闪而过。爱德华多认为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地方之一，但也很奇怪——为什么那些房子看起来像是一座建在另一座的顶上？为什么有些蜿蜒的街道铺了鹅卵石和架设了缆车的电线？为什么你会看到某个角落华丽、古典如明信片，而另外某个角落则有一群衣衫褴褛的无家可归之人围站在一个正在燃烧着的垃圾桶旁边？

很快，当爱德华多他们进入郊区的时候，繁华景象越来越少，无家可归之人越来越多。俱乐部比奥费尼奴还要远，位于充斥着支票兑现点、快餐店和按摩院的一个肮脏的延伸段上。当他们把车子停在一个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入口处时，爱德华多看到外面排了一长队人，还有一个穿着黑色套装戴着一副耳机的大个男人站在门旁边。

“这看起来前景不错啊，”当达斯廷把车子停在一堆占用了路边很多空间的废铁旁边的时候，他这样说道。附近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多看一眼他们的车子，“女孩子比男孩子多。那是个好的迹象。”

他们下了车，走近俱乐部的前门。和平时一样，马克有些畏畏缩缩的，因此，爱德华多主动走在了前面，向那个戴着耳机的大个子男人走去。那个男人看着他，注意到了他穿的夹克

和打的领带，然后又瞟了一眼马克和达斯廷，他们的穿着就像是电脑程序员，站在几英尺之外。那个男人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这些孩子以为他们能进这个地方吗？这里是旧金山，但即便是在这里也是要讲规矩的。爱德华多把他们的名字报给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对着他的耳机忠实地重复了这几个名字。然后他耸了耸肩，感到有些惊愕，最后把门打开了。

这个地方光线昏暗，乐感强烈。这里有低矮的两层楼，无数闪光灯正在闪烁，一段透明合成树脂质地的楼梯在酒吧上方盘旋而升至一个凸起的贵宾部——配有天鹅绒的围绳和衬有牛皮的圆形小房间。音乐的声音震耳欲聋——确切地说是音乐和舞乐的混合物——那里有穿着迷你裙和露脐上衣的女服务员不时穿梭在人群中间，手里拿着托盘，上面放着看起来愣头愣脑的颜色鲜亮的马提尼酒。这个地方真的是拥挤不堪，而女服务员则费了很大的心思才使那些马提尼酒不翻倒下来。

当爱德华多和他的朋友们走进人群几乎还不到 10 英尺的时候，就听到音乐声中有个来自楼梯的声音冲他们这边喊过来。爱德华多看到肖恩·帕克正站在通往贵宾部的楼梯的中间部分，兴奋地朝他们挥手。

“在这里！”

爱德华多他们几乎花了 5 分钟的时间才挤到楼梯的底部去，在那里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名字一一告诉另一个戴耳机的保镖。然后他们跟着肖恩去了贵宾部，并坐到了其中一张衬有牛皮的圆形桌子边。肖恩拿起一瓶贵得离谱的伏特加酒，给他们一一倒上。

当他们坐好开始喝酒之时，肖恩马上就开始讲他上次在这个俱乐部发生的故事——那是在一次颁奖典礼之后和贝宝的创始人在一起。肖恩说话的速度真快，也还是一如既往的怪诞方式，并且显得紧张兮兮的——以至于酒都洒到桌子上了，同时，他还用他那像靴子般的小尺码皮鞋轻轻敲击着地板。肖恩一直都是那样的，爱德华多知道他大脑的转动速度比其他每个人都快。

当肖恩在说话的时候，爱德华多情不自禁地看着他们的邻桌——因为那里坐了一群他所见过的最热辣的女孩子。确切地说，有四个人，一个比一个热辣。两个是金发女郎，穿着黑色的酒会礼服，她们那裸露的腿部长得像是外星人一般。另外两个是黑发女郎，说不清是哪个种族，其中一个的脑袋仿佛从皮质紧身上衣中迸出来一般，另一个穿着面料稀薄的夏季连衣裙，像没穿什么似的，别人轻易就能看到她的内衣。

爱德华多过了片刻才意识到自己能认出那几个女孩子——事实上，她们应该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子，因为她们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模特，曾出现在目录中。可爱德华多随后看到的一幕却使他更为震惊：当肖恩还在喋喋不休地讲那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时，邻桌一个女孩子的身体朝两桌相连的地方稍微斜了一下，她在跟马克说话。

爱德华多觉得这不可思议。现在，这个女孩子的身子斜得太远了，以至于她的紧身上衣几乎都包不住她那丰满的乳房。她的褐色肌肤洋溢着光彩，裸露的肩部也在闪光灯下熠熠生辉。她美极了，而且她在跟马克说话。

爱德华多想不出对话是关于什么内容的，或是如何开始的。但那个女孩子看起来像是真的很开心。而马克看起来却像一个被迎面而来的卡车前灯照射而受到惊吓的动物一样。但那是些多么华丽的前灯啊，马克几乎没作回答，差不多是什么都没说——但那个女孩似乎并不介意。她在微笑，然后她身体前倾，碰了一下马克的腿。

爱德华多吃惊地倒抽了一口气。肖恩离他越来越近了，现在这个企业家在向爱德华多复述他与红杉基金的斗争——他为什么相信是那些疯狂的威尔士人强迫他离开 Plaxo 的，那些人雇用私人侦探，并逼迫他从公司辞职。谁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呢，但很明显，那里真的存在仇恨。肖恩发誓要在某个时候通过某种方式报复那些威尔士人。然后肖恩又说起了 TheFacebook，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为什么相信它会成为世界上一件最伟大的事情。肖恩看起来对它真的充满信心。事实上，网站唯一使他感到烦恼的事情是名字里面有个“The”——这个单词没有必要。肖恩讨厌不必要的东西。

肖恩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个不停，爱德华多只是坐在那里听，一边注视着马克和那个女孩子……

爱德华多还看到了一件事情，马克突然站了起来，那个模特挽着他的手，带他走出贵宾区，走下透明合成树脂质地的楼梯，然后马克就消失了。

爱德华多的脑子一阵眩晕。他看到的这一切是真的吗？马克刚才是真的离开了俱乐部吗？他还在和那个哈佛的华裔女孩子约会吗？

真是神了！爱德华多敢肯定自己刚才看到马克·扎克伯格带着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专属模特回家了。

在爱德华多看来，这件事情最直白地表明了肖恩·帕克的想法是对的：TheFacebook 将成为世界上一件最伟大的事情。

四天以后，爱德华多又回到了同一架美利坚航空公司的波音757飞机上，还是那个靠窗的位置，他的头部贴在他右手边的环形窗子上。这次外面没有下雨，但那一片片的灰色物质还是在那里，恶毒、剧烈而凶猛，不同的只是这次是在爱德华多的头脑中，在他的眼睛后面，像一台搅拌机一样在天空中碾磨着他的思绪。

爱德华多感觉自己颇受伤害。他的身体几乎和他的头一样痛楚——而且他只能怪自己，别人没什么好怪的。过去几天的生意像一阵旋风般，制定策略然后喝酒。他们喝了好多好酒。从那个该死的派对开始，那天他们一直喝到了凌晨4点多，距离俱乐部营业结束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爱德华多直到第二天才看到马克，可是马克却对那个模特只字不提。但爱德华多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事情发生。爱德华多越是追问，马克越是三缄其口——这在爱德华多看来，肯定有事情发生。马克越是不说，爱德华多则记得越牢。这给人感觉世界像是完全颠倒了，现在他们深深地掉进了兔子洞里。

在那以后，情况变得更加疯狂了。爱德华多在旧金山期间，肖恩接二连三地安排了与风投、软件公司代表以及任何可能对TheFacebook 感兴趣的富人一起共进晚餐、举行会议和进行酒会郊游，结果有很多人都感兴趣。事实上，爱德华多他们被城里

所有的玩家猛烈地追逐着。某些事情无疑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到处都在谈论真心实意的出价，人们互相之间悄声说出的数字都是好几百万的。

喝酒和请吃饭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爱德华多他们被带到旧金山最漂亮、最昂贵的餐厅用餐，通常，对他们感兴趣的人派豪华轿车或锃亮的越野车来接他们吃饭。有一次，马克的克雷格车子在某天早上发动不起来，致使他们在一个早餐聚会上迟到了，他们要见的那个风投提出要给马克买一辆越野车。爱德华多知道那个人的话是真的——那个人非常期待下次出来的时候看到马克开一辆新车。

但最稀奇古怪的会面肯定是爱德华多飞回纽约前一晚的那次。那次他和马克被邀请至 Sun 公司的一个最初创始人的游艇上，结果是，那个人是一个奇异的食客——以喜好稀奇古怪的食品而闻名。当他们谈论了几个小时的商业方面的事情之后，船上的一名工作人员端上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银托盘，盘子里放着一块纤维状的肉。爱德华多当时害怕去问那是什么——可是那个人却主动说了出来。那是考拉的肉——爱德华多相信这块肉还不仅是奇异的，也是不合法的。然而，如果拒绝又显得失礼。

爱德华多坐在飞机上，等待着发动机的启动，但心里还是感到不可思议。他在一艘游艇上吃了考拉的肉，在北加利福尼亚最豪华的地方喝醉过酒，而且，他还听到别人对他耳语过一些会让他和马克变得非常富有的数字。

不管他们出多大数字的金额，爱德华多知道他和马克都不

会把 TheFacebook 卖掉。在他看来，这样做还为时尚早。爱德华多知道 TheFacebook 在将来还会值高得多的价钱，天哪，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差不多 500 000 个会员了，而且每天都还在增长。因此，如果他们什么钱都没赚到又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实际上正陷入严重的负债状态，他存进银行账户的那 18 000 美元几乎都不能维持公司的运营又怎么样呢？爱德华多不想卖。马克也不想卖。肖恩·帕克——噢，谁会在意肖恩·帕克想要什么呢？他又不是管理层的一员，他是一个顾问。肖恩没参与公司的运营，他什么都不是。

当又一波灰色的情绪进入爱德华多的头脑中时，他扮了个鬼脸。爱德华多随后又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震动声，并再一次地意识到他把他那该死的手机给忘了。

爱德华多猛地从口袋中抽出这个东西。他看到上面显示有一个来电——是凯莉打来的，当然了，自从爱德华多来到加利福尼亚以后，他基本上都避免和她说话。

爱德华多想到要把手机放回口袋中去，但他知道离起飞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他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正好。

他按了一下接收按钮并把电话拿到耳朵边。

凯莉在电话的另一端啜泣，背景音中有很响的汽笛声。爱德华多睁大眼睛，精神开始振奋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凯莉一边啜泣，一边飞快地说着。当爱德华多来到加利福尼亚后，有几天没给她打电话了，她做了爱德华多叫她做的事情——她找到了他给她留在宿舍壁橱里的礼物。然后凯莉不小

心在火上把那东西给点燃了。一起被烧掉的还有爱德华多的很多衣服，是他放在凯莉抽屉里的一些衣服。凯莉的整个宿舍差不多都完蛋了，消防队被叫来了，他们用灭火器把火给熄灭了。现在他们在考虑是否要把凯莉抓起来。

爱德华多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太棒了，这就是有一个疯狂女友的乐事之一。

你永远都不知道凯莉下一步要做什么。

两秒钟。

这是成为一个冠军和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人之间的区别，以及把你的名字铭刻在一块牌匾、一个奖杯、一面墙壁上与除了丝带和一些回忆之外什么都没有就回家之间的区别。

两秒钟。

当泰勒的身子向前倾时，他感到自己整个人像是垮掉了，浑身无力，他那长满老茧的手正无力地从船桨上松开。八人赛艇仍漂在水上，仍然以比赛的速度前进着——但比赛已经结束了。泰勒自己可以不那么认为——荷兰队仅以两秒的时间差小胜了他们——但可以从河岸的其中一边发出的欢呼声中知晓结果。那些是荷兰人的声音，他们在对他们的朋友和队友呼喊，而不是少数有条件绕半个地球跑来看泰勒和他的兄弟划船的美国人。

事实上，泰勒知道能参加亨利皇家赛艇比赛就已经是一项

殊荣了，这对他今后的人生来说，也是一段宝贵的经历。这项赛事自从 1839 年以来每年都在英格兰最长的一段自然水域上进行——泰晤士河上一段长 1 英里 550 码的水域，位于古色古香的中世纪城镇亨利镇上，而它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 1526 年。

这个城镇本身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一些原来的建筑仍然伫立着，在这次的五天赛程中，很多时候，泰勒和他的兄弟都和他们的寄宿家庭的主人一起在狭窄的街道漫游，穿梭在酒吧、教堂、商铺之间——噢，主要是酒吧。

但除了在这一个星期中感受到的文化氛围之外，泰勒他们来亨利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参加优胜杯的比赛，跟世界上最好的选手角逐。尽管他们已经尽力了，但还是与胜利失之交臂。

就慢了那么糟糕的两秒。

当泰勒他们爬出赛艇走上码头去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大多数高调的观众已经离开了服务圈——一个庞大的、声望过高的观览区，必须是会员或会员邀请的宾客才能进入。人群同时也在漫无目的地乱转乱挤，等待艾伯特（Albert）王子来颁奖。王子近距离看上去矮多了，但泰勒非常开心，因为这位王室成员握了他的手，似乎还记得他的名字。艾伯特能去那里颁奖本身就是件幸运的事情。往年通常是由一位地位低些的王室成员来做颁奖这样的事情，但艾伯特专程从摩纳哥赶来，是为了向他的祖父杰克·凯利（Jack Kelly）表达敬意。他的祖父曾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克·凯利曾被禁止参加亨利皇家赛艇比赛，就是因为他有做砖匠的经历，而现在艾伯特通过亲自主持这项赛事来弥补这个缺憾。

但泰勒和卡梅隆从神采飞扬的王子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只有一个握手。真正的奖杯被荷兰队拿走了，他们优雅地接受了奖品。看着别的选手高举奖杯，泰勒心里是有点酸楚的，但泰勒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和人群中的其他人一道鼓掌祝贺。

后来，泰勒和卡梅隆走进了服务圈里——他们所寄宿的家庭的主人是亨利皇家赛艇比赛的会员，给了泰勒他们徽章。后面的几分钟里，泰勒他们在羡慕那些穿着古怪装束的英国划船迷们；这些划船迷们身着颜色鲜艳的夹克和领带、飘逸的长裙，以及夏帽——还是手工艺品。现在是7月的第一个星期，阳光直射，但没有人在意天气炎热。也许是因为服务圈里有四个酒吧，以及一个有篷遮盖的午餐区和一个饮料帐篷。

“不能把他们所有人都打败。干得不错，孩子们。只差一点点。”

当泰勒认出站在服务区后方他们所寄宿的家庭中的主人时，他强作笑颜，这位主人正从一群朋友中分出身来，艰难地挤向泰勒他们这边。这个男人身材矮胖，50多岁，红光满面的双颊上有着狮子鼻和深陷的蓝色眼睛。这个和蔼男人是伦敦的一个大律师——他工作的地方离这里只有35英里远——但他在25年前曾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划手。自从那时起，他从来没有漏掉过一次亨利船赛，而且10年以来，他一直都为来自各个地方的选手会员提供寄宿。

“谢谢，”泰勒回复道，竭力表现出一种乐观的精神状态，“那是一场艰难的比赛。但荷兰队值得拥有奖杯，他们更努力。”

泰勒相当清楚他说的是真话。一般而言，赛艇比赛的结果都不会靠得那么近，荷兰队以快2秒的时间获胜——这听起来没什么新意，但那只不过是誰想得到更多的问题。

“噢，我女儿拍了些不错的照片，”这个大律师说，“但遗憾的是她现在已经回家去了。”

“也许她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们。”卡梅隆插嘴道。某个不认识的人递给他们每个人一个烟色玻璃杯，里面装满了温热的啤酒。这是一个让人很难适应的传统——但泰勒和卡梅隆自从来到亨利就一直在这样做。

“噢，你们上 TheFacebook 吗？”

泰勒惊呆了，装满啤酒的杯子压在了他的嘴唇上。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当然了，过去几个月以来，泰勒已经听到过很多人谈论那个该死的网站——但从没听到过操英国口音的人提起过。他从未想过能在一个中世纪的英国城镇里，在泰晤士河岸边听到它。

“什……么？”泰勒结巴地说，希望自己刚才是真的听错了。

“你知道那个网站吧。我女儿跟我说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在用那个网站。她刚出国一年回来，你知道吧，她就在阿默斯特。她每时每刻都在那个网站上。我敢肯定不管你什么时候想找她，你都能在那里找到她，她可以把那些图片用电子邮件发给你。”

泰勒瞥了一眼他的兄弟，他能在卡梅隆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感受。即使是在这里，在大洋的另一端，在离哈佛上万英里

的地方——人们也在讨论 TheFacebook。虽然它仍然还只能为美国的大学生享用——又有多少所大学呢？30 个？40 个？50 个？它在以泰勒他们没曾料想的方式爆炸式地发展着。

与此同时，ConnectU 却几乎停在了门口。尽管 ConnectU 也有很多特点，并同时在好几个学校开通——但它就是无法和 TheFacebook 像病毒般蔓延的态势抗争。说它是受害于先动优势也好，或仅仅是因为人们更喜欢 TheFacebook，ConnectU 只不过是社交网络雷达上的一个小光点而已，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

TheFacebook 可以说是一个怪兽。我的天！一路上披荆斩棘的怪兽。

泰勒勉作笑颜，与大律师小谈了一会儿，把 TheFacebook 这个话题撇到一边——但一些思绪却始终在他的心中翻腾，过去四个星期以来，他一直都在与这些思绪作斗争。

泰勒、卡梅隆和蒂维雅曾试图走出那些愤怒的情绪和挫折感，也曾试图尽力挽回不利的局面，但却没什么效果。泰勒他们也发布了他们的网站，并用很多方法追逐 TheFacebook 的追随者——但他们简直就无法与之竞争。大学生们打算加入他们的朋友已经加入的社交网络，而不是加入某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网站。TheFacebook 把所有的竞争者都踩在了脚下。

实际上，泰勒他们已经被打败了。哈佛已对此事撒手不管，马克对他们的关于停止并终止 TheFacebook 的邮件不予理睬。泰勒他们只有一个选择了。拉里·萨默斯实际上已经向他们说明了——然而，到目前为止，那还是他们不愿做的事情。

泰勒和卡梅隆从他们爸爸的公司那里对法律诉讼有简单的了解，华尔街到处都是律师，泰勒他们也听到过很多有关民事诉讼的争斗故事。他们知道诉讼是一件丑陋的事情，不管它最终的结果如何。那是最后的办法——但那不正是泰勒他们目前的处境吗？最后的办法？被一个电脑高手以两秒钟的时间打败了——一个丝毫不觉自责的孩子，他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泰勒还知道，不只是法律程序会变丑陋，他能想象出媒体会如何演绎这件事情。泰勒一直都很有自知之明——他能猜出人们会说什么，会怎样把他和他兄弟跟马克·扎克伯格放在一起比较。天哪！《深红》已经在好些社论中对泰勒他们展开了攻击，有个作者甚至称他们为“尼安德特人^①”。那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曾和泰勒的某个波斯廉兄弟约会过的女孩子，文章利用他们之间的关系通篇唠叨这个可怜孩子和最后俱乐部的“邪恶”性质，但她也指出如果泰勒他们提起对马克·扎克伯格的诉讼将会面临什么情况。

如果这是一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电影，泰勒和卡梅隆当然会被认为是坏孩子。这样的孩子往往穿着有骷髅图案的衣服，在学校舞会上追逐着“龙威小子^②”。但事实上，泰勒他们是来自富有、高贵家庭的运动员，而马克只是个毫不起眼的极客，靠黑客行为才引人注目。这是一场记者们不会不重视的阶级斗争：家境优越的孩子与一个黑客之间的斗争，前者认为政府当

① 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s)：欧洲原始人的一种。——编者注

② 龙威小子 (Karate Kid)：比喻经常遭受欺负的弱小的男孩子。——编者注

局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他们的权利，后者则乐意打破规矩。这是荣誉准则与黑客准则之间的斗争。

泰勒知道人们对他和他的兄弟会有什么看法。

但如果那样做能够争取到找到正义的机会——他们愿意穿上印有骷髅图案的衣服去试一把。

马克·扎克伯格让他们别无选择。

闭上眼睛。
闭 心怦怦直跳。

汗水从背部的肌肤上流下来。

爱德华多生气了，这是肯定的。我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穿梭在纽约的街道上，眼前一片痛苦的迷雾，或在地铁之中，以每小时 30 英里的速度飞奔，手臂绕在一根发黏的镀铬柱子上，一群一群的陌生人从各个方向挤压着他，他的身体因此前后搖动。但无论身在何处，爱德华多都应该是怒气冲天的——此刻，他即将做点会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情。

这一切都开始于三天前。那时，爱德华多实际上是处于情绪高涨时期的，他已经从加利福尼亚回来了，并迅速地与凯莉分了手，把她那情绪起伏不定的舞台剧扼杀在摇篮之中。纽约的进展真的不错，而且爱德华多对跟 Y2M 和网站的其他潜在广告商之间的合作进展感到满意。因此，爱德华多给身在 La Jen-

nifer 街的马克打电话并向他汇报情况——而那也正是事情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说马克不赏识爱德华多在纽约的努力工作也说不过去，在爱德华多看来，当他说自己做了些什么的时候，马克几乎都没在听，马上就把话题移到一些有关肖恩·帕克昨晚带他们去参加的一个派对上，那是些有关斯坦福女学生联谊会和一卡车野格^①酒的事情。

在那之后，他们之间的谈话又变成了马克通常的说辞——爱德华多应搬到加利福尼亚去，因为那里是个做事情的地方。电脑编码、与潜在投资者的交际、与风投的会面以及软件公司的老板——马克基本上是在暗示爱德华多待在纽约是在浪费时间，因为 TheFacebook 需要的一切都能在硅谷找到。

爱德华多曾竭力指出纽约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对成长型初创公司很有帮助——从广告资金到和银行的关系——但马克根本不想听。然后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肖恩·帕克抓过了电话，立即说他有两个潜在的投资者准备介绍给马克。事实上，肖恩说这些投资者已准备好真正地投钱进来——如果马克喜欢他们，而他们也喜欢马克的话，事情很快就会有进展。

爱德华多基本上是输了，就在电话上。他快速跟肖恩解释道，他负责 TheFacebook 在商业方面的运作，任何与投资者的会面都必须叫上他——到底为什么肖恩要安排那样的会面？在

① 野格 (Jägermeister)：德国著名酒精饮料品牌，象征着年轻、狂野和充满活力。——编者注

爱德华多看来，寻找潜在的投资者甚至都不是马克的职责，他只应负责公司在电脑方面的事情。而肖恩根本就是个局外人，他是一个访客，只不过是访客。

在第一个电话之后，爱德华多的情绪开始从挫折感转变为纯粹的愤怒。因此，他做了件冲动的事情——也许是出于那样的愤怒，也许是因为那时似乎就该那样做。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为了让马克知道把他当成局外人也是犹太教所不允许的。

爱德华多奋笔疾书了一封信，重申他和马克之间的商业关系，具体而言，他再次详细地说明了当他们开始创立 TheFacebook 时的协议，爱德华多负责公司商业方面的事情，而马克应该在加利福尼亚搞电脑编程。此外，爱德华多还说由于自己拥有公司 30% 的股份，因此有权阻止马克他们接受任何他不同意的财务投资。马克必须接受现实——爱德华多希望得到一份书面的确认，他可以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负责公司商业方面的事情。

爱德华多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知道那不是马克·扎克伯格那样的人能好好应对的信件——但爱德华多想尽力把事情说清楚。当然，肖恩·帕克带他们去参加了一些酷劲十足的派对，甚至也许帮马克和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模特搭上了关系——但在爱德华多看来，肖恩没有参与 TheFacebook。爱德华多是首席财务官，他提供资金使 TheFacebook 的创立成为可能，而他仍然是 TheFacebook 在加利福尼亚营业的资金提供者——即使身在纽约，他还是应该为 TheFacebook 的事情作决定。

收到信后，马克通过语音信箱给爱德华多留了一大堆消

息——他愈发请求爱德华多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他说了更多关于那里非常棒的话，公司的一切都进展顺利，没什么好担心的，也没有理由去为一些没什么意义的傻事争吵——这些话的出发点都是马克那怪异的世界观。最终，爱德华多给马克回了电话，就在刚才——但事情变得更糟糕了。

马克说他已经见过肖恩·帕克向爱德华多提起过的那两个投资者，他们真的有兴趣作天使投资——实际上就是给 TheFacebook 一些钱，这样它就可以继续高速地增长。TheFacebook 已开始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它需要越多的钱。越多的人注册就需要更多的服务器空间以处理那么大的流量——很快马克他们就不得不聘请更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

但对爱德华多而言，那偏离了主题。在他看来，马克故意不理睬那封信的旨意，而且在爱德华多不在场的情况下参加商业会晤。马克不仅是踩在了爱德华多的脚趾上，他和肖恩·帕克简直就是竭力砍掉爱德华多的双脚。

也许马克认为爱德华多并没有当真，那封信只不过是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而已。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那样的，但马克的态度真的让爱德华多十分生气。在爱德华多看来，马克在加利福尼亚用爱德华多的钱过着快乐的日子。加利福尼亚的房子？电脑设备？服务器？那些费用都来自爱德华多在银行开立的账户。爱德华多是从自己的个人资金里拿出钱来为马克他们提供资金的。爱德华多在为一切买单，而马克却在忽视他，并把他当成一个不想再理会的令人生气的女友。

也许爱德华多的反应有些过度了——但现在，三天过去了，

他还在纽约的某个地方生着气——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来向马克表明自己的心境到底是怎样的。

他必须发一个信息——一个马克绝不能忽略的信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接下来肯定会发生的事情：爱德华多穿过市中心一家美洲银行的旋转玻璃门，脸上的表情十分决绝，他的牛津布衬衫上浸满了汗水，这都是因为乘坐了地铁或在一辆被塞在碎石路上的出租车里待了 20 分钟缘故。

爱德华多径直走过与宽阔的长方形前区平行的出纳员柜台，直接走到分行助理的小隔间中。当那个有点秃头的中年银行经理示意他坐下并问他需要什么帮忙时，爱德华多已经把存折从口袋里拿出来了。爱德华多砰地把这个小册子扔在那人面前的办公桌上，严肃、深沉地注视着那人。

“我想冻结我的银行账户，还想取消与这个账户关联的所有已经开出的支票和信用额度。”

当那人开始办这些手续时，爱德华多无疑感到体内有一股肾上腺素涌出来。他肯定知道自己的人生面临选择——但这将传递给马克一个真正的信息，让马克知道爱德华多有多当真。真的，在爱德华多看来，是马克自己的错误导致了爱德华多这样做——当爱德华多最初为 TheFacebook 开立美洲银行账户时，他给了马克一些成为账户联名所有人需要填写的表格，这是和那些为加利福尼亚的经营提供资金的空白支票一起给他的。但马克就是马克，他从没填写过那些文件，也从没见他在公司账户上存入自己的钱。对于靠爱德华多的资金维持公司运营，马克感到十分满意，爱德华多仿佛成了他的个人银行。他的合作

伙伴——已经开始在作决策的时候甩开爱德华多，爱德华多必须让他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爱德华多必须让马克知道什么样的伙伴才是好伙伴。爱德华多不在乎 TheFacebook 的每个页面都写上“由马克·扎克伯格制作”的字样，但公司本身却是共同努力的结果。爱德华多是一个商人，而这个举措完全是出于商业原因。

爱德华多看着银行经理在电脑键盘上点一些必要的按键以冻结 TheFacebook 的银行账户，他也许在想，在这么短的几秒钟内就决定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火了。如果爱德华多真会这么想的话，那么另一个场景可以让他打消这样的想法。那是一个马克和肖恩一起坐着肖恩的宝马车在加利福尼亚到处跑的场景，他们与投资者会晤，甚至会嘲笑爱德华多试图管住他们的想法。

但当马克他们把下一张空白支票兑换成现金时，他们会笑不出来的——那是肯定的。

这一次，变革将不会从砰的一声开始。相反，它将从一个具有顶尖水准的电梯的呼呼声中开始，在旧金山一座巨大的摩天大楼里飞速上升——一首变调严重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从装嵌在荧光灯之上的扬声器中发出微弱、柔和的合音，灯光照亮了覆盖着地毯的立方体电梯。

肖恩不得不承认，这个背景富有奇怪的诗意。这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影响巨大的人际关系变化的开端，而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的标志居然是电梯中背景音乐的节奏。

肖恩站在略显得有些空荡的电梯里，紧挨着马克，抑制住自己想笑的冲动，盯着闪烁的小数字，那些数字把他们一路载上摩天大楼。此刻，他们在这座 52 层大楼的第 9 层到第 10 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上升着。由于高度的急剧变化，肖恩感觉自己的耳朵中有嗡嗡声——这是件好事，在这么短的几秒钟里，他能听到背景音乐，这使他可以整理自己的思绪——或至少可

以运用自己的高智商将它们归纳得更有条理些。

事情进展得很快，甚至比肖恩预想的要快多了。肖恩只不过才在几周前跟他旁边这个古怪的天才一起搬来，而现在他们在这里，在参加一个会议的路上，而这个会议很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重大机遇，会使他们缔结一种将改变互联网本身面貌的合作关系。肖恩最初在斯坦福大学那个宿舍里看到 TheFacebook 时就设想到 10 亿美元的回报，而这个机遇就会把他们带到这条路上来。

肖恩看了下站在他旁边的这个 20 岁的小伙子。如果马克有些紧张的话，那么他一点儿也没表现出来。或更准确地说是马克不比平时看起来更不自在或紧张，他脸上是漠然的表情，眼睛似乎对电梯门上方那些不断攀升的数字感到有些疲劳。

自从在帕洛阿尔托外面的街上偶遇后，肖恩已经对这个古怪孩子相当了解了，而且肖恩是真心地开始喜欢他了。当然，马克是有些怪，但在社交方面的笨拙不能解释他的冷漠作派。尽管这个孩子在自己的四周建立了堵堵墙壁，但肖恩知道自己对这个少年天才的最初看法离实际不会有多遥远。马克聪明、有抱负，还有一种略带挖苦的幽默感。在大多数时间里，马克是一个安静的人，肖恩已带他去过多个派对，但马克从没在任何派对上感到舒心过——他更乐于待在电脑前，有时一坐就是 20 个小时。马克的女朋友还是大学的那个，大约每周见一次，当他对电脑感到厌烦时，他喜欢长时间地兜风——除此之外，马克就是一个编程机器。他吃住都在自己创立的公司里，每分每秒都和它待在一起。

对于一个刚起步的企业家，肖恩无法要求更多，有时他不得不提醒自己，站在他旁边的这个孩子连20岁都还不到。马克的生活方式仍然有些不成熟，但他的注意力相当惊人，肖恩确信自己愿意为网站的继续发展作出必要的牺牲，这也正是肖恩为什么觉得他们即将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肖恩他们匆忙赶去参加的会议是那个亿万美元梦想的催化剂，他曾在两个成功的初创公司中与这个梦想失之交臂，差不多有半载光阴都在低落和繁荣交替的硅谷里摸爬滚打，而最近，硅谷的繁荣又再度出现了。

从一种奇特的角度来讲，肖恩得感谢爱德华多·萨瓦林促成了事情如此迅速地发展。如果没有爱德华多在过去几个星期的行动，也许要花整个夏天才能让马克进展到现在这个状态。爱德华多促使马克为肖恩前进了一大步——但却是通过一种最离奇和意外的方式。

首先是那封白痴的信。肖恩觉得那真像一封绑架者写的索要赎金的信——那看起来像是从报纸和彩色杂志上经过剪辑的只言片语。威胁、劝诱费了很多信息——这个孩子需要有些自知之明，他在纽约管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商业运作，其他的合作伙伴实际上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网站，这样的想法简直荒谬到了极点。而后又拿着拥有公司30%的股份作为某种武器和马克叫板——不知爱德华多是发哪门子神经。

然而，马克曾力图心平气和地跟他的朋友解决问题，而肖恩也跟他一道，试图使问题得到缓解。真的没有必要把那封信看得那么严重——一个绝望的、孩子气的请求，希望能对公司

的发展参与更多，而马克对这一点也是认可的。

但在马克和他的朋友想出任何解决办法之前，爱德华多就已经做得有些过火了：他冻结了公司的银行账户，有效地扼住了马克和达斯廷的喉咙。仅仅是那一个行动就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公司的凝聚力。爱德华多的行为可以让马克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因为没有钱的话，公司是无法运营的。哪怕服务器停下一天，也会对 TheFacebook 的声誉造成影响——而且是一种不可弥补的影响。用户是无常的，友人网就一次次地证实了这个道理。如果人们决定离开这个网站——噢，这很快就会变成一场灾难。即使是小规模的外流也会对整个用户数据库造成不小的影响，因为所有的用户都是互相关联的。大学生在线上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在线上，而一个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会导致全盘的崩溃。

也许爱德华多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做了什么，也许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怒火和挫折感，天知道是为什么呢——但简言之，在肖恩看来，爱德华多小孩子式的控制欲使他难以参与公司的主要事务。在肖恩看来，那真的是小孩子的把戏，根本不像爱德华多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商人的行为。就像一个在操场上玩的小孩子，对他的朋友吼叫着：“如果你不按我说的那样做，我就把我的玩具拿回家去！”噢，爱德华多拿走了他的玩具——而现在马克已经作出了一个即将改变 TheFacebook 的决定，这是爱德华多想不到的。

首先，在肖恩的指导下，马克将公司重组为特拉华州的某个公司——这是为了防止爱德华多的突发奇想，而且也是为了

筹集到公司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才重组的，而肖恩知道重组是必要的。同时，马克也集聚到了一些他所能争取到的资源，并把他自己的钱也投进公司里来救急。马克取出自己存的钱，那些钱曾被指定是用来交学费的，并且设法弄到了足够服务器在眼前维持下去的钱。但公司也将很快面临财务困难，马克不得不重视这样的问题。

此外，问题还不仅在于服务器或对新职员的需求。在所有这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在几天前，马克他们收到了一封来自某个律师事务所的信，是受 ConnectU 的创始人委托——就是温科吾斯兄弟，当马克还在学校的时候他们曾聘请马克为他们做一个约会网站。这封信是提起诉讼的第一步——一个针对 TheFacebook 的某种警告，在肖恩看来，事情的性质就是这样的。

甚至在律师事务所来信之前，肖恩就已经详细地跟马克谈过 ConnectU 这件事，对此，他也自行作过一些调查。在肖恩看来，温科吾斯兄弟真令人讨厌，但并不会对公司的未来构成真正的威胁，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小隐患。在肖恩看来，他们的申诉是没有根据和过分的。在想出 TheFacebook 这个主意前，马克没为他们的约会网站做多少事情吗？那又怎样呢？市面上有上百个社交网站呢，每个宿舍的每个极客都在搞诸如 TheFacebook 之类的程序呢，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要吃官司。而且，从核心意义上来说，所有的这些社交网站都是大同小异的。马克自己的论据是——一把椅子有无数款设计方案，但那并不意味着每个做椅子的人都在从别人那里偷窃主意——肖恩也这样

认为。如果要这样说的话，那么温科吾斯兄弟在一开始就都从友人网借用了主意，他们并没从根本上发明这件东西，那是肯定的。马克没做错什么，这样的事情对硅谷的企业家来说并不稀奇，以前已经有好些例子了。

即便如此，如果温科吾斯兄弟执意要这样做的话——而从这封法律信件看来他们也确实会这样做——马克将最多要花 20 万美元为自己辩护。这意味着马克需要筹集更多的钱——而且还要快。把公司卖掉肯定是不可能的——肖恩和马克需要一笔天使投资来帮他们渡过难关，直到他们能够进行一项评估，可以使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为止。肖恩希望自己有那么一笔钱——但由于奈普斯特和 Plaxo 都无果而终，他根本拿不出钱来帮马克维持 TheFacebook。

因此，肖恩只是做了他最擅长的事情：他牵了根线——一根将对未来起到关键作用的线，将会让 TheFacebook 拥有它应有的前景。

数字往上跳着，电梯让他们离目标越来越近——肖恩知道自己再一次做了正确的事情。马克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会议中得到高分——而他们此时正在路上。

肖恩用眼睛的余光再次打量了这个天才男孩——也同样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提醒自己，马克的沉默没有任何含义。当时机来临时，这个孩子会表现不俗的。肖恩只需要他 15 分钟的出色表现。

“你知道吗？他们在这里拍摄了《摩天大楼失火记》（*Towering Inferno*）。”肖恩说着，努力使自己在电梯里的心情显得轻

松自在些。他觉得自己从马克的嘴角看到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那很好啊。”马克像个机器人一样地回答道。肖恩敢肯定他是在说反话，而且还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那真是一个适合开会的场所——不是因为那部电影，而是因为这是这座城市最令人难忘的标志性建筑。作为曾经的美洲银行中心，这个位于加利福尼亚街 555 号的庞然大物是建筑界的一个奇迹。这是一座巨大的、精美的花岗岩大楼，有着成千上万个凸窗，站在楼顶可以看到数英里之外的风景，而它那 750 英尺的尖塔耸立在城市金融区的中心。

而肖恩他们正要去见的那个人——噢，他的经历几乎和这座大厦一样令人着迷，不管是以个人声誉来衡量还是以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来衡量。

“蒂尔会喜欢你的。”肖恩对马克说，“15 分钟，进去了再出来，就是那样简单。”

事实上，肖恩敢肯定是这样的。彼得·蒂尔——他是成功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贝宝公司的创立人、拥有数十亿资产的风险基金 Clarium 资本的主管、曾经的象棋大师，同时也是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令人生畏，语速相当快，也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但他也正是那种具有勇气和远见的天使投资人，他能看到 TheFacebook 具有多么巨大的潜力和创新力。因为蒂尔跟肖恩·帕克和马克·扎克伯格一样，不仅是一个企业家——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创新者。

作为斯坦福大学曾经的一名法律顾问，蒂尔是个出了名的自由派。在法学院期间，他创办了《斯坦福法律评论》，而且

他认同 TheFacebook 在其社交网络中所提倡的信息自由交换的价值观。虽然是秘密筛选，竞争也异常激烈，但蒂尔一直都在寻找下一件大事情——肖恩也知道蒂尔本人确实对社交网络感兴趣。

肖恩之前从未直接与蒂尔合作过，但他促成了蒂尔对友人网的小额投资，而他在心里也一直对贝宝的前 CEO 十分留意，万一其他机会出现呢。

机会在上升——而且仍在上升，一层层地上升，通向蒂尔的落地窗办公室，蒂尔在那里——和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一起。雷德·霍夫曼是蒂尔在贝宝的同事，同时也是 LinkedIn 的 CEO 和共同创始人。还有马特·科勒（Matt Kohler），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和一个冉冉升起的硅谷新星——正等着听这个最近给互联网带来风暴的怪孩子做他的推销性陈述呢。

如果蒂尔喜欢马克说的那些话——噢，肖恩觉得那会好得无法形容：TheFacebook 这项革新将真正地开始。

50 万美元。

3 个小时后，肖恩站在马克的旁边，这个数字在他脑中回响着，他看着那些依然闪烁着的数字渐渐变小，电梯下降的速度很快，默默地飞驰疾下至这座位于加利福尼亚街 555 号的宏大的花岗岩大楼的大厅。

50 万美元。

相对于事情的整体规划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大数字。那不是一笔改变人生的钱，不是一笔建立王国的钱，也不是一笔

糊弄你的钱——那甚至都没有马克曾经拒绝的钱那么多，当马克还在中学搞 MP3 播放器插件的时候，他就面临那样的赚钱的机会。那仅仅是因为他对钱不在乎，不管是从朋友那里借来开公司的 1 000 美元还是一个更大的公司抛给他的百万美元。据肖恩所知，马克现在仍然对钱不在乎，但伴随那 50 万美元的还有对公司的看法，即对马克那家在哈佛宿舍创立的公司的前景看好，对这样的期许，马克不能忽视。

彼得·蒂尔正好有肖恩为马克所准备的一切。惊人地可怕、惊人地聪明——也愿意跟他们合作。此外，蒂尔还把一个 15 分钟的推销会议变成了午餐时间，而后整个下午都是在讨论交易的细节，这个交易保证能让 TheFacebook 存活下去，永远地。在某个时间点上，蒂尔他们让肖恩和马克到会议场所外面去一下，在城里稍微逛一下，以便蒂尔、霍夫曼和科勒对马克他们的推销陈述进行评议——就在那天下午结束之前，蒂尔告诉了马克他们这个好消息：TheFacebook 得到了融资。

或者，按照公司即将改换的新称呼应该是“Facebook”。这是肖恩的主意，因为他对网站中有“The”这个单词而感到十分恼火，他终于让马克同意在公司重组时把这个单词去掉了。现在看来重组势在必行，这是得到那 50 万美元天使投资的必要步骤，而这项投资能救肖恩他们的命。

蒂尔把那 50 万美元叫做“种子资金”。这笔钱足够让他们活过接下来的几个月——同时，还有在时机成熟时以及有需要时给予更多投资的许诺。作为交换条件，蒂尔将得到重组公司 7% 的股份，还有一个 5 人董事会的席位，这个董事会将带领公

司向前走。马克仍将控制董事会大多数的席位，当然还有公司本身。即便是在重组之后，他仍然拥有公司大部分的股份。但蒂尔会成为一个主导人物，他将带领肖恩和马克一起发展。这样的格局真是太好了。

站在那个电梯里，听着背景音乐——是一些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的颓废音乐，听得肖恩直反胃——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时刻。但肖恩知道有事情要做，他知道公司的这次重组将会制造一个相当紧张的状况。

重组公司是必要的，对此，蒂尔和肖恩都是同意的。Facebook 必须成为一个新实体，必须从其宿舍起源飞跃至某种“新约”的状态。马克他们将重新发行股票以表现出公司的新结构，要把蒂尔包括进去，当然也要把肖恩包括进去——自从搬进那所房子开始，他就一直作为马克的伙伴在为公司操着心——还有达斯廷和克里斯。

剩下的就是爱德华多的问题了。最初，马克决定，也征得了肖恩的同意，爱德华多仍然持有公司 30% 的股份。这样做的意图是把爱德华多包括进来，并让他按自己的意愿参与公司的事务。但新公司将有新的规定——规定新公司的构成必须和以前不一样。在经营公司的同时没有能力发行形势发展所要求的更多股票是行不通的。往前看的话，公司必须按照每个人给予公司支持的多少来给予他们股份。这将不再是某个宿舍项目，这是一家真正的公司，有着真正的投资者。人们必须得到报酬，就像其他任何公司一样，因为不然的话就无法根据 Facebook 所获得的成功给予其真正的估价。

这意味着如果马克、达斯廷和肖恩努力让公司获得成功，他们就将得到更多的股份。如果爱德华多在纽约为公司寻找到更多广告商伙伴而奔波的话——他也能相应地获得股份。但如果他不能为公司作贡献，噢，那么他的股份就将被稀释，这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天哪！如果将来马克他们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他们的股份也会被稀释。

在肖恩看来，爱德华多做了件可怕的事情，他恰恰在公司最脆弱的阶段威胁了公司。马克似乎并没因这件事憎恨爱德华多——他没那份精力和兴趣去憎恨任何人。但在肖恩看来，爱德华多已表明了自己对公司的态度。而对马克、达斯廷和肖恩而言，Facebook 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的命根子。

事实上，马克在会议中告诉过蒂尔也许自己在夏天结束时不会回到哈佛，他将继续待在加利福尼亚经营这个公司。马克原本打算每个月去一趟哈佛——但 Facebook 在不断发展，他不大可能在近期回到哈佛。

就像比尔·盖茨说过的那样：“如果微软失败了，我随时准备回哈佛。”如果 Facebook 失败了，马克也随时可以回到学校——但肖恩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会回去。马克将继续他这个永恒的夏天，而很有可能的是，达斯廷也会继续待在加利福尼亚。

但爱德华多作何打算呢？噢，根据肖恩对这个孩子的了解，爱德华多绝不会退学。爱德华多已经表明了他不会为 Facebook 而放弃任何东西，他根本就不可能那样做。爱德华多有其他兴趣，比如说，回到哈佛后，根据肖恩的预测来看，他还有凤凰队。

而在纽约，爱德华多还有那份实习生的工作，即便他在第

一个星期就辞掉不干了。

爱德华多会回到学校，但马克·扎克伯格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肖恩看着电梯的数字一路下滑，他内心的兴奋感终于开始减退。他迫使自己的脉搏跳动回到正常的水平，就像电脑硬盘处理过程中那些稳定的字节一样。

他知道前方仍然还有障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首要的事情是，马克也许不得不让爱德华多对法律细节表示同意——从律师的角度出发，这只是为了让事情更清楚。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这看起来相当残酷，对此，爱德华多应该给予理解。这不是一个有关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生意的事情，而爱德华多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商人来看的。

肖恩和蒂尔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也给马克解释过如何运作企业。像 Facebook 这样的初创公司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起点。第一个起点是：一些宿舍孩子围着电脑搞黑客行动。然后是第二个起点：在这里，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座摩天大楼里。

如果你在宿舍里，你会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美妙故事要告诉大家：你参与了某件真的很酷的事情，这件事情凝结着天才的灵感、突然迸发的激情和闪电般的想象力。

如果你在摩天大楼里——噢，那是件相当不同的事情。那是一个带有大写字母“C”的公司的真正开始。那是真正的生意，是真正的公司，是一道会径直把你带到成功彼岸的闪电。

真的，那是爱德华多应该理解的事情。这已经不再是一件有关两个孩子在宿舍里小打小闹的事情了。

但如果爱德华多不懂该怎么办呢？如果他理解不了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不想理解又该怎么办呢？

噢，如果爱德华多在很多方面都懂不了——那么在肖恩看来，他不是真的像他们一样关心 Facebook。那么，他比温科吾斯兄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在马克努力到达成功彼岸的道路上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

不管怎样，马克必须知道他为公司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肖恩和蒂尔已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要是有个孩子在纽约晃悠着，说自己负责公司商业方面的事务，炫耀自己在公司有“30%”的股份，像剑士 Saber^①那样威胁马克他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那么是不会有投资者愿意把钱给他们的。

冻结他们的银行账户。

威胁他们。

威胁 Facebook。

这件事促成了 Facebook 这个公司的成立和这次革新的产生。肖恩知道这就是马克现在所关注的事情，而马克知道自己在于一件大事。这个马克·扎克伯格制作的产品将改变整个世界，像奈普斯特一样，但比它大——Facebook 的宗旨就是信息的自由。这是一个真正的数字化社交网络，把真实的世界呈现在网络上。

爱德华多不得不理解这一切。而如果他不能理解该怎么办呢？

① Saber：日本一款游戏中的主角，精通剑术，善良、正直、忠诚。——编者注

那么，在公司的大好前景下，爱德华多是无所谓的，也是不存在的。

站在电梯里，肖恩想起了彼得·蒂尔在达成这笔将把公司带进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交易之后对马克说的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告诉马克当 Facebook 拥有 300 万个会员后，他可以把蒂尔的法拉利斯派德 360 开出去兜兜风。就在填好那些使马克可以动用那笔 50 万美元的种子资金的文件后，按照蒂尔的说法，马克可以用那笔钱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发展 Facebook 了，可以把 Facebook 发展到和他的梦想一样大。

蒂尔的身体在办公桌上方向前倾，他的双眼盯着马克。

“只要别搞砸了。”

肖恩看着电梯门上方闪烁着的数字，笑了。

蒂尔没什么好担心的。肖恩相信他的新朋友——马克·扎克伯格不会让任何人把 Facebook 搞砸。马克将引领这次革新——不管代价如何。

爱德华多一个劲儿地眯着眼睛看，弄得自己都有点眩晕了，他感觉像是径直回到了马克在柯克兰的乱糟糟的宿舍，看着他的朋友在手提电脑前拼命地工作。即使是在加利福尼亚的洛斯阿尔托斯，在新近租来的开阔的“Facebook住址”里的家具也像像是从哈佛搬运过来的——磨旧了的木椅子、蒲团、旧桌子和沙发，看起来就像是从宜家（IKEA）和救世军（Salvation Army）里买来的巧搭巧凑的东西。在后面的门廊上，到处都是彩弹和纸箱，简直就像是一群寮屋居民，而不是一个正全力运转着的初创公司。当然，到处都有电脑——桌子上、地板上、燕麦盒和薯片袋旁边的柜台上——但即便是有这些硬件设施，这个房子还是给人大学宿舍的感觉——这也正好是马克和其他人都喜欢的方式。虽然他们正在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在那一刻，马克和达斯廷正在电脑屏幕前埋头苦干，有两个穿套装的男人——律师，爱德华多知道，他们来自签约的

律师事务所，是来处理新公司的合同的——在通向厨房的门旁边踱着步——他们不想让公司失去大学的感觉，因为一直以来，从本质上来讲，这就是一个疯狂蔓延的大学实验。

尽管显得有些凌乱，但是这套有着五间卧室的房子显然比以前那套位于帕洛阿尔托郊区的房子更适合马克和他的伙伴们——搬家的决定并非完全出于马克的意见。在房东的几番抱怨和造访之后，马克他们几乎是被赶出了 La Jennifer 街上的那套租房，这是因为他们曾爬到屋顶上去，把音乐放得很响，把露台家具扔到池子里，而且他们拉的电话线把烟囱也给弄坏了。爱德华多强烈地预感马克他们不能很快拿回房子的押金。

这也没关系，因为现在 Facebook 已筹到了资金。来自彼得·蒂尔的天使投资在为这套新房子、所有的这些电脑以及比爱德华多所能想象的多得多的服务器付钱——就在那天早上，爱德华多经过了长途的飞行，搭乘出租车从剑桥来到了这所房子，而他一进去，律师就笑容满面地跟他打招呼 and 握手。

旅途中，爱德华多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新学年开始 8 个星期了——是爱德华多的大四学年——他已经感到疲惫了。虽然爱德华多选了一些课程以便继续 Facebook 的工作，但在哈佛似乎总有很多事情要忙——从他已经开始在写的毕业论文，到他仍然还是会员的投资协会，当然了，还有凤凰队，这使他的周末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的——特别是在和凯莉分手之后又恢复了单身的情况下。而现在另一个胖奇季节又开始了，而这正是爱德华多摘取校园社交天王的大好时节。

当然，在这些事情之上的还有 Facebook。

爱德华多向后靠着椅背，椅子被放在一个占了主办公室大部分空间的一张圆桌的旁边，他看着马克在手提电脑旁忙碌地工作。闪烁的屏幕发出的光线溅在马克苍白的双颊上，微小的序列码反射在他浅蓝色的眼球上。当爱德华多最初走进屋子的时候，马克几乎都没跟他打招呼——真的，哪怕只是点一下头或说一两句问候语什么的——但那也不奇怪，爱德华多也没对此多想。事实上，在自从爱德华多回到学校以来的过去8个星期中，他和马克之间的进展相当不错。

现在，过去几个星期的多事之夏似乎已经被淡忘了。马克对银行账户的事情相当恼火，并着手召开投资者会议，这也导致了蒂尔的投资，而这是爱德华多没想到的。爱德华多和马克曾就此事在电话上交谈过多次——像任何两个朋友之间会发生的那种争论一样，他们争论的事情发展得超乎两人的想象——但他们之间的争论已得到缓解，最终一致认为重要的是公司的平稳发展。爱德华多在银行账户这件事上做得有点过火，而马克也有点自私，有点疏忽了爱德华多，把他排除在公司事务之外了——但爱德华多愿意为了公司的利益而理智一些并继续他和马克的合作关系。这是生意，而他们是朋友，他们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马克曾要求爱德华多稍微后退一步——为了缓解他自身的忧虑，也为了爱德华多可以把精力放在学业上面。马克说服爱德华多相信公司发展得太快了，一个人负责商业方面的事务有些管不过来，也根本无法满足要求。随着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目前的用户人数接近750 000，直逼百万大关！——马克

和达斯廷打算休学一段时间，也许一个学期，也许没那么长——他们还打算聘请一个销售主管来代替爱德华多在纽约做一些事情。马克他们在快速地为网站添加功能——其中有些功能真的是不可思议。他们还发明了某种叫“墙壁”的东西，在那里，人们可以用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互相交流，这样的功能以前还真没在其他社交网站上看到过。现在网站中有多个可供人们加入和建立的组——这个主意是爱德华多曾和马克谈到过的，那时，他们刚开始建立这个网站。新发明增加的速度真是惊人，快赶上会员数据库的增长速度了。

最终，爱德华多从他在7月份感受到的愤怒中稍稍舒缓过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将以他自己的方式做事情。现在夏天已结束，爱德华多也回到了学校，不管怎样，他比以前更有钱了。重要的是，公司发展得欣欣向荣，有了蒂尔的投资，爱德华多不用再拿他自己的钱来冒险了。再说了，蒂尔是无穷无尽的资源，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公司都不可能无力面对。

从爱德华多这方面来说，他实际上是很高兴回到学校的。爱德华多在大四学年中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第一个星期，他从凤凰队的朋友那里听说，萨默斯校长对新人校的大一新生说将在Facebook上给他们签到。那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想法——哈佛校长通过爱德华多他们的网站来了解新班级。就在10个月前，马克和爱德华多都还是默默无闻的极客，而现在，哈佛校长却在用他们的作品来为学生点名。

照此说，爱德华多和马克之间的争吵真的会有影响吗？当马克给爱德华多打电话让他到加利福尼亚来签署一些文件时——

基本上是有关新公司成立的内容，既然蒂尔加入了董事会，公司就需要进行重组了——爱德华多耸了耸肩，觉得这样最好不过了。

因此，当其中一个律师从办公室中央信步走向他并递给他一堆法律文件时，爱德华多深吸了一口气，看了一眼马克——然后就开始仔细阅读那些法律措辞了。

从第一眼看来，那是些相当难懂的东西。总共有四份文件，加在一起有好多页呢。首先是两份普通股购买协议——大意是允许爱德华多“购买”新近成立的“Facebook”的股份，以代替他在原来的 TheFacebook 中持有的无价值“股份”。其次是一份换购协议，用爱德华多在 TheFacebook 中持有的旧股份来换取新公司的新股份。最后是一份股东投票协议，爱德华多对此不是很了解，但从法律措辞上看对新公司的运行而言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当爱德华多在翻阅那些文件时，律师们尽职尽责地给他作解释。在重新购买和交换股票之后，爱德华多将总共拥有新公司 1 328 334 股股票。根据律师的说法——马克也几次抬起头来帮忙解释公司的新构架——现在，爱德华多将因此而拥有 Facebook 大约 34.4% 的股份——他的股份比率从原来的 30% 上升了一点，在将来，如果公司聘用更多的人并吸纳其他可能会出现投资者时，股份会根据需要而被稀释。马克自己的股份比率下降至了 51%，达斯廷现在拥有 6.81% 的公司股份。肖恩·帕克得到了 6.47% 的股份——爱德华多觉得他得到的已经够多了——蒂尔的股份大约占 7%。

文件里包括一份归属比率表——爱德华多不可以在近期出售自己的股份，因此，实际上他的股份还只是理论意义上的——他以为这和马克、达斯廷及肖恩一样。此外，还包括一份对马克及公司的任何索赔的普通放弃声明，基本意思是如果爱德华多签署了这些文件，等于就是同意了这些新文件所列明的他在新公司的位置——这之前发生的所有一切都已成历史。

坐在那个像大学宿舍一样的房子里，听着马克和达斯廷的手指噼啪地敲着电脑键盘，爱德华多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那些文件。爱德华多知道这些文件很重要——那是些法律文件，签署那些文件对公司来说意味着前进一大步——但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保护。首先，因为律师也在场——在爱德华多看来，Facebook 的律师意味着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律师——更重要的是，他的朋友马克也在场，马克跟他说这些文件是重要的也是有益的。肖恩在屋子里的某个其他地方——现在，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也是这个团队永久性的一员了——他引来了投资者的资金，而且还是硅谷最聪明的人之一。

重要的是，爱德华多仍将拥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当然，将来可能会被稀释，但他们每个人不都会被稀释吗？公司将不再叫 TheFacebook 了，可这有关系吗——难道他在 Facebook 的职位不是一样的吗？

爱德华多想起了最近几次跟马克进行的交流——关于学校，关于人生，关于他应该在哈佛干什么、马克又应该在加利福尼亚干什么。在爱德华多看来，他们之间曾有点误解——在某些时候，马克似乎是在告诉他既然还在上学就不必为公司那么卖

力地工作，说他们将聘请销售员，说他可以隐退了——而爱德华多则坚持认为自己还有时间为 Facebook 做必要的事情。

噢，这些文件似乎表明——在爱德华多看来——他一如既往是公司重要的一分子。随着更多资金进入以及更多人员的聘用，情况也许会有点变化——但那些文件正是公司重组所必需的。

难道不是吗？

无论如何，马克还告诉爱德华多当网站突破百万会员大关之时，将会举行一个派对，一个真正的非常酷的派对。彼得·蒂尔将在他位于旧金山的饭店里举行这个派对，而爱德华多必须飞回来，因为这个派对值得他那样做。

想到那个派对，爱德华多忍不住笑了。那只不过是重组的一个必要步骤，包括一些必须签署的法律文件。一切都将进展顺利。百万会员——那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爱德华多肯定会为那个派对飞回加利福尼亚的，他一边在心里想着，一边从其中一个律师那里拿来一支笔并签下了那些法律文件。毕竟，他现在能拥有 Facebook 34% 的股份了——他有理由庆祝一下了。

难道不是吗？

爱德华多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嬉皮时髦的人群中，他感觉眼睛有些灼热感，耳朵轰隆隆地响。爱德华多把头背离音乐的方向——这是一种令人震动的电子乐混合音，与摇滚乐交织在一起——还有明亮的、色彩丰富的灯光闪烁在高高的圆形屋顶上方。紫色、黄色、橘黄色的圆形图案扭来扭去，弯来绕去地像是变成了超新星的星系一般，整个餐厅仿佛都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迷幻宫殿。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颤抖”，目前是旧金山城区里最火热的沙龙。这里的装修格调既有些超现代，又极度地复古——其风格介于企业号恒星飞船的大桥和一次20世纪60年代的迷幻旅行之间。当爱德华多穿过密密的人群时，他的脑袋感到一阵眩晕，部分原因是他已经喝了很多酒，但主要是因为爱德华多受到了文化碰撞的影响，他再一次从一本正经的、保守的哈佛校园中逃了出来。

DJ 位于圆形用餐地点的一端，爱德华多在离 DJ 位置几码的地方停了下来，环视了一圈整个人群以及这个时髦的餐厅。他不得不承认，这个餐厅是 Facebook 庆祝百万会员派对的绝佳地点——就在几天前，欣喜若狂的马克邀请爱德华多来一起庆祝网站激活的第 100 万个账户——而此时距离他们在马克位于柯克兰的宿舍里让这个东西上线的时间还不到 10 个月。颤抖沙龙具有现代感，嬉皮，奢华，就像 Facebook 一样。而这个沙龙的业主恰好就是彼得·蒂尔，为这次派对买单的也正是富有的彼得·蒂尔。

爱德华多看着这些年轻的北加利福尼亚人群随着音乐起舞。大家的衣着几乎都是牛仔衫，有领衬衫和光滑的欧式黑色服饰也有一些。总体来说，派对具有浓厚的硅谷气息和嬉皮的旧金山风格，同时也具有浓厚的 Facebook 氛围。房间里大多数人的年龄与大学生相仿，其中有很多斯坦福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这里的每个人都喝着鸡尾酒，似乎都乐在其中。爱德华多情不自禁地打量着 DJ 位置另一边的那群美女，有一个像是在对他微笑，他一下子脸变得通红，赶紧移开了目光。是啊，爱德华多仍然很害羞，尽管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爱德华多对派对感觉十分惬意。自从走过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对每个愿意听的人都说起他和马克及达斯廷一起共同创立 Facebook 的事情。有些女孩时而对他微笑，时而像看一个疯子一样看着他。那有点怪——在哈佛，每个人几乎都认得爱德华多，知道他做了什么，而在这里，人们都看着马克——只是看着马克。

但那没关系，真的。在这里，在加利福尼亚，爱德华多不介意自己是那个在背后默默努力的人。爱德华多并不是为出名而干这件事情的，他真的不在乎人们是否知道他曾待在马克的那间宿舍里，是否知道他拥有公司34%的股份，以及是否知道他就是那个除了马克之外管理着百万会员的人。他只关心这些人是否喜欢他们的网站，以及他们的网站是否会成为互联网历史上最大的项目之一。

爱德华多对这个想法置之一笑，随后，他的视线掠过舞池，停留在餐厅另一边的沙发桌上。在房间的后部有一张圆桌，爱德华多隐约地看见马克、肖恩和蒂尔围坐在一起，在投入地交谈什么。爱德华多偶然得知今天恰好是肖恩的生日——这个孩子现在多大，25岁吗？爱德华多打算朝他们那边走过去，但同时他觉得自己混在人群中可能会感觉更舒服点，默默无闻地——独自一个人。文化碰撞再一次地出现了：这个地方感觉离哈佛是那么的遥远，以至于爱德华多觉得自己好像是上了企业号宇宙飞船。

爱德华多眨了下眼睛，任由灯光在他身上游移。

这个地方，这间餐厅——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它看起来是如此陌生，看起来是如此……快，直到爱德华多从停在这里的出租车上走下来时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模样的。彼得·蒂尔的法拉利斯派德停在外面的路边上。马克的英菲尼迪——他的“克雷格列表”车让他在一个商业会议上迟到了，那之后他就得到了这辆车——停在街道的某个地方。也许和肖恩的宝马停在一起。

爱德华多仍然住在宿舍里。他走路去上课，漫步走过现在已经是白雪皑皑的校园，然后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魏德纳图书馆清冷的影子之下。

是的，爱德华多搞错了——自从夏天开始，事情进展得实在是太迅猛了。那是爱德华多自己作出的决定，没有其他人好责怪的，除了他自己。爱德华多可以搬到加利福尼亚去的，他应该抽出课余时间。不管怎样，他现在是一个大四学生，离毕业只有5个月了。毕业后爱德华多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 Facebook 的工作中去了，就可以回到他和马克开创的事业中去了。

在此刻，就在今晚，爱德华多打算好好地享受一番。他想喝一杯酒，他还打算走到 DJ 位置的另一边去和漂亮女孩们搭讪。然后明天他就要飞回哈佛继续他的学业了，因为马克把 Facebook 掌控得很好。

他敢肯定一切都将进展顺利。

肖恩·帕克坐在圆桌旁舞池之外的沙发上，背靠在一张装饰得很有现代感的椅子上，听着蒂尔和马克继续谈论着他们为 Facebook 考虑的新应用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让大学生更方便地在网络上找到彼此，并对可以使学生共享信息的炙手可热的墙壁功能加以了改进。在未来也许还有一个照片共享应用程序——仍然还可能需要半年左右——那将把其他任何人想出的其他任何事情给比下去。Facebook 的原则只有一个：创新、创新、不断创新。

肖恩·帕克自顾自地笑了。一切都在根据计划完美地进行

着，蒂尔和马克是绝佳搭档，这跟他的猜想一样。

肖恩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从他的两个搭档身上移到人群中。几乎在顷刻间，他看到了爱德华多·萨瓦林在跟 DJ 旁边一个漂亮的亚裔女孩交谈。爱德华多看起来和平常一样清瘦和扭捏，向前弓着身子，几乎碰到了那个女孩身上。那个女孩似乎在微笑，那很不错。爱德华多看起来很开心，女孩也很开心，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

所有的一切进展得都是那么顺利。爱德华多签署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并执行了重组协议。蒂尔给了马克他们使 Facebook 飞速向前发展所需要的钱，Facebook 突破了百万会员的大关，而且每个星期，会员的数量都在成千上万地增长着。很快，Facebook 将向更多的大学开放。最终，也许也会对中学开放。在那之后——谁知道呢？也许 Facebook 在某天会对所有人开放。大学的模式、独享的模式——它已经创造出奇迹了，人们相信 Facebook、喜爱 Facebook。

人们愿意为 Facebook 支付上亿美元的钱。

“就在那里，是真的，春天已经来到了新英格兰。”

当爱德华多的好友 AJ 指着那个有着优美腿形的女孩时，他笑了。那个女孩正在图书馆的石台阶上悠闲地漫步着，她的鼻子埋在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飘逸的金发顺着她那乳白色的 iPod 倾泻而下。

“是啊，”爱德华多回答着，“本季的第一条短裙，就在这下面。”

爱德华多觉得自己从没适应过哈佛那么漫长的冬天。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校园里还到处都是白雪，就连这些台阶也被一片片的冰覆盖着，风是那么刺骨和寒冷，以至于呼吸都是那么困难。就像是三月根本都没光顾过哈佛的日历——仅仅是2月、2月，总是2月的天气。

但终于，终于，积雪散去了。空气又复活了，天空又恢复了明亮、晴朗、湛蓝的样子，女生们开始重新整理她们的衣橱，

把那些厚重的、难看的毛衣放到一边去，拿出裙子、漂亮的轻薄上衣、露脚趾的鞋子。噢，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上衣都是那么漂亮——毕竟这里是哈佛——但皮肤是可以露出来的，这太好了。

当然，也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化。明天，那些灰色的云块可能在校园上方的天空堆积，整个校园又可能变回之前那副阴冷的面孔。但爱德华多明天会再一次地离开新英格兰，他要再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因为马克他们要他去。

AJ 向他挥了挥手，然后就一路走下石台阶，去参加在校园另一端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了。爱德华多将在几分钟后跟去——但他不急，因为他们是大四的，只有不到两个月就要毕业了。他们可以上课迟到，天哪，他们完全可以逃课的，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只要他们能通过剩下的几门考试就几乎可以顺利地从哈佛走出去了，带着那些或许在真实世界里分量很重的金光闪闪的毕业证书。

真实世界？爱德华多甚至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这当然不是指加利福尼亚，马克还待在那里，虽然是在另一个绿化优美的城郊小镇的另一个租房里，迅猛地以每次1万名会员的速度发展着 Facebook。而那还不是马克跟爱德华多说起过的位于帕洛阿尔托的 Facebook 新址，那时，马克他们正在新一轮的招聘活动之前对办公室进行最后的布置——而这不是他们曾在秋天签署公司重组文件时说起过的增长状况。

真实世界也许和 Facebook 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简言之，真实世界的发展没它那么快。

100 万会员突然就变成了 200 万，也很快会变成 300 万。这个曾以哈佛为发展基地的小网站现在已经到处都是了——已经发展到 500 个校园了。爱德华多在每个报摊上的每份杂志上都能看到有关 Facebook 的报道，课前课后他无意中看到的每个新闻节目中都有有关 Facebook 的报道。爱德华多认识的每个人都在 Facebook 上面，甚至连他的爸爸也会登录 Facebook，而且对所见到的页面欣喜不已。Facebook 不是真实世界——可是比真实世界还要大。它是一个全新的宇宙，爱德华多情不自禁地对他和马克做的事情感到自豪。

即便如此，在过去的两个月里，爱德华多和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除了一个奇怪的电话，问一个纽约联系人的电话或一个潜在投资者的名字。事实上，爱德华多在过去几个月中离马克是那么遥远，以至于他都有时间单独搞一个网站了——一个叫做 Joboozle 的网站，想弄得像 Facebook 那样，学生们可以在上面找工作，可以搜索潜在的雇主，共享简历、网络等。爱德华多根本没想过要把 Joboozle 搞得像 Facebook 一样轰轰烈烈，但马克确实已经好久没跟他联系了。

终于，马克又跟他联系了——就在几天前，马克给爱德华多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让他去一趟加利福尼亚。这是关于一个重要的商业会议的事情，以及一个让爱德华多帮助培训新职员的事宜。

在邮件里，马克还提到了某件让爱德华多有点担心的事情。最近，一些知名的风投基金盯上了 Facebook——硅谷最大的基

金项目红杉资本，这是由肖恩·帕克的老对手迈克尔·莫瑞茨和阿克塞尔合伙公司共同经营的，而阿克塞尔合伙公司是一个声名非常显赫的帕洛阿尔托基金，过去10年中一直活跃在这一地区。马克在邮件中暗示他们有可能会让这些基金对公司进行投资。马克还提到了华盛顿邮报公司（Washington Post Company）的唐·格雷厄姆，他也对公司感兴趣。

此外，马克还说，他自己、肖恩·帕克和达斯廷在考虑如有必要，他们将卖出他们自己的小部分股份——每股200万美元是他在电子邮件中给出的数字。

爱德华多对此相当吃惊。首先，从他已签署的文件来看，爱德华多敢肯定自己不能出售股份——他的股份还没被授予很长时间。那为什么马克、肖恩和达斯廷能兑现出价值200万美元的股份？难道他们没在重组期间像爱德华多那样签署文件吗？

其次，马克究竟为什么要说起出售股份这件事情？马克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资金来了？还有，为什么肖恩·帕克仅仅在正式加入公司不到10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能得到200万美元？爱德华多可是从公司成立之日起就在的。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也许只不过是爱德华多误解了这个情况。也许当爱德华多在加利福尼亚与马克碰面时，马克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无论如何，爱德华多决定这次不能感情用事——因为他曾经的愤怒并没在夏天帮他挽回过局势。他打算冷静一些、理智一些、善解人意一些。现在是春天了，女孩们把裙子穿出来了，而学期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明天，爱德华多将开始 6 小时的旅行，到正在布置中的新办公室中露一下脸，参加那个商业会议并培训新职员。爱德华多希望这将是他和马克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开端——以便他能在毕业后立即投身到马克的创业伙伴这一角色中去。这个想法使爱德华多非常开心——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他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延伸他的大学生活，因为 Facebook 成了那么大的一个公司，爱德华多敢肯定 Facebook 将一直给他“大学”的感觉。在 Facebook，爱德华多可以继续把真实世界抛到脑后，就像马克那样，也许是永远都那样。

当爱德华多开始走下图书馆的台阶向校园走去时，这个想法给了他温暖。明天，他将跟马克在一起——马克将对所有的一切事情作出解释。

爱德华多将在自己今后的人生中永远铭记这个时刻。他站在差不多是空荡荡的办公室里，身子开始发抖，在他走进门口的那一刻，律师马上就把文件递给了他，此时他正盯着那些文件看。这次是另一个律师，这次的门也不一样，不是那个像宿舍一样的绿化优美的城郊租房，而是一个真正的办公室，位于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大学路上，有着玻璃墙、枫树装饰的办公桌、新的电脑显示器、地毯，甚至还有一段楼梯，上面画着一个当地艺术家的涂鸦作。这是一间真正的办公室，有另一个真正的律师在这里——站在爱德华多和马克之间，马克此时正在里面的某个地方，在某台电脑前，他基本上一直都在电脑前，舒坦地坐在电脑闪烁的屏幕前。

一开始，爱德华多还以为这个家伙在开玩笑，一见面就要他签署文件，他甚至都没来得及打量一下这个地方呢，或是问一下马克新聘用职员的情况，200 万美元的股份出售，以及电

子邮件等。但当爱德华多开始读那些法律术语的时候，他意识到，这次加利福尼亚之旅跟商业会议没有关系。

这是一次埋伏。

过了几分钟后，爱德华多才明白自己读的是什么——但在读的过程中，他感到自己双颊变得苍白，皮肤直发冷。他的恍然大悟像是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把他从内到外撕得粉碎，将他身体的一部分毁坏得无法复原。没有任何的夸张、没有形容词、没有只言片语——没有什么能形容爱德华多此刻的感受——事实上，即便如此，他也应该预见到这件事，他也应该觉察出来，他应该看出苗头来的——可他就是没看出来。他真是太盲目，太愚蠢了。

爱德华多没预料到他的朋友马克会这样做，他们两人都曾是一个秘密犹太人联谊会的极客，那个联谊会是为了帮助会员适应哈佛生活的。他们之间发生过问题，马克有些冷漠、冷淡——但这些都不是问题。

在爱德华多看来，这实质上就是背叛。马克背叛了他、毁了他、剥夺了他的一切。一切都在那里，都在爱德华多手里拿着的文件上，印在那些乳白色页面上的黑字再清楚不过了。

首先是一个日期为2005年1月14日的文件——这是一份TheFacebook股东的书面同意函，同意公司的股份增加至被许可的1800万份普通股。然后是第二份日期为3月28日的举措，增发股票至20890000份。在随后的一份文件中，允许增发330万份股票给马克·扎克伯格，增发200万份股份给达斯廷·莫斯科维茨，增发200万份股票给肖恩·帕克。

爱德华多看着那些数字，头脑中迅速地计算着。随着所有这些新股的发行，他持有的 Facebook 的股份将不再是在 34% 附近。即使只是计算这些颁发给马克、肖恩和达斯廷的新股，爱德华多的股份就将减少至 10% 以下——而且如果所有这些授权的新股都颁发出来的话，他的股份将被稀释得几乎一无所有。

马克在把爱德华多稀释出公司。

当爱德华多看着那些文件的时候，律师开始说话了。爱德华多在想马克想要他怎么做。马克或许认为爱德华多根本不会有什么反应，或许认为爱德华多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公司——还在秋天的时候，当马克签署那些文件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时候。或许甚至比那还要早，在夏天的时候，在爱德华多冻结银行账户的时候。这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也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

律师唠叨个不停，解释说新股是必要的，现在有风投对他们感兴趣，爱德华多的签字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律师还说股票已经得到了授权许可，说这对公司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说这是一个已经作出了的决定……

“不行。”

爱德华多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脑袋里回响，在玻璃墙上弹跳着，一路走上了画有涂鸦作的楼梯，穿过了整个差不多是空荡荡的办公室。

“不行！”

爱德华多拒绝签字出让他在 Facebook 的股份。他拒绝签字出让他自己的成果，他从一开始就在公司了，他也曾在那间宿

舍待过。爱德华多是 Facebook 的一个创始人，他理所当然应该拥有他那 34% 的股份，他和马克是有协议的。

律师的回复也很快。

爱德华多将不再是 Facebook 的成员，将不再是管理层的一员，也不再是一名职员——将不再与 Facebook 有任何的关联。他将从公司历史中消失。

对马克·扎克伯格和 Facebook 而言，爱德华多·萨瓦林将不复存在了。

爱德华多觉得四周的墙壁把他关住了。

他必须从那里走出去。

回到哈佛、回到校园、回到家里去。

爱德华多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无法相信这一背叛。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爱德华多被告知决定已经作出了——是由 Facebook 的创立人、CEO 以及新总裁马克·扎克伯格作出的。

当爱德华多面对这个坏消息时，他还有一个想法。

究竟谁是 Facebook 的新总裁？

当他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肖恩·帕克脚掌先着地，兴冲冲地从宝马车中走出来。他的头脑以每分钟 10 000 转的速度运转着，甚至比平时还要快，因为从目前来看他的前程大好。

肖恩砰地关上车后的车门，然后走到车子的一边，身子往后靠，手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他抬头望着这幢红杉基金主办公室所在的镀铬玻璃大厦。天哪，他是多么恨这个地方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肖恩记得自己曾经的感觉有多么不同——他当时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寻找资金、合伙人，希望得到关注……他又是怎样得到那样的关注的——却落得个破产的结局，被赶出了自己用心血一手建立的公司。

现在的情况已大不一样了。这次，是红杉基金在做赌注。他们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地打，不断地在 Facebook 的办公室纠缠，希望能开一个会，希望能跟马克通电话，希望能把马克拉进一个房间听他们的推销性陈述。天哪，现在每个大人物都

在给肖恩和马克他们打电话。灰锁创投公司（Greylock）、Meritech、贝色麦（Bessemer）、Strong 等，每个人都在给他们打电话。而且还不止是风投，微软和雅虎在观望的传言也已甚嚣尘上。友人网已经非正式地出价了，1 000 万美元——金额小得根本入不了眼——不用说，肖恩和马克推掉了。我的空间也感兴趣——天哪，现在每个人都想进来。而红杉基金，这个行当的大块头，当然也不想错失此次良机。

所以，肖恩先让他们坐了会儿冷板凳，他想象着莫瑞茨在他那隐蔽的窝点里闷闷不乐的情形，用他那奇怪的、可恶的威尔士口音对着他的职员大发雷霆。肖恩猜测到莫瑞茨应该已经知道 Facebook 对他会见的要求不理不睬的背后有肖恩的因素了，但在肖恩看来，也许这个自大狂认为肖恩迟早会让步。就在莫瑞茨他们气得口吐白沫时，肖恩看来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他正在安排今早的会议。

肖恩现在就在这里了，像个生气的猴子那样笑着。他全身都穿着黑色的衣服，这和他车子的颜色一样，从他的 DKNY 薄裤到鳄鱼皮带都是黑色的。这全然是一副蝙蝠侠的模样，降临到旧金山市中心的某条街上来主持正义。

肖恩听到司机那边的车门砰地关上了，转身看到马克从车子的前座上走下来。

“我的老天爷。”肖恩嘀咕着，竭力抑制自己脸上的笑容。

马克穿着颜色鲜艳的睡衣，腋下夹着手提电脑。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是严肃的。

“你对此感到确定吗？”马克问。

肖恩笑得更厉害了。哦，是的，他对这件事情比他以前做的任何事情都能更确定。

“那太好了。”

然后，肖恩看了下表。真是太好了。

对于与硅谷最大的风投公司举行的会议，马克不仅迟到了10分钟，而且还是走着过去的，就像城里最疯狂的闲荡人士一样。肖恩将不参加此次会议，但马克自己也能完美地处理好这件事情。马克首先将道歉，说自己睡过了头，都没时间穿好衣服，然后他就将直接开始他的陈述。当马克快要讲完时，就把事先特意为红杉基金编制好的 PowerPoint 打开来——而 PowerPoint 上的东西将更深层次地揭开他们的伤疤。然后马克就将径直走出那里。

红杉基金将永远——永远——没机会投资 Facebook。对此，肖恩能肯定。马克已经看清了莫瑞茨和红杉基金那帮家伙对肖恩所做的一切，把肖恩赶出 Plaxo，并扼住他的喉咙。蒂尔也完全赞同这个看法——因为红杉基金在贝宝的那些日子里也曾对他们使坏。红杉基金终将在这个小城领教到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马克和肖恩对此不以为然，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想在 Facebook 分一杯羹。毫无疑问，他们拒绝了友人网，但有一笔他们两人都同意接受的交易已经准备就绪了。阿克塞尔合伙公司是附近最有威望的风投公司之一，已经追逐马克他们好几个星期了。吉姆·布雷耶是阿克塞尔的主要合伙人，同时也是这个公司最杰出的一位风投，每当他打来电话时，肖恩就抓过听筒对

他尖叫出一些疯狂的数字。定价1亿美元，要么就拉倒！2亿美元，要么就甬谈！布雷耶终于了解了情况。与此同时，马克也跟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主管唐·格雷厄姆谈了很多，这个人差不多成了马克的朋友和顾问。那是一个有趣的配对，也是一个有趣的主意——一个媒体巨人和基于信息共享基础之上的社交变革天才之间的配对。马克在考虑跟格雷厄姆及华盛顿邮报公司做一笔交易——这也促使阿克塞尔变得更起劲儿了，这个消息开始流传得明朗起来。

很快，阿克塞尔将出资近1300万美元以获得公司的一小部分股权——这笔投资将使Facebook的估价接近1亿美元——只不过是14个月就值1亿美元了。而那仅仅是开始。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内，肖恩敢肯定他们会让那个估价翻三番。到2005年底的时候会怎么样？谁知道他们能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人们继续以现在的速度注册的话，他们在一年内就能达到5000万个会员了。

肖恩有相当强的预感：这个10亿美元的婴儿即将诞生。

当马克走过他身旁，朝红杉大厦走去时，肖恩笑了。他有点儿希望自己能和马克一起参加那个会议——但即使只是在心里想象这一幕也很不错。肖恩再一次地向马克挥了挥手，以示鼓励。

“这将是一次创举。”

肖恩再看了一眼马克身上的睡衣——笑出声来了。

这真的会是件酷毙了的事情。

“万名哈佛学子……”

爱德华多在黑色涤纶长袍的褶皱下弯曲着他那瘦长的身子，他的膝盖发出咯吱的声音，他正努力调整自己，以便能在折叠小木椅上坐得舒服点。爱德华多努力使自己的瘦长骨架在那个地方能安下身来，他四周都是那样的小椅子，以至于他都被卡在了中间。长袍让人热得受不了，而且他头上的方帽至少小了两个尺寸，掐着他前额上冒汗的肌肤，把他的头发从根部猛拽起来。

即便如此，爱德华多也感觉到自己在笑。即使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还是在笑。他朝自己的右手边看了下，看到一长排穿着墨黑色长袍和带着傻帽子的同学。然后回头看了下——排排着装相似的大四学生，他们几乎站满了半个校园，边上是一些身穿夏季运动服和卡其色裤子的学生，还有一大片心里感到骄傲的家长，他们的手里拿着相机和数码摄像机。

“万名哈佛学子……”

爱德华多回头望着舞台，那里离他足足有10码远。萨默斯校长已经站在讲台后面了，他的两旁站满了系主任，而他的右手边有一大箱毕业证书。此刻，校长面前的讲台上的麦克风随时都可能会响起，一个个名字将回响在整个校园里，弹跳在长满常青藤的古老墙壁上，回荡在魏德纳图书馆的石阶上方，绕过图书馆巨大的希腊石柱，一直到苍穹。

这个早上已经够长了，但爱德华多还是觉得自己精神饱满——而且他也敢肯定他的大四同学们也同样感到精力旺盛，都激动不已地坐在小木椅上。

今天早上很早就开始了，从河边宿舍出发开始步行——长串的大四学生穿着黑色长袍走过哈佛广场，来到校园里。虽然外面热，但爱德华多还是在长袍里面穿了上衣并系上了领带，在典礼之后，他将和家人一起度过大部分的下午时光。观众席在大四学生站立的位置后面，爱德华多不是很清楚他的家人具体站在哪个位置，但他知道他们是在场的。

实际上，整个校园都站满了人——比爱德华多见过的任何场面的人都要多，甚至比他在中学时期参加的古怪的摇滚音乐会的人都要多。而且爱德华多他们整天都会待在那里。今天下午稍晚些的时候，约翰·利特高（John Lithgow）——一名演员及哈佛毕业生——将发表演讲。在那之前，大四毕业生将在魏德纳图书馆的台阶上集合并照班级留影。他们将和家人一起去野餐，互相道别，并对学校说再见。也许有些学生会把他们的方帽扔向空中——因为他们在电视上见过这个动作无数次，而

那些帽子看起来也相当傻。

爱德华多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到舞台上。他被那些颜色给迷住了，这与他周围的一片纯黑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学司仪、聘用教授、尊敬的校友——他们现在都在场，穿着几乎令人迷幻的亮色长袍。爱德华多的眼神又回到了那箱毕业证书上，他知道在那堆堆积如山的卷纸中有他的一份，上面写有他的名字。这是一张卷曲的、印有拉丁文的页面，花了他父母12万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那张毕业证书花的钱比那要多得多。

“万名哈佛学子……”

音乐的声音来自爱德华多左边的某个地方。他不敢相信真的有人能记住大学怀旧斗志歌里的歌词，噢，有些人还真能记住——不管是谁，那个哼唱的人居然把大部分的调子都哼出来了。爱德华多实际上并不知道歌词，只是因为他在大一的时候乐队在哈佛-耶鲁的歌唱比赛中唱过这首歌，所以他也有所了解。那时爱德华多对《深红》非常待见，对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以及自己也是学校的一员感到十分自豪。爱德华多是那么自豪，因为他的爸爸也感到十分自豪，因为中学时期的所有努力都得到了回报。那条艰难的路——学习一种新语言，适应一种新文化——把他带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四处都是历史悠久的建筑的美丽校园。爱德华多了解这首歌，因为这是属于他的时刻，这种感觉和与他肩并肩一起站在这个地方的任何其他人的感觉一样。他值得拥有这个时刻的每分每秒。

万名哈佛学子在今日期待成功，

因为他们知道相较老艾里而言，

公平是哈佛的主流。

因此我们将征服老艾里代表的那帮人，

当比赛结束时，我们将再次歌唱：

今天，万名哈佛学子获胜了！

爱德华多将注意力移回到舞台。萨默斯站在讲台后面，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他那副长着双下巴的宽脸盘离麦克风仅有几英寸远。爱德华多知道现在离念到他名字的时间还有一会儿，他知道届时校长很有可能会把他的名字念错。要么把前部分的“O”漏掉，要么在姓氏的第二个音节上念成重音。校长经常那样的，而爱德华多也不介意。他将阔步走向那儿并领取那份毕业证书，因为他值得拥有它。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才是公平的。

就在麦克风响起来、名字被念到时，一道闪光从爱德华多的身后亮起，一台高功率的相机在抓拍第一个走上舞台的大四学生。

爱德华多在想那张照片是否有一天能登在某个人的 Facebook 的自我介绍里，他确信这件事情迟早都会发生的。

而第二天早上一开始，爱德华多的笑容几乎消失了。

凌晨两点。

18 个小时之后。

爱德华多把手深深地塞在运动衣的口袋里，此时，他已经和家人待在一起有大半天的时间了，他的思绪刚从家人身上回

过神来。外面的温度高得甚是撩人，爱德华多手里拿着一小杯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稳坐在凤凰队三楼的皮沙发上，看着一群他不认识的金发美女围着一张咖啡桌翩翩起舞，桌子上的酒瓶堆得老高，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玻璃都市，在一个有月光照耀的夜晚闪闪发光。

楼下的派对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整座三层楼的房子都在随着一楼舞池的音乐而抖动，这是嘻哈乐和排名前40的金曲的混合音。爱德华多能够想象出一群情绪高涨的孩子重重地踩在硬木地板上，吸入外面篝火冒出的烟雾，他们的身子跟随着节拍舞来舞去，为校园200多年的历史风采添砖加瓦。他能想象出所有的漂亮女孩，她们当中很多人都还是社交巴士的新人，以及所有心里充满渴望的年轻的凤凰队成员，在追寻着那份特殊的联系，那个值得铭记的夜晚以及那个凝固的时刻。

但楼上，在第三层楼这里，要安静些。除了在跳舞的金发美女外，这个地方给人一种优雅的VIP房间的感觉。而且房间的装饰也纯粹是VIP式的：高级的深红色地毯，墙壁、天花板、皮沙发都是优质的实木质地的，桌上摆满了昂贵的品牌酒的酒瓶。这个位于第三层楼的客厅极尽奢华，只邀请上流社会的人。

自从爱德华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自从那个他现在基本上称之为“马克的背叛”的时刻开始——他很多的时光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坐在这张沙发上，思考、沉思、计划着自己的未来。

大学生涯现在已经结束了，爱德华多即将走出校园那个安全的界限。他还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许是波士顿，也许

是纽约。但他确实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他也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了。

一方面，爱德华多已经开始了法律程序，以寻求他认为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应该属于他的东西。他已经聘请了律师，发出了信件，把他的意图明确地告诉了马克以及 Facebook 团队——他打算起诉。爱德华多讨厌这样的想法——要到法庭寻求公正并当着法官或陪审团的面质问他的“朋友”，但他知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不再只是有关马克和他两人的事情。

爱德华多坐在那张皮沙发上，心里在想马克是否会对这一切感到些许后悔。

也许没有，他苦涩地意识到。马克也许甚至都没想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从马克的角度来，他只不过是做了对公司而言是必要的事情。

毕竟从一开始搞 Facebook 就是马克的主意，他是那个倾力为公司奉献的人，他在宿舍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建立公司了。马克写了编码，让网站上线，去加利福尼亚，推迟大学的学业，寻找资金。对马克而言，网站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而其他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依附于此的——温科吾斯兄弟、爱德华多，甚至还有肖恩·帕克。

事实上，从马克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爱德华多做出了不当的行为，背叛了他们的友谊。从马克的观点来看，爱德华多试图通过冻结银行账户的做法来损害公司的利益。从马克的观点来看，爱德华多试图通过坚称自己拥有公司商业主管的头衔而使公司难以从风投那里融资。从马克的观点来看，爱德华多甚

至还做了些其他可能有损 Facebook 利益的事情，比如另外建立一个叫做 Joboosle 的网站，并接近同类的潜在的广告商人选，马克都可能视这些为 Facebook 的商业秘密。马克有足够的理由将爱德华多视为有过错的一方，正如爱德华多对马克的看法一样。

但爱德华多不那样认为，他全然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公司，他认为自己为 Facebook 的成功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爱德华多提供了初始资金，他也花了时间。因此，他值得拥有他们最开始所同意的那些东西。完全是这样的。

对于其中一件事情，爱德华多同意马克的看法——那不再是与友谊相关的事情。那是生意，仅仅是生意。

爱德华多可以去追寻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东西。他把马克带上了法庭，促使马克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并让他做公正的事情。

爱德华多看着那些女孩随着音乐起舞，她们的金色头发飘逸着，形成一个金色的旋涡风暴，他在想马克是否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他和马克这两个极客孩子是怎样寻思着想做点特别的事情，从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真的，就是想拍拖。他在想马克是否意识到事情是如何变化的。

或许马克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也许爱德华多从一开始就误读了他，就像温科吾斯兄弟一样，爱德华多在那张空白的图纸上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说出了自己最想看到的网站特征是什么。

也许爱德华多从没真正地了解马克·扎克伯格。

事实上，爱德华多在想，不知马克·扎克伯格是否了解他自己。

肖恩·帕克会有什么看法呢？肖恩·帕克也许认为他了解马克·扎克伯格，但爱德华多敢肯定他们之间的合作也不会长久。

在爱德华多看来，肖恩·帕克就像一颗紧张的小彗星，飞快地穿过大气层。而他已经在两个初创公司中受到了伤害。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会再次在 Facebook 中受到伤害，而在于在什么时候。

奇

怪的是，甚至都没有人听到警笛声。

这一刻，一切安好。派对真的很欢快，这座位于郊区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漂亮而快乐的人。大学女生和研究生男孩、爵士音乐迷和时髦的小年轻、背着背包戴着棒球帽的孩子与身穿紧身牛仔裤和有领衬衫的专业人士混杂在一起。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一个大都市夜总会场景的翻版，但却在一个易管理的大学的背景之中——有点像是为那些不知道兄弟会的基本要求的孩子所举办的一个兄弟会派对。在这里，烈性酒泛滥，音乐重重地敲打在木地板上并回荡在光秃秃的石膏墙上——

可是，突然间，形势急转直下。

先是一阵尖叫声，然后是前门被撞开了。手电的光芒划过黑暗、拥挤的舞池，射在石膏墙上并在上面来回游移，就像是UFO在突袭一片贫瘠的平原。然后一群人一窝蜂地冲了进来，就像盖世太保一样，叫着、吼着、推着，挥舞着那些像讨厌的

激光剑一样的手电。

他们身着深蓝色制服，手里拿着木棒和警员证，甚至还有
一些手铐。看不出他们带了手枪，但手枪皮套却显而易见，一
坨冷酷的钢铁制品在厚实的深色橡皮套中显得鼓鼓囊囊的。

不管他们是否是警察，这个派对算是完了。

可以想象肖恩·帕克的第一感觉是某人弄错了。这只不过是
个派对而已，就在一个大学校园的外面。这完全没有什么危
害性。肖恩是和 Facebook 很多本科生雇员中的其中一人一起去
那里的，一个他像朋友一样款待的漂亮女孩——单纯、有趣。
这只不过是一个派对，而这样的派对，肖恩之前去过上千次呢。
这种派对完全没什么危害性，根本没人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噢，好吧，也许是因为房子里有酒，还有可能是音乐有点
吵，当然还有可能是有些孩子弄了点烧烤和熏小罐子。肖恩并
不真正清楚——自从他来到这座房子开始，他就没怎么去过盥
洗室，他一直在舞池里忙碌。除了裤子口袋里的吸入器和放在
衬衫里的装满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肖恩像主教一样干净。
肖恩的慢性哮喘病和该死的过敏症使他身上携带这些东西显得
合情合理。

但谁会在意这些呢？这是一个派对。有很多大学生出席。
难道大学生不应该体验快乐吗？

革新？

自由？

鉴于派对的地点，难道警察不应该稍微宽容点吗？

但从这些警察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宽容之意——蝙蝠侠

就是要来捣乱的。

然后，肖恩逐渐意识到，也许这并非仅仅是因为碰上了坏运气的缘故——因为肖恩·帕克觉得自己在错误的时间里来到了错误的地点。也许，只是也许，这不仅是因为开派对的声音太大了。也许，他再一次地成为了靶子。

Facebook 不再是一个位于宿舍的小公司，肖恩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它现在是一家大公司，正在走向 10 亿美元估价的道路上。而肖恩和马克也不再是两个玩弄电脑程序的孩子，他们是运营一个公司的主管——一个他们两人都不想出售的公司，他们两人都相信在某一天，公司的价值会远远超出 10 亿美元。

公司在过去几个月里的增长简直是奇迹。在肖恩看来，Facebook 所发生的事情真是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标志着一系列奇思妙想达到顶点，人们都热切地希望参与到这个网络之中。

第一个，也是最近的一个变革性发展当属图片共享应用程序，这使你共享和阅览的图片正好与你的社交生活吻合，而 Facebook 现在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的地方。它是真实生活的数字化再现：你不再只是参加派对，你去参加派对的时候会带着数码相机，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在第二天再现这个派对——或许是凌晨两点——通过 Facebook。还有添加标签的主意，你可以为你那些图片中想要标注的任何人添加标签，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你的标签了，他们可以看到谁去过那里，而你完全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形式目睹你自己的社交网络——那真是天才的创意。这个创意吸引了一大群用户——现在也许有

800 万或 1 000 万了，天哪，Facebook 的发展速度如此惊人。

这还没完呢：下一个变革性的发展将是新闻报料，这是一个肖恩和马克独自在考虑的主意。新闻报料将持续更新一个社交网络中的人们的新消息，这可使人们通过 Facebook 的页面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将有关个人信息的每项变化在同期播报给所有朋友的数字日志。当这个项目完成时，它将成为达斯廷和马克完成的一项尖端电脑工程技术——这项工程的指数会相当复杂，是一种限于一些持续保持更新的朋友的广播渠道，时时刻刻都这样。对肖恩来说，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观察人们登录 Facebook 账户之后所做的事情——他们怎样不断地查看朋友的状态更新，查看哪个朋友换了个人简介及照片，于是，有了这个想法。新闻报料的主意来自其中一个灵异时刻——如果有办法能让这些信息自动生成就再好不过了，肖恩意识到，跟照片及标签功能一样，这样做能提升人们对 Facebook 的体验。

它们不仅是应用程序——它们是里程碑，改变了一个简单的宿舍创意，使之变成了一个改变人们生活的价值 10 亿美元的公司。Facebook 超越了最成功的社交网络，在互联网上建立起了最庞大的、最成功的共享照片的网站，除此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新闻报料这样的创新。

Facebook 将成为网络世界的领头羊，肖恩对此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把 Facebook 开放给公众——这是下一步伟大的变革，是下一个里程碑——然后，他们将走向国际化。在那之后，噢，没有什么事情会再对 Facebook 关闭大门。肖恩没

在想友人网，甚至都没在想我的空间，他想的是谷歌和微软。

Facebook 将变得那样大。

当事业变大时——噢，对于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肖恩·帕克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人们开始会做出不同的举动，友谊会瓦解，问题会产生——有时似乎是莫名其妙地产生。

也许，只是也许，随着 Facebook 越变越大，随着资金的涌入以及风投开始考虑以 10 亿美元的金额投资——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不再需要像肖恩·帕克这样的人了。

这样的事情此前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真的会再来一次吗？

或者说肖恩只是有些多虑了？也许事情根本就没那么复杂。那只是一个被搞砸了的派对——而他正好就身在其中。

倒霉。

时间弄错了。

肖恩被逮捕了，他的下一个想法是他不得不打个电话。投机是魔鬼，比一根木棍或一副手铐的危害要大得多。不管是否无辜，这对一个变革性的、改变世界的、价值 10 亿美元的公司的总裁来说，在一个家庭派对上与一名本科生雇员一起被捕，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肖恩不认为自己会蹲监狱——但他能肯定的是：

不管是否无辜，被陷害或纯粹是出于坏运气，马克·扎克伯格都会很生气。

在那天晚上的某个时间里，甚至也有可能是在第二天，
在 马克·扎克伯格可能接到了一个电话——也许是公司律师打来的，也许是肖恩自己打来的。很有可能马克当时正待在 Facebook 的办公室里——因为他几乎一直都待在办公室。我们可以想象马克独自待在那儿的情形，他面前桌子上放置的电脑屏幕发出蓝光，照射在他的脸上。或许还是午夜，或许是凌晨，马克一直都没有什么时间概念，时间只不过是一些秒针在钟表里转动而已，不具有什么现实意义，没有什么索求，也没什么内在价值。信息是如此重要，而马克刚刚得到的确切信息肯定是需要快速处理的——而且效率要高。

肖恩·帕克是一个天才，他对 Facebook 目前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肖恩是马克的一个偶像，并将永远都是他的导师、顾问，甚至是朋友。

但在听说了刚才那个被警察搞砸了的家庭派对的消息之后，

我们可以想象马克心里会做何感想：肖恩·帕克不得不离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肖恩不会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被审判或起诉——但在有些人看来，目前的情况会使肖恩危害到 Facebook。对诋毁他的人来说，他从来都是捉摸不透的——人们总是不能理解他，有些人觉得他的能量大得令人惊恐。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白纸黑字，再清楚不过了。不管这为什么会发生——不管是否是运气不好或其他原因——结果却跟数据的输入和输出一样清楚。

肖恩·帕克不得不离开。

就像爱德华多、温科吾斯兄弟以及其他任何成为威胁的事物一样——不管意图是什么——都必须得到处理，因为最终只有 Facebook 这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它是马克·扎克伯格的作品，是他的宝贝，也成了他人生的中心。也许在最初，马克只是觉得那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另一个游戏或玩具，就像他在中学时建立的 Risk 版本一样，或像 Facemash 一样，而这个特技差点让他被哈佛赶出去。

但现在，我们可以猜想，Facebook 是马克对自己那片天地的纯真热爱之情的延伸——即电脑，那块在他面前闪烁的屏幕。正如马克的偶像比尔·盖茨通过其开创性的软件产品对人类在个人电脑方面作出的贡献那样，Facebook 真的算得上是一项革新——它改变了世界，建立了一个通过社交网络自由交换信息的平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使现实生活数字化。

马克不会让任何人或事阻碍 Facebook 的发展。

马克·扎克伯格的现状可以从他为自己印的业务名片上看

到——简单而优雅。只是在名片中央印有一句话：他现在最有可能的是坐在电脑前，屏幕的光线在他的脸上闪烁。马克把那张名片印出来并随身携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名片只不过代表了马克·扎克伯格充满个性化的幽默感。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名片不仅仅是个玩笑——因为那是真的。不管别人怎么认为，不管任何其他人试图做什么，那张名片所代表的情结永远都是真实的。

必然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想象马克自己大声读出名片上的单词的情形，轻微的笑意荡漾在他那通常是平静的脸庞上。

“我是 CEO!”

该死的，又像那些夜晚一样。

爱德华多不能十分确定俱乐部的名称，甚至都不怎么清楚他是怎么去的那里。他只知道那是在纽约，是在肉类加工区。爱德华多知道有一辆出租车在场，还至少有两个大学校友，在路上还出现过女孩，天哪，似乎总有个女孩子参与其中，难道不是吗？他敢肯定她身材火辣，很可能是亚洲裔女孩，她甚至有可能吻过他。

但在出租车即将到达俱乐部时，那个女孩消失了，现在只剩爱德华多一个人了。他躺在一张蓝色的皮沙发上，盯着自己映在一个苏格兰威士忌酒杯上的影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在杯内冰块的弯曲坡面里消失，就像一个奇幻屋镜子里的图像，或许像萨尔瓦多·达利的某幅绘画作品一样，艺术系学生曾在基础课里谈到过这些内容——斑点和圆点，爱德华多觉得艺术系学生是这样称呼达利的这幅作品的——那些学生主修现代艺术，

但却丝毫没有为现代艺术作出任何贡献。

爱德华多独自一人，他喝得有点醉了——但真的，醉得没那么厉害。那是模糊他视线的一团乱糟糟的事，酒精度甚至都没标注的那样高。首先是睡眠不足。爱德华多已经连续有三个星期没在四点之前入睡了，他在忙着新创公司的事务——关于医疗保健、社交网络等等——还有占用了他很多工作以及社交生活时间的法律诉讼——他在波士顿、纽约以及加利福尼亚之间来回奔波——还有凤凰队，一直都有凤凰队的活动。没人介意爱德华多比俱乐部的其他人年纪稍微大点的事实，因为他们仍然是兄弟，他们愿意一直都以兄弟相称。而且凤凰队的每个人仍然知道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虽然世人从没听说过爱德华多，世人只是把 Facebook 跟一个名字、一个天才少年联系在一起。

唉，爱德华多累了。数周以来，他几乎都没睡过。他背靠在沙发上，盯着那个苏格兰威士忌酒杯——此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那是一个和今晚有些相似的夜晚，那次，爱德华多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是那个他待在纽约的夏天，那还是在 2004 年。爱德华多不记得具体是哪月哪天了，但却是在他冻结那个银行账户之后的某个时间，回想起来，应该是发生在他和马克通了那些电话之后的某个时间，那是预示结局的先兆，裂缝终于变成了穿透性骨折。爱德华多生气了，也受到了伤害——他出去喝酒了，就像今晚一样，而且也是在一个俱乐部打发时间，就像这个俱乐部一样。

那天晚上，爱德华多待在舞池中，在追逐某个女孩，那时，他朝俱乐部的四周看了一眼，注意到有个人站在房间的边缘，朝他这边看。

爱德华多立即认出了那个孩子——噢，因为你不可能认不出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是一个长着明星脸、有着奥运健将体格的运动员。爱德华多在校园里多次看到过他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一起，事实上，爱德华多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温科吾斯双胞胎中的哪一个。应该是其中之一，就在他面前站着，在这个无名的纽约俱乐部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几乎不超过10英尺。

就在那时那地，爱德华多任由自己的情绪和酒精战胜自己的理智。事实上，也许他对他和马克之间即将发生的事情有着某种预感。或许他只是喝醉了。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爱德华多径直朝温科吾斯走去并伸出自己的手。

当那个吃惊的孩子盯着他看时，爱德华多脱口而出：

“对不起，打扰了。他像糊弄你们一样糊弄了我。”

除此之外，爱德华多没再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再次消失在舞池之中。



他们的现状如何？

肖恩·帕克

离开 Facebook 后，肖恩·帕克仍是硅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在最近成了万信创达基金的一名执行合伙人，该基金是一家风投公司，由彼得·蒂尔创立，主要专注于类似蒂尔在 Facebook 成长初期投入的 50 万美元之类的交易，这项交易现在价值已超过 10 亿美元了。不久之前，肖恩又创立了另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还蛮神秘的，叫做“阿加比项目”，也是一个社交网络，目的是为了在互联网上协助组织大型活动。

泰勒·温科吾斯和卡梅隆·温科吾斯

自从 2004 年末以来，泰勒·温科吾斯和卡梅隆·温科吾斯

就在顽强地与马克·扎克伯格及 Facebook 打着官司，最后终于在刚过去的那个夏天达成和解。虽然和解的具体内容由法官指示为保密，但在最近几个月里有代表温科吾斯兄弟及 ConnectU 的律师事务所透露出有关和解条款内容的消息，据说款项接近 6 500 万美元。虽然这是一笔不菲的金额，但有迹象表明泰勒和卡梅隆对和解的结果还是不太满意，他们与马克及 Facebook 之间的争斗很有可能还远未结束。另外，令人欣喜的是，泰勒和卡梅隆真的成为美国奥运赛艇队的成员并共同征战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在男子双人划艇比赛中名列第六。在那之后，他们继续进行着训练，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将征战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

爱德华多·萨瓦林

爱德华多·萨瓦林继续在波士顿和纽约两地跑，并且仍然时常光顾凤凰队神圣的楼上房间。有关他与马克·扎克伯格及 Facebook 之间的官司细节仍然不为人知，然而，2007 年 1 月的时候，爱德华多的名字和“共同创始人”的称谓突然再次出现在了 Facebook 的宣言上，他的身影再次融入了公司的历史中。这项进展可以被认为是爱德华多成功地寻求到了他在 Facebook 创立过程中所做努力的认可。除了法律问题之外，爱德华多和马克之间是否能恢复他们的友谊还待时日。

马克·扎克伯格

就 Facebook 本身而言，在 2007 年 10 月的时候，微软在一

次与谷歌之间打响的短暂而高度公开的投标战之后，以 2.4 亿美元的价格购入了 Facebook 1.6% 的股份，致使 Facebook 的大致估价超过了 150 亿美元，超过了其 1.5 亿美元年收入的 100 倍。此后，就像经济本身的行情一样，Facebook 在整体估价上有些紧缩，但其收入却在持续增长。但不管这两个数字之间真正的关联性如何，Facebook 保持了其几乎是惊人的增长。到 2007 年年底，Facebook 的会员人数将远远超过 2 亿大关，而且，根据近期的报道，公司每星期的新增会员人数大约在 500 万左右。大量的广告失误，如包括用户资料所有权和出于广告目的对“隐私信息”的滥用等问题相当严重，但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减缓社交革新的步伐，在未来的日子中，Facebook 将很有可能继续为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作出贡献。马克·扎克伯格在小宿舍里创造的作品已经演变成互联网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虽然还不清楚马克在现今到底身价多少，但他当然是全世界最富有的 25 岁的年轻人之一，并被认为是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本书的开始完全是个意外——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一切都源于我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而且是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很感激威尔·麦克马伦（Will McMallen）帮助此书迈出了第一步并为我介绍了这个故事，而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他能做。我想深表谢意的人还有达里科·彭杰利（Daryk Pengelly）、陪审团主席阿拉斯代尔·麦克莱恩-福尔曼（Alasdair Mclean-Foreman）、哈佛的每个朋友以及凤凰队，在我探究那些常青藤大门后面的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向我提供了帮助。

非常感谢我优秀的编辑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以及他在兰登书屋的整个团队。我还要感谢特别代理人埃里克·西蒙诺夫（Eric Simonoff）和马修·斯奈德（Matthew Snyder）。感谢我的好莱坞兄弟达纳·布鲁内蒂（Dana Brunetti）、凯文·斯佩西（Kevin Spacey）、迈克·德卢卡（Mike Deluca）、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和阿伦·索金（Aaron Sorkin），他们以各

种方式对本书提供了帮助。我还要感谢尼尔·罗伯逊（Niel Robertson）和奥利弗·卢普（Oliver Roup），在我了解硅谷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同时，十分感谢巴里·罗森伯格（Barry Rosenberg），他毫无保留地尽到了最大努力。

此外，如果没有那些善良的内部资料提供人的帮助，就不可能会有本书的写作。虽然这些资料提供人要求保持匿名，但我尽了最大努力尽可能真实谦恭地讲述这个故事以对他们的配合表示感激。我极度仰慕本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我敬佩他们的天才，我很感恩自己有机会能对一个我以前不了解的世界窥见一斑。

我一如既往地感谢我的双亲、我的兄弟及他们的家人。还有托尼娅（Tonya）和巴格西（Bugsy）——没有你们，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Baloun, Karel M. *Inside Facebook*. Victoria, BC, Canada: Trafford Publishing, 2007.

Brickman, S. F. "Face Off,"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6, 2003.

Dremann, Sue. "In Your Face," *Palo Alto Weekly*, April 7, 2005.

Feeney, Kevin J. "Business, Casual," *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24, 2005.

FM Staff. "How They Got Here," *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24, 2005.

Forbes. com, "Facing the Future," September 13, 2006.

Greenspan, Aaron. *Authoritas*. Palo Alto, CA: Think Press, 2008.

Grynbaum, Michael M. "Mark E. Zuckerberg 06: The Whiz Behind thefacebook. com," *Harvard Crimson*, June 10, 2004.

———. "Online Facebook Solicits New Ads," *Harvard Crimson*, May 7, 2004.

Hoffman, Claire. "The Battle for Facebook," *Rolling Stone*, June 26, 2008.

Kaplan, Katharine A. "Facemash Creator Survives Ad Board," *Har-*

vard Crimson, November 19, 2003.

Lacy, Sarah. *Once You're Lucky, Twice You're Good*. New York, NY: Gotham Books, 2008.

McGinn, Timothy. "Online Facebooks Duel over Tangled Web of Authorship," *Harvard Crimson*, May 28, 2004.

McGirt, Ellen. "Hacker. Dropout. CEO," *Fast Company*, May 2007.

Milov, Sarah E. F. "Sociology of TheFacebook.com," *Harvard Crimson*, March 18, 2004.

Neyfakh, Leon. "Columbia Rebukes thefacebook.com," *Harvard Crimson*, March 9, 2004.

O'Brian, Luke. "Poking Facebook," *02138 Magazine*.

Schatz, Amy. "BO, UR So GR8,"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May 26, 2007.

Schwartz, Barry M. "Hot or Not? Website Briely Judges Looks,"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4, 2003.

Seward, Zachary. "Dropout Gates Drops in to Talk," *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27,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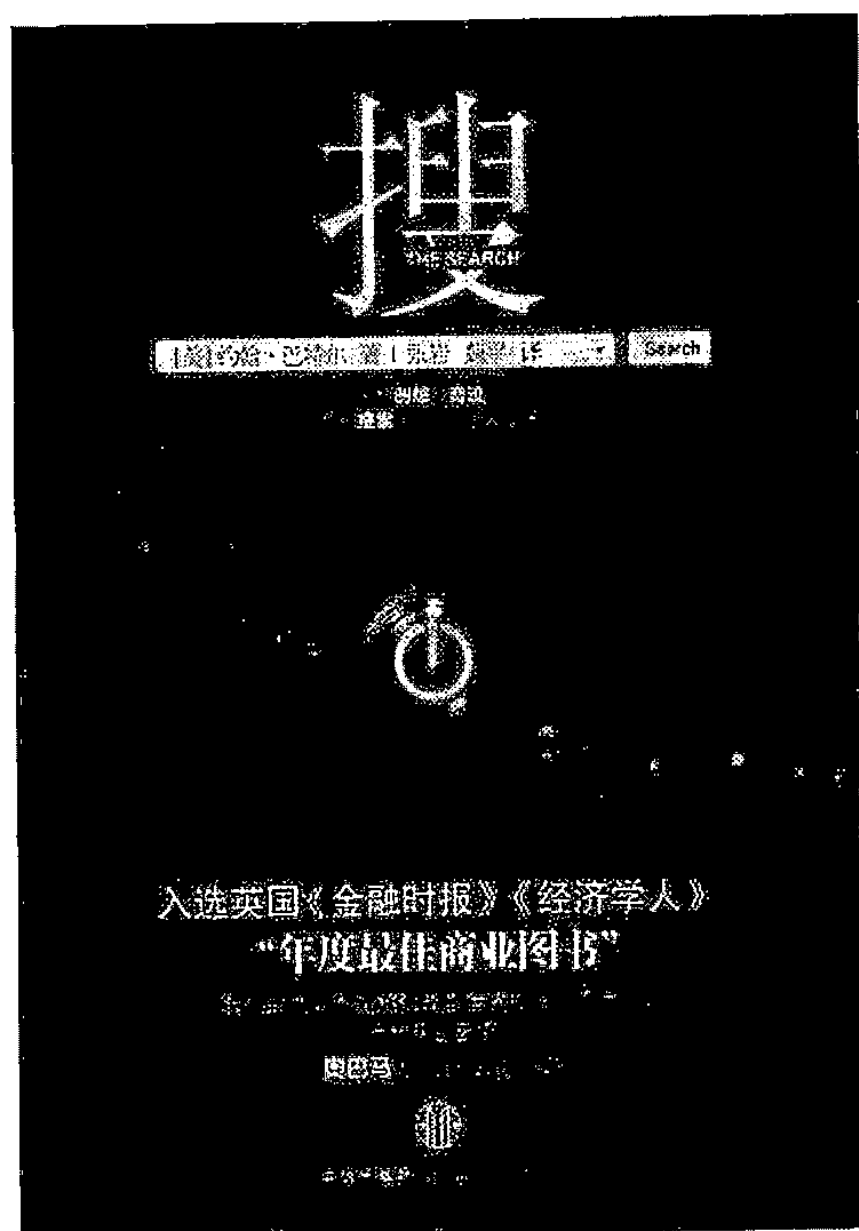
Skalkos, Anastasios G. "New Online Facebook Launched," *Harvard Crimson*, March 19, 2004.

Tabak, Alan J. "Harvard Bonds on Facebook Website," *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18, 2004.

———. "Hundreds Register for New Facebook Website," *Harvard Crimson*, February 9, 2004.

Vara, Vauhini. "Facebook CEO Seeks Help as Site Grows Up,"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March 5, 2008.

无数创想与奇迹
都从搜索这个行业迸发出来



搜

The Search

作者：【美】约翰·巴特尔

ISBN: 978-7-5086-1895-1

定价：29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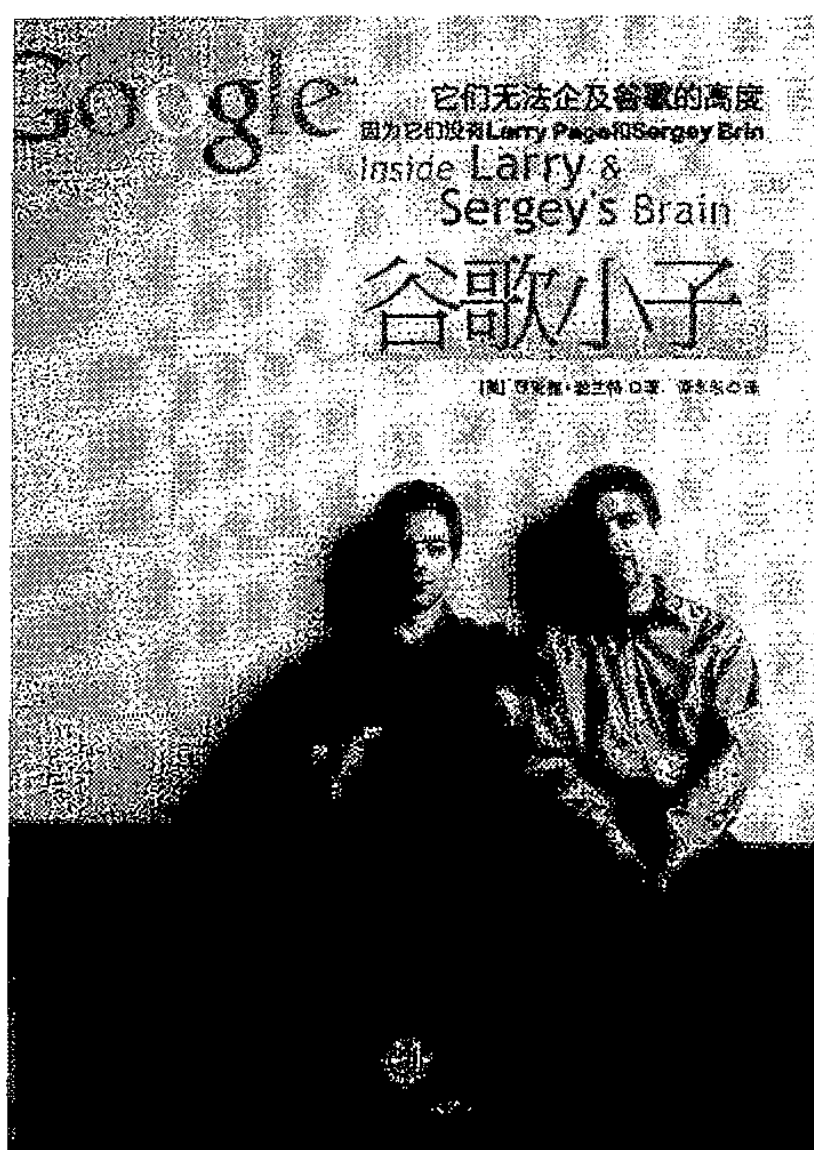
我为什么要写搜索呢？环绕在谷歌周围的特别的文化光环说明，搜索的四周弥漫着一股神秘而又神圣的气息。然而，更特别的是，透过搜索，我们可以了解互联网时代文化和商业方面的每一个细节——从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起步直到它潜力无穷的未来。

——约翰·巴特尔

我们的共同点是相信改变世界应该从下而上，而非从上至下。

——奥巴马访问谷歌公司总部的讲话

它们无法企及谷歌的高度
因为它们没有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谷歌小子

Inside Larry and Sergey's Brain

作者：【美】理查德·勃兰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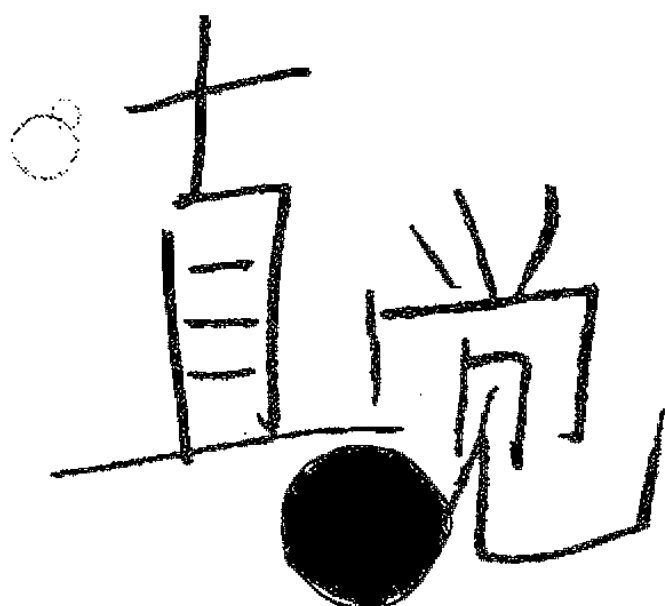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86-1966-8

定价：26 元

谷歌目前有两万名雇员，但运筹帷幄的只有拉里和谢尔盖。他俩搭伙合作了 12 年，就像一个大脑互补的两半，一台和谐运转的机器的两个部分。是他们养成了独一无二的“谷歌性格”，制定了与众不同的企业道德标准，营造了激发非凡想象力与创新力的自由氛围。

那些深知我们常根据**直觉**做出选择的卖家们，
他们会绞尽脑汁**诱惑**你，
让你**偏爱**那些会增大腰围的**甜点**，让你**沉湎**于吸烟的
快感，让你掉进**温柔陷阱**……

继畅销书《错觉》《本能》《粘住》之后又一行为经济学的力作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著名媒体推荐阅读



为什么我们左右不了自己的生活？

「美」彼得·乌比尔著 黄晓明译 田蜜心校
无时无刻不在的直觉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如此相信自己的判断
被决策的驱动，更从消费的时代

FREE
MARKET
MADNESS

继畅销书《错觉》《本能》《粘住》之后又一行为经济学力作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著名媒体推荐阅读

中信出版社·CNOBOOKPRESS

直觉：为什么我们左右不了自己的生活？
Free Market Madness: Why Human
Nature is at Odds with Economics—and
Why it Matters

作者：[美] 彼得·乌比尔

定价：29.00 元

在这本奇妙无比的书中，人类非理性的直觉判断遇上了自由市场。

——麻省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怪诞行为学》作者 丹·艾瑞里

一本令人着迷的新书，乌比尔让我们看到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无形的拳头”——然后建议我们该做些什么。这是一本行为经济学的杰作。

——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撞上快乐》作者 丹尼尔·吉尔伯特

引爆世界阅读趋势的先锋人物——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Malcolm Gladwell

畅销书《异类》《引爆点》作者

《纽约客》怪才、“21 世纪的彼得·德鲁克”

《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 100 位人物之一

《纽约时报》、亚马逊书店畅销书

读懂一个异类眼中的世界——千奇百怪却又如此平凡



《小狗看世界：这疯狂年代、美丽人生和奇妙生活》

What the Dog Saw: And Other Adventures

作者：[美]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定价：33.00 元

在《小狗看世界》中，能够与小狗交流的驯狗人让我们见识了怎样去深入了解狗的世界，

然后又怎样从狗的眼睛中看我们的世界——

而这也是马尔科姆之所以选择写作这个行当的原因：

这个世界太微妙了，一个小商贩、一项避孕措施的发明、一次意外的喉癌，就能让这个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Facebook

动态

信息

照片

纪录

你正在做什么?



发布

出生日期: 2004年2月4日

好 友: 4亿

简介: 在美国一个“本科生认为最in的事”的调查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苹果的ipod, 与啤酒和性并列。

好友动态

- ⇐ 巴拉克·奥巴马之所以轻松当选美国总统, 关键因素之一是他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利用了以Facebook为代表的网络媒体。
- ⇐ 比尔·盖茨曾经拥有一个Facebook账号, 但每天“都有上万人试图加他为好友”, 他花了大量时间来确认“我认识他们吗?” 最后“不得不选择弃用Facebook账号。”
- ⇐ 2010年3月, 一个被意大利警方列为百大通缉犯的冷血黑手党曼费雷迪, 因为频繁登录Facebook暴露了行踪, 16日凌晨被警方抓获。
- ⇐ 2009年9月, 两个澳大利亚女孩, 一个10岁, 一个12岁, 被困在下水道里, 她们用手机更新了在Facebook上的状态, 发出求救信号, 两个女孩最终安然到家。



上架建议 © 经济读物

ISBN 978-7-5086-2042-8



9 787508 620428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 29.00元